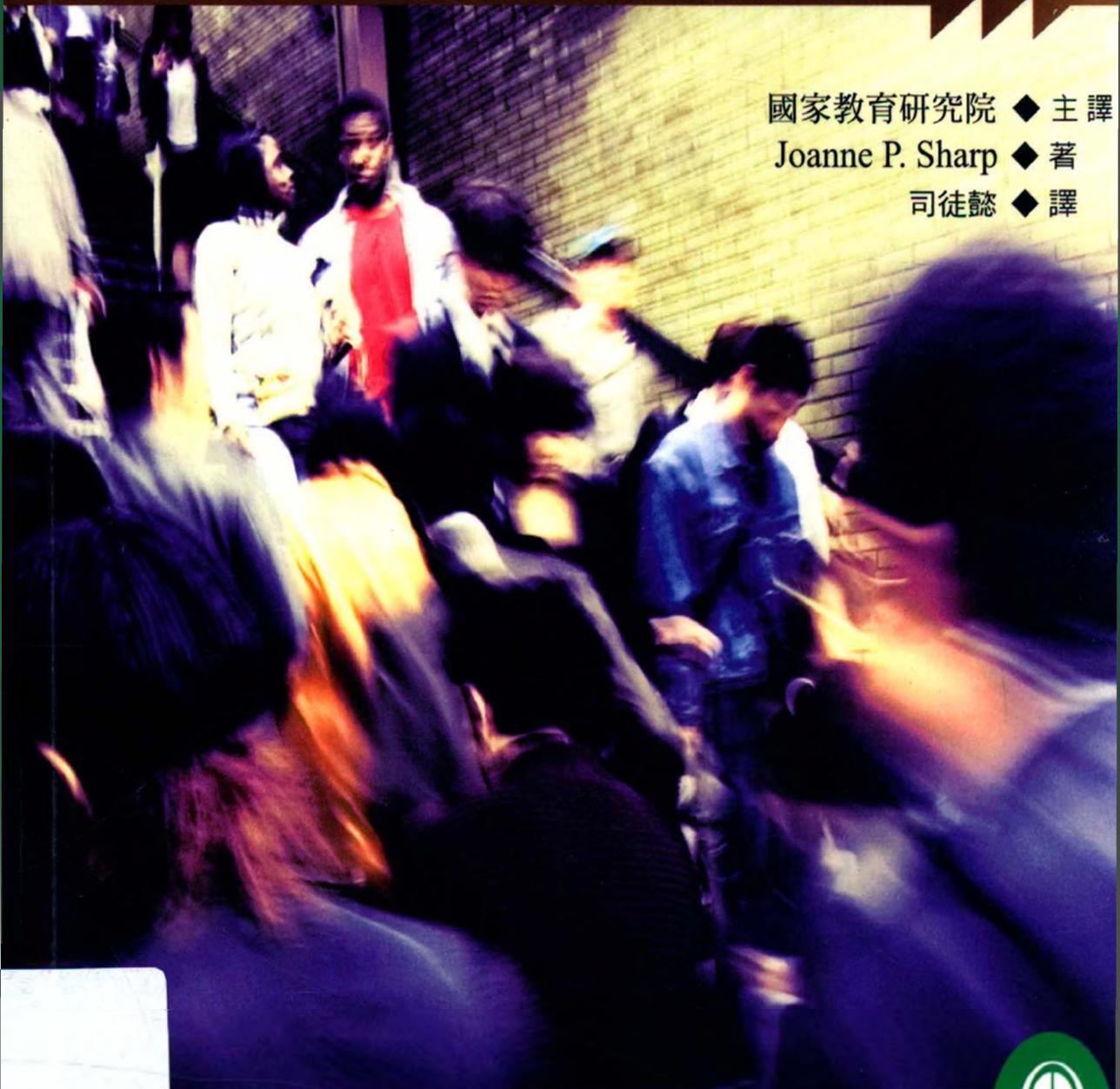


理論 文化與社會研究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後殖民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國家教育研究院 ◆ 主譯
Joanne P. Sharp ◆ 著
司徒懿 ◆ 譯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 內容簡介 ◆



本書展現了作者在後殖民主義和地理學的深厚學術涵養。本書除了延續後殖民研究的優良傳統，還納入她獨特的地理學視角。首先，本書秉持後殖民研究的悠久傳統，所以正文一旁總會引述旅人、學者、政治人物、小說家對同一議題的看法，這表示讀者可以一邊閱讀原始資料，一邊閱讀作者對它們的詮釋。其次，本書也帶入作者獨特的地理學觀點，尤其關切文本在特定地區被轉化成實踐時可能會有什麼改變。台灣脫離日本已超過半百，但台灣仍充滿了「親日」、「哈日」、「媚日」等情結，這剛好印證本書的基本假設：殖民時代的結束並不等於文化的去殖民化。本書分成三個部分，各別探討「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先是思考歐洲探險時期至今，歐洲知識如何收編各種對其他地方的理解。再來則強調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間的延續性。最後，思考作為一種批判理論式的後殖民主義。探討主題還包括：東方主義、旅人與當地人、權力景觀、新世界秩序與去殖民、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他者與混雜、後殖民主義的未來與發展。為了深入瞭解我們所居住地球的後殖民世界，讀者絕對不能錯過本書深入而有趣的剖析。

ISBN 978-961-6338-47-2



9 789866 338472

00250



原價：TCS07-02 定價：250 元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GPN：1010100198

TCS
理論、文化暨社會系列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空間·社會叢書②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地理學

作者：Joanne P. Sharp

譯者：司徒懿

主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12年2月出版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空間·社會叢書 TCS07-02

後殖民地地理學

版權聲明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2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Joanne P. Sharp, 200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

(地址：23703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 2 號；網址：<http://www.naer.edu.tw>)

主譯：國家教育研究院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Joanne P. Sharp

譯者：司徒懿

發行人：陳坤森

責任編輯：黃筠容、林皓貞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初版一刷：2012 年 2 月

ISBN：978-986-6338-47-2

定價：25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Tel: 02-3322-5558)
GPN：1010100198

謝 詞

過去十年來，我在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教授榮譽課程，本書即根據該課程內容撰寫而成。起初規劃此門課程時，鄧肯(Jim Duncan)剛來劍橋，也正為學生設計一門新課程。猶記那些日子裡，我們一起慌忙彙整筆記、書單，以電子郵件來往反覆，一點一滴累積課程內容，因此本書有部分係出於鄧肯之手，對於本書的寫成是功不可沒。再往前回溯，我之所以能深入探索這個主題，是研究所時修習阿爾柯夫(Linda Alcoff)精闢的後殖民主義課程給我的啟發，另外要感謝艾倫(Beverly Allen)的介紹，讓我得以認識《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與《薩拉》(*Xala*)。近期則要感謝布里格斯(John Briggs)，是他鼓勵我從西方學術界以外的角度，重新省思後殖民假設，對此我由衷感激。

多年來能教授該課程，我感到十分慶幸，有不少優秀學生認真研讀本書資料，同時也以滿腔熱誠又不失幽默的方式，對本書提出質疑(我的講課也因而頻受打斷)。我想感謝所有學生，尤其是麥蜜蘭(Andy McMillan)、拉弗蒂(Allan Lafferty)、穆爾(Martin Muir)、薩奈提(Olly Zanetti)。也要感謝佩里安(Geraldine Perriam)撥冗閱讀本書稍早的手稿，她對於寫作上的建議，讓我獲益良多；還要感謝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員摩爾(John Moore)協助我蒐尋本書部分影像。最後要感謝

賽吉出版社(Sage)的羅傑克(Robert Rojek)、博伊德(Sarah-Jayn Boyd)，在我撰寫本書過程中，能給予鼓勵、支持並付出耐心。

本書要獻給我的祖母約翰史東(Margaret Johnstone)，她於二〇〇七年二月與世長辭，正值本書手稿完成之際。書裡或許有內容她不認同，但我多麼希望能聽她親口對我說話。

作者與發行者感謝獲得以下的版權使用許可：

- 圖1.1：Medieval map depicting ‘monstrous races’ around the margins of known geographical space. Source: Mappae Mundi: die altesten-Weltkarten, (Jos Roth’sche Verlagshandlung: Stuttgart) 1895
- 圖1.4：Eugene Delacroix, Fanatics of Tangier (Les convulsionnaires de Tanger). Oil on Canvas 1837 - 1838. Courtesy of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Bequest of J. Jerome Hill
- 圖1.5：Dance of the Almeh, Gerome, 1863. Oil on wood panel, 19 3/4 x 32 inches (50.2 x 8.3cm). Courtesy of theDaytonArt Institute.Gift ofMr. Robert Badenhop, 1951.15
- 圖1.6：Gateway to the Great Temple at Balbec, Roberts, 1841. Courtesy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 圖2.1：Education Euder, (1856),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Aimé Bonpland in Urwald.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圖2.2：Jan van der Straet’s America.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 圖2.4 : Cairo street scene at 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Paris, 1889.
Source: Glasgow University Library
- 圖2.5 : Carry on up the Khyber montage. Source: Peter Rogers Production 3.1 Bentham's panopticon. Source: Foucault, Micha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1975
- 圖3.2 : Schematic diagram of a coffee plantation, mid-nineteenth century, from Duncan, J.S. (2002) 'Embodying Colonialism?: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ese Coffee Plantation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8 (3): 317 - 38. © Elsevier
- 圖3.3 : Contrasting Delhi streetscapes. Photo credits: John Briggs
- 圖5.1 : Mecca-Cola. Source: www.mecca-cola.com
- 圖5.2 : Indiana Jones as saviour c Lucasfilm Ltd
- 圖5.4 : Benetton advert c Copyright 1990 Benetton Group S.p.A. -
Photo: Oliviero Toscani
- 圖5.5 : Drop the Debt advert. Courtesy of the Jubilee Debt Campaign
- 圖5.6 : Anti-Coke graffiti. Source: Andrew McMillan
- 圖5.7 : Internet access rates, 2000. Courtesy of Jeremy Crampton.
Source: The Political Mapping of Cyberspa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 圖6.1 : Mehdy Kavousi c Vincent Jannink/epa/Corbis
- 圖6.2 : 'The law vs. Ayook' from 'Colonialism On Trial' by D.H. Monet and Skanu'u (1992). Courtesy of D. H. Monet, Canada info@donmonet.ca
- 圖6.3 : Orientalist image of the veil. Indigène Du Caire, G. Lekegian and Cie. Source: Photography Collection, Miriam and Ira D. Wallach Division of Art, Prints and Photograph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 圖6.4 : Veils as fashion. Courtesy of c www.TheHijabShop.com

- 圖6.5 : Covers of Fanon's *Black Skins, White Masks*. Courtesy of Pluto Books, www.plutobooks.com
- 圖6.6 : Images of women from *The Battle of Algiers*. Source: Criterion Studio
- 圖8.1 : Bedouin women shaking the branches of a tree to dislodge leaves for their goats. Courtesy of Irina Springuel

本書已盡一切努力取得版權所有人的授權，但在一些的情況下，後來無法找到版權所有人，我們在此向受到我們無意間侵犯的版權所有人致歉

目錄

v	圖表目次
vii	謝詞
iv	發行人誌謝
1	緒論
5	壹、何謂後(-)殖民主義？連字號的意義
9	貳、後殖民地理學
10	參、本書架構
第一部分 殖民主義	
15	第一章 對世界的想像
16	壹、一個文本化的世界
17	貳、想像他者
22	參、東方主義
30	肆、東方主義藝術
33	伍、當今的東方主義
36	陸、《東方主義》批評
39	第二章 知識與權力

- 11 壹、認識世界
- 12 貳、殖民知識：以機器衡量人類
- 15 參、學術界與殖民主義
- 17 肆、認識當地人的身體
- 50 伍、旅人故事
- 63 陸、做為展覽的世界
- 69 柒、再現的斷裂

75 第三章 權力的景觀

- 76 壹、景觀中的權力
- 87 貳、抽象空間：殖民景觀、工作與身體
- 90 參、家園景觀

第二部分 後－殖民主義

97 第四章 新秩序？

- 99 壹、地圖不再有空白處
- 101 貳、去殖民化
- 105 參、新世界秩序
- 107 肆、三個世界的概念

113 第五章 可樂或麥加可樂？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 117 壹、消費他者
- 118 貳、電影
- 122 參、時尚
- 126 肆、通俗人類學：《國家地理雜誌》
- 130 伍、觀光業
- 135 陸、文化帝國主義的地理
- 141 柒、回到「拯救典範」

第三部分 後殖民主義

-
- 151 第六章 屬民能發聲嗎？
- 152 壹、為他者發聲／以他者身分發聲
- 160 貳、後殖民女性主義
- 166 參、混雜
- 168 肆、法農與後殖民主義的暴力
- 175 伍、何以要暴力？
-
- 181 第七章 後殖民文化
- 182 壹、混雜
- 193 貳、基本教義派
-
- 203 第八章 離開扶手椅？
- 203 壹、後殖民主義與發展
- 209 貳、結論
-
- 211 參考書目
-
- 219 索引

■ 圖

- 圖1.1：根據中古地圖，已知地理空間邊界外居住著的「怪異種族」.../18
- 圖1.2：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論.../21
- 圖1.3：以四種論述說明東方主義做為再現的形式.../27
- 圖1.4：一八三八年德拉克洛瓦〈丹吉爾的狂熱教徒〉.../31
- 圖1.5：一八六三年熱羅姆〈童女之舞〉.../31
- 圖1.6：一八四一年羅伯斯〈巴貝克神殿之門〉.../32
- 圖2.1：圖中人物是地理學家兼探險家洪堡德.../44
- 圖2.2：約翰梵德爾的〈美洲〉.../58
- 圖2.3：十九世紀廣告圖像.../64
- 圖2.4：一八八九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開羅街景.../65
- 圖2.5：〈百鳥嬉春〉劇照.../71
- 圖3.1：邊沁的圓形監獄.../79
- 圖3.2：十九世紀中葉咖啡莊園示意圖.../80
- 圖3.3：互為對比的德里街景.../83
- 圖3.4：越南河內的法式建築.../92

- 圖4.1：普萊策的三個世界概念.../108
- 圖5.1：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獨立報》.../113
- 圖5.2：做為救世主的印地安那瓊斯.../121
- 圖5.3：一九九一年《紐約時報》、《週日雜誌》的廣告.../124
- 圖5.4：班尼頓廣告.../126
- 圖5.5：免除債務廣告.../127
- 圖5.6：印度的反可樂塗鴉.../136
- 圖5.7：二〇〇〇年網路取用率分配不均勻的地理.../141
- 圖6.1：「荷蘭的伊朗移民卡夫希把自己的嘴唇和眼睛縫起來，
抗議荷蘭贊代克最新提議的庇護法.../151
- 圖6.2：〈屬民能發聲嗎？〉.../156
- 圖6.3：開羅原住民.../163
- 圖6.4：頭巾.../165
- 圖6.5：對《黑皮膚、白面具》的兩種詮釋.../171
- 圖6.6：影片中有關阿爾及利亞女性的兩則圖像.../177
- 圖7.1：薩拉的封面.../190
- 圖8.1：貝都因婦女搖晃樹枝，以掉落的樹葉餵食山羊.../208

■表

- 表2.1：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創社會員，依職業區分.../46
- 表2.2：西方推論的根本二元性.../50

我早年的回憶除了語言之外，就是地理學了——尤其是不不得已的離開、到達、告別、流亡、懷舊、鄉愁、歸屬和旅遊本身。

[……]

……我過去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我約莫花了五十年才逐漸適應，或者更確切來說，才逐漸沒那麼不習慣「愛德華」(Edward)這個英文名字；姓薩伊德(Said)的人顯然是來自阿拉伯家庭，卻硬生生被冠上愛德華這個名字，實在有點可笑。我母親也確實告訴我，我是以威爾斯王子(Prince of Wales)的名字命名，他在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嶄露頭角，薩伊德則是家族中眾多叔伯與堂兄弟的名字。然而，當我發現祖父母都不姓薩伊德，並試圖找出這個華麗名字與阿拉伯姓氏的關係時，我不再相信這套說詞。過去幾年，我會視實際情況斟酌，有時快速帶過「愛德華」這個名字、強調「薩伊德」這個姓氏；有時忽略「薩伊德」、強調「愛德華」；

有時則迅速唸過姓名，讓別人什麼都聽不清楚。但有件事令我難以忍受，卻經常發生，就是有人會用懷疑、不信任的口吻問我：「愛德華？薩伊德？」說到語言，我除了要忍受這種名字所帶來的苦難，還得面對某種同樣令人不安的窘境。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先學會阿拉伯語，還是英語，當然也不清楚何者才是我真正的母語。但我確實知道，這兩種語言一直都同時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相互共鳴，時而帶有諷刺意味，時而帶有懷舊意味，更多時候則是相互彌補。

——薩伊德(Edward Said, 1999)，

《鄉關何處：薩伊德回憶錄》

(*Out of Place: A Memoir*), pp. xvi, 3-4

我一直都在邊界遊走。我在兩種文化中成長，一是深受印度影響的墨西哥文化，另一是盎格魯文化(我們身在自己的領土，卻是被殖民的民族)：我一生都處於德州和墨西哥的邊界。這裡充滿種種矛盾，令人感到不自在。仇恨、憤怒和剝削，都是此一景觀的顯著特徵。

但身為歐洲人與美洲原住民祖先混血而成的麥士蒂索人(mestiza)，還是有某些好處與樂趣。生活在邊界與邊緣，我可以四處游移，同時保有多重認同與完整性，彷彿沉浸在某種新的、「陌生的」要素之中。另外，能參與人類的發展並受其影響，也算是一種幸福。我感覺到某些「本領」和蛻伏的意識正被激化與喚醒，而且不只是我，每個生活在邊界的人，包括有色人種與白人，都有這些能力。會有

陌生的感覺嗎？就算有，「陌生」也已變得熟悉——但我從未感到自在，也不會隨著社會的喧鬧聲而維護往昔、重返群眾、走入人群。反過來說，雖然我仍是覺得不自在，但這是我的家鄉，毫無陌生之感。

——翁札都娃(Gloria Anzaldúa, 1987)，

《國境》(*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p. vii

我生於美國加州的帕羅奧多市(Palo Alto)，這裡是伊朗移民的聚居地，到處充滿了懷舊之情，大家都思念著幾千英哩外的伊朗。一個女孩，就在這樣扭曲的流亡神話中成長。我想像自己是名波斯公主，被黑暗邪惡的革命力量逐出家園，而我的家園則是一個光亮且充滿詩意，到處有夜鶯飛舞的地方。我借用〈星際大戰〉(Star Wars)的情節，相信它說的正是伊朗的故事，而柯梅尼(Ayatolla Khomeini)就是維德(Darth Vader)。我踏遍整個加州，為的就是證實這個幻想。於是，我暗自揣測，上千名德黑蘭人會遷移到一個充斥素食偽善者和 Volvo 汽車(譯者按：Volvo 汽車為來自瑞典之富豪集團的汽車廠牌，一九二七年於哥德堡創立)、脈輪(chakras，譯者按：脈輪源自於古印度梵文，其意為能量的轉輪或是能量中心，此處指印度靈氣療法)及圖帕克(Tupak Shakur，譯者按：著名非裔美國饒舌歌手，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三號在拉斯維加斯遭到槍殺，年二十五歲)的世界，一定有某些超自然的原因。隨著閱歷增長，我並不懷疑自己是波斯人的身分。波斯人就像一隻毛茸茸的貓、一塊絲質地毯——某種回歸歷史的模糊東方概念，而無法在地圖上追蹤得到。

波斯人一詞，我們堅持只在特定時刻使用，因為它和伊朗有所牽連而令人感到尷尬，伊朗是個現代國家，卻也是扣押人質的死星(Death Star，譯者按：星際大戰系列電影中的虛擬太空要塞)。我讓自己活在神話和幻想中，也就比較容易以伊朗人的身分在美國生活：隨著時間流逝，我漸漸長大、上大學、發現自我、為生涯做規劃，但身為伊朗人的自我意識依然沒變。然而，就在二〇〇〇年搬回德黑蘭時——我為自己的勇氣感到高興，並亟欲以年輕記者的身分證明自我——那份自我意識卻連同幻想一起消失了。原來，伊朗並不是死星，那裡的人有投票權，也會掏鼻孔和吃薯條。結果證明，做為一個住在加州的伊朗女孩，和做為一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年輕伊朗女性，完全是兩碼子事。

——莫維妮(Azadeh Moaveni, 2005)，

《口紅聖戰》(*Lipstick Jihad: A Memoir of Growing up Iranian in American and American in Iran*), p. vii

這三本自傳都是全球化下的產物。全球化世界中，文化交織錯縱，使得家與認同的概念變得複雜。每一段都是後殖民經驗，描述的是殖民時代以後的世界。在此世界中，這三人就和我們每個人一樣，自從歐洲人初次探索這個世界後，全球地理環境就不斷遭到建構與重構，而諸多權力以及關係連結與想像，也因而銘刻於這個世界。薩伊德的認同取決於中東政治，以及他對地方(place)與歸屬(belonging)的記憶，而他身為巴勒斯坦人的自我意識與認同，一直和流亡、驅

逐、遷移糾結在一起；翁札都娃的經驗，基本上取決於她居住的國境，也就是美國的規模與權力；而莫維妮的自我意識，乃源自她與生俱來的地理想像，她總以為自己來自充滿異國風情的「波斯」地區。他們都是後殖民的主體，構成於真實與想像的地理過程和地理認同，以及世界各地持續不斷的衝突和刻版印象與幻想之中。 3

構成這三人之經驗與認同的地理學，反映了當代全球化世界的流動性，同時也認知到(外部、異國、陌生的……)差異和界線的持續存在。這些差異和界線形成於從前，現在仍持續影響我們的地理想像。這些認同都是文化融合(cultural mixing)與混種(hybridisation)的產物(無論是文化融合或混種，都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全球化過程)，但絕非任意的組合。融合後的某些部分更能影響變遷的趨勢(譬如英語取代阿拉伯語成為全球語言；墨西哥人比美國人更難跨越美墨邊境；透過西方想像，令人喚起異國情調的東方)。因此，後殖民地理學混合了易變和不變的事物，薩伊德、翁札都娃、莫維妮和我們所有人的認同，都受到這些事物影響。後殖民主義乃圍繞著想像地理學、知識地理學與權力地理學組織而成，而這些地理學正是本書核心。

壹、何謂後(一)殖民主義？連字號的意義

自一九八〇年代早期以來，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就發展出一套書寫模式，試圖改變看待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世界的主流觀點……後殖民主義嘗試介入、並強行將其另類知識帶入西

方與非西方的權力結構中。它嘗試改變人的思考模式與行為模式，讓世界上不同種族之間發展出更公平且更平等的關係(Young, 2003: 2)。

為了探索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民族間的關係如何形成，後殖民主義必須具備歷史洞察力。在我們繼續探討後(一)殖民主義前，必須先界定何謂殖民主義。

4 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一貫假設是一塊土地遭受從他處來的民族的實質佔領。殖民者不只從新土地拿走資源和財富〔就如同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形式〕，實際上也佔領了這塊土地並進行屯墾，通常還發展了農工業。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殖民主義的例子，譬如羅馬帝國就見證了從不列顛橫跨到地中海與中東的殖民版圖。然而，本書只考察以「大航海時代」(Age of Exploration)為始的歐洲殖民時期，在當時，歐洲人陸續展開新大陸的探險行動，並於十九世紀臻於高峰。

這種殖民主義之所以十分特殊，不僅因為其規模前所未見，也因為它和某種特殊的理性知識同時出現〔所謂歐洲啟蒙運動(European Enlightenment)〕。這種知識體系尤其推崇科學，期間也目睹重商(資本)主義的興起。重商(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有二，一是新領土提供多種的可能性，二是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提高。科學知識將此世界客觀化，土地和資源變得可以測量，以便殖民者佔領與開採。因此，歐洲殖民者理解世界的方式變得十分有影響力。就在這種盛氣凌人的背景下，科學知識和資本主義結合，為歐洲人理解及控制新領土與新民族奠定基礎。在多數情況下，受歐洲統治的民族也逐漸用這套知識來看待自身。

後(-)殖民主義一詞有兩種詮釋方式，主要差別在於是否使用連字號，但不同作者對於連字號有不同的詮釋。布朗特和麥克伊旺(Blunt and McEwan, 2002: 3)主張，「『後殖民主義』的『後』具有兩種涵義，一是指事件結束後的一段時期，也就是殖民主義後的一段時期；二是指事件結束後的一段關鍵時期——文化、論述和批判雖都超越了殖民主義，卻仍受其影響」。這兩種定義明顯相關，但我們仍可找出兩者意義上的差別，請參見下述。

一、後－殖民主義

此詞使用連字號時，指涉一般所認知的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殖民強權獨立後的那段時期。因此，它是地理名詞(如後殖民國家)，也是一段歷史時期。有人質疑此一定義過分強調殖民和後殖民的斷裂。葛瑞格里(Derek Gregory, 2004)在分析當代阿富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地緣)政治時採用「具有過去殖民特質的當下社會」(colonial present)一詞時，進一步強調在各種想像的地理學中，當下仍然延續著過去。

二、後殖民主義

然而，後殖民主義也可用以分析殖民主義的批判取徑，也是嘗試對世界做出另類描述的過程。此詞不使用連字號，以彰顯該概念的傳統用法隱含不少問題，也就是說，承認這個詞所隱含的緊張(tension)關係。更確切來說，這個概念雖試圖挑戰殖民主義，以及它所仰賴的價值和意義，但這個字卻把殖民主義和過去牢牢相繫。因此，它並非一肯定的概

念，而是一否定的概念：意味著它並非殖民主義。誠如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 1995: 11)所言，後殖民主義「賦予殖民主義某種歷史正確性的地位……這個世界的無數文化，並非因為其自身特色而被正面突顯出來，而是根據其與線性歐洲時間的從屬關係」。這個字還有第二種定義，試圖利用此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來承認後殖民時期和殖民時期之間有延續、也有斷裂——也承認國家實質上的獨立不代表殖民時期的其他影響也隨之消失。這是因為後殖民主義也代表著脫離原本只基於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析形式(即傳統上理解殖民主義影響的方式)，轉而思考殖民主義的文化影響，尤其關切它如何影響我們的世界觀。

因此，後殖民主義者主張，政治上的去殖民化(還有經濟上的去殖民化，雖然較為困難)可能隨著獨立而發生，但文化的去殖民化(有人稱之為心靈的去殖民化)就困難多了。西方價值、科學、歷史、地理學和文化，都在殖民時期居於特權地位，而殖民者也藉著這些來理解他們佔領的地方與種族。然而，當這些知識與價值觀逐漸滲入教育、治理和媒體等制度，也(或多或少)成了被殖民者用以理解自身的方式。後殖民主義理論者可能會說，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一旦被內化，就會比殖民政權的實質統治更難推翻。

因此，後殖民主義旨在分析與批判西方知識體系如何處於支配地位。這種分析形式強調文化生產，考察殖民者、教育者與統治者的正式文件如何描述這個世界；另外，也觀察小說、歌曲、藝術、電影和廣告，將其視為與這個世界有關的知識，同時也是這套知識得以傳播的管道。然而，我們將於下文討論到，後殖民主義也是一個更為積極的知識計畫，試圖找回另類的認知與理解模式——就像一般所說的，用「他

者的聲音」進行論述——以提供主流西方概念之外的另類選擇。

貳、後殖民地理學

後殖民理論似乎很有地理學的味道，因為它所用的語言總是談論著空間、中心、邊陲和邊界。殖民主義地理學有很多種，主要取決於殖民政策在世界各地施行的不同方式。舉例來說，英國人對待南亞印度人的方式，就不同於法國在中東的殖民政策，而這兩者又不同於非洲次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殖民政策。這些差異乃源自於國家對殖民主義的態度及對當地環境與當地人(natives)的認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個別的殖民統治者。儘管如此，後殖民理論仍提出一致的概念取徑，以超脫這些差異。這意味著本書將探索殖民過程和後殖民過程的地理影響(對景觀及地方的再現等的影響)，而非比較種種殖民實踐，以及各國在後殖民時期如何回應這些實踐。雖然本書沒有詳述特定殖民表述和政策如何在各地發展，但仍會思索殖民知識建構的延續性(以及對它的持續抵抗)，這超越了傳統的區域地理學(以及這些過程持續介入後殖民實踐的種種手法)。

地理學對後殖民主義十分重要。整體而言，後殖民理論一直被文學家所主導。文學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殖民主義的文本上，尤其是旅人、學者、殖民統治者、反殖民抵抗者、政治人物以及小說家的著作。這些都是重要文本，尤其當我們考量到，以往研究殖民主義的取徑都忽略了這些資料時，這些文本就顯得更加重要了。這些文本中的字字句句，都強

烈影響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以及看待文本各部分的種種關聯。然而，這些文本或許都不切實際——總是訴說著理想世界中的殖民社會應該如何被建構，不然就是描繪殖民時代的空間、或是專論後殖民世界應該如何開始。然而，一旦將這些文本的內容付諸實踐，各種問題就會逐一浮現。最嚴重的是翻譯問題：我們要如何將文本翻譯成其他語言？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又會如何閱讀它？一地的建築或農業實踐如何轉譯(translate)到另一個和撰寫文本的國家十分不同的環境？殖民統治者或開墾工人如何將其操作指南妥善轉化成日常實踐(操作指南是否會被野心、貪腐或誤解所扭曲)？而當地人又會如何理解殖民實踐的意圖？當地人可能選擇相信，可能選擇合作，也可能積極抵抗——或者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殖民者的意圖。這一切皆會影響殖民文本(colonial texts)的翻譯結果。而地理學版本的後殖民主義就特別留意，文本在特定地區被轉化成實踐時可能會有何改變。

7

參、本書架構

我把本書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本章一開始介紹的三個詞彙。

1. **殖民主義**(colonialisms)。第一部分旨在思考，從歐洲探險時期之前至今，歐洲知識如何收編各種對其他地方的理解。我們將探討的內容包括：有關這個世界的正式知識如何累積而成？此一知識如何經由教育與大眾文化散布全社會？有關這個世界的知識如何轉

化成(或以錯誤的方式轉化成)實踐？

2.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s)。第二部分強調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之間的延續性。我們將思考殖民時期結束之後所浮現的文化相似性與差異性，並探索做為重要的後－殖民過程的「第三世界」之興起、發展與全球化議題。
3.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s)。第三部分旨在思考做為一種批判理論計畫的後殖民主義，如何挑戰西方的預設、刻板印象和理解方式，並提出其另類選擇。我們也將考察後殖民主義在多大的程度上，滲透了廣大社會裡的文化產製；最後則檢視後殖民主義能否解答這個世界當下的重大問題，即貧窮與不平等。

誠如先前所言，後殖民主義的其一目標，在於納入以往被排除在學術討論之外的聲音。後殖民作者往往會質疑單一敘事的表達方式，而試圖在其著作中納入多重聲音。因此，本書除了闡述後現代地理學，也會添加一系列的小方格，引述其他學者和民眾的看法，以讓讀者瞭解其他人如何思考各章節的議題。有些引述摘錄自旅遊作家、學者、政治人物、小說家等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完成於我們所談論的時期或地區。因此，你可以一邊閱讀原始資料，一邊閱讀我對它們的詮釋——而你可能會不同意我的看法！最後，我希望你不要只閱讀這些摘錄：雖然我意圖選取某些代表性的段落，但我希望這小小的試讀，能激發你進一步閱讀其中一些原著。

當我們思考這個世界如何被描繪，以及每個人根據什麼來理解周圍世界，便不能只留意書面的原始資料，也必須仔細檢視圖像的原始資料——不論是十九世紀東方主義者的繪

8 畫、電影、《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插圖，或是廣告圖像。因此，我在論述旁也會佐以大量的插圖實例，就如上述小方格內的引言。而我希望你別匆匆一瞥——我倒希望你能思考看看，它們能發揮什麼影響？這些藝術家或攝影師為何試圖創作特定圖像？圖像所處的脈絡，其意義可能如何隨著時空而改變？

每章最後我皆會推薦一些書籍，讓你更瞭解某些議題。雖然多為學術書籍，我也會納入電影與小說，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所處的後殖民世界。

延伸閱讀

■ 有關後殖民地理學

Blunt, A. and McEwan, C. (eds) (2002)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London: Continuum.

Blunt, A. and Rose, G. (eds) (1994) *Writing Women and Spac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Gregory, D.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Jacobs, J. (1996) *Edge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Sidaway, J. (2000)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An Exploratory Essa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4): 591–612.

第一部分

殖民主義

進行批判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到在殖民之前與殖民期間，歐洲文化是如何建構其他世界的地理。舉例來說，歐洲人展開對未知的探索之前，對已知空間疆界之外的地域有何信念？這是相當重要的，畢竟人們看世界的眼光並不全面，總是難免有文化價值與期待上的扭曲。一旦發現新空間及新種族，我們會如何套用現有架構來知悉和瞭解？既有的知識又如何因探險而受到挑戰與改變？我們會在第二章闡述這些議題，也會討論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一書，此書是該主題最具影響力的鉅作，許多人認為其開創以知識取徑建構後殖民主義的先例。第三章要探討的是，歐洲如何藉由影響其他世界的知識來逐步掌權，無論是有關新空間及新種族的學術知識如何崛起，或是透過旅遊記事、廣告及世界博覽會如何宣揚。本部分最後一章，則會檢視歐洲知識在重製殖民景觀時，如何流於物質主義。在此，我們會發現，事物由理念領域逐步轉向實踐及景觀的物質性，後殖民主義攸關殖民主義不朽權力的文化價值與知識中心論證遂逐漸增強。

對世界的想像

11

沿著那迦勒底的另一側海岸往南，是連綿至埃及尾端的泱泱大國衣索比亞。衣索比亞主要分為兩區，一個位於東部，一個位於子午線。子午線通過的區域，又稱茅利塔尼亞。該區人民是摩爾人，膚色較該國另一區人民黝黑。除此之外，該區白晝酷寒，無人得以飲水；夜晚炎熱異常，無人手披寒霜。越過該區，來到南部，行經大洋，前邊是一片遼闊大地和廣大國度，然而太陽熾熱螫人，舉國皆然，不遠人居。

在衣索比亞，河川水域污濁骯髒，加上炎陽曝曬，水質略鹹。國人性喜飲酒，不好肉食。繁衍快速，但命都不長。衣索比亞民族紛呈，國名又稱「庫西斯」(Cusis)。其一民族只有一隻腳，卻能快步前進，令人驚奇。腳大無比，能為全身遮蔭，甚至能躺在腳上休憩。在衣索比亞，孩提時期為黃皮膚，成年後全身由黃轉黑。衣索比亞有座薩巴市，該地有三王，其一國王的領地即惠主降臨之伯利恆。

曼德維爾(John Mandeville)於第十七章指出：「勞苦之地，同齡之地 迦勒底人種紛呈，居者唯女無男 知識與美德猶如鑽石。」

——《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寫於十四世紀

壹、一個文本化的世界

即便探險家行旅範圍超越歐洲疆界，足跡遍及所有新地域，其知曉範圍依然有限。他們對這些地域的知識，仍無法脫離歐洲疆界。這些知識源於所謂的「**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它奠基於神話和傳說——或許最著名者是本章開頭所引述的《曼德維爾遊記》，該書製造的是一個文本化的世界，而非根據觀察和經驗所建構的世界。這些想像地理的居住者是想像他者(imagined others)，亦即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人。固然有人主張，這些歐洲疆界以外之人有助於定義歐洲本身。眾所皆知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於《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部論文中提出該理念，認為該「其他」世界是定義歐洲所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些想像地理為人們描述世界，並解釋自身地域的位置，對於形塑人們回應世界的方式，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些地理雖是想像而成，卻會對人們行動造成真正影響：人們會透過想像地理，來理解旅途中所目睹與經歷的事。本章將探討歐洲對於其他世界的理解及影響究竟從何而來。

貳、想像他者

中古世紀時，歐洲旅人對於描述已知疆界以外的故事與神話現象，感到相當習以為常。在他們眼中，這些想像他者猶如怪獸，是歐洲人某種形式的變形。傅利曼(Friedman)在《中古藝術與思想的怪異種族》(*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1981)一書中主張，中古人置身於「已知」(known)地理位置，根據民俗知識予以描述。這些位置通常位於經驗世界的地圖以外(參見圖 1.1)。這些又透過蒲林尼(Pliny)以及曼德維爾等人著作流傳開來，兩人均將已知地理空間以外的人種描述為怪異種族。

這些種族與歐洲人的最大差異在於地理。凡是非歐洲的人，均位處「外界」(outside)那遙遠的半神話地域，如印度、衣索比亞及中國等地方。對當時歐洲人來說，這些地名意味著神秘與異國情調。歐洲人曾聽聞這些地方，卻從未拜訪，更遑論能充分瞭解。

中古學者共列出五十餘個人種。許多人種體如怪獸，猙獰駭人，但並非全部皆然。有些只是根據外人眼光，描繪出各形各色的外貌與社會實踐。傅利曼認為，這種差異源於其存在某一層面的轉變。多數是視覺上的，譬如：

- **身體變形(Transformation of body)**：這些人種具有巨大耳朵，臉位於胸部，非巨人即侏儒。舉例來說，阿米克泰瑞人(Amyctyrae)下唇突出，可充作陽傘遮蔭。又如利比亞沙漠的布蘭麥人(Blemmyae)，臉龐位於胸上。



圖 1.1：根據中古地圖，已知地理空間邊界外居住著的「怪異種族」

- **性別變形(Transformation of Gender)**：故事中談及毛髮濃密女子、亞馬遜人及雄性激素。

至於其他人種的殊異之處，則並非視覺上的差異，而是為人處事不同於歐洲人之處。舉例來說：

- **生命週期變形(Transformation of life cycle)**。有些人種據說只能生一胎，有些則在五歲便能懷胎。
- **社會變形(Transformation of social)**。這些人種看似「正常」(normal)，但社會實踐卻是變形的，例如據說為好客熱情的給妻族(wife-givers)，會把妻子送給作客旅人。其他常見變體如食人族。
- **需求變形(Transformation of needs)**。此類人種的存在方式迥然不同。例如亞斯托密族(Astomi)是所謂的聞蘋果族(apple-smellers)，住在恆河(Ganges)上游，據說不吃不喝，只要嗅聞樹根、花朵及水果便能維生，尤其是蘋果的氣味。據說只要聞到臭味，該族人即會身亡。

顯而易見的是，這些人種就是歐洲的「他者」(others)！物質和社會生活的變形以及正常秩序的變形，是孕育出怪異種族的原因，因此，這些所謂非歐洲人的他者，乃是建立於歐洲認同(identify)的正常性(normality)之上。與歐洲人的差異(difference)是其主要特徵。歐洲人總是做為參考點，總是代表正確與正常。在這些相異於歐洲人的人種中，也有較不怪異的人種。譬如衣索比亞人(來自非洲山脈的黑人)據說距離太陽較近，皮膚被烤得焦黑。這些明確的經驗證據(具黑

皮膚的人們，對歐洲人而言是顯而易見的)似乎是對歐洲人世界觀(worldview)即是真理的證明。可信與不可信混淆的結果，往往最後是不可信較能取信於人。

前現代歐洲的另一世界觀，同樣也增強了這種地理差異性。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提出球形地球的概念。這純粹是一種理論信念，並非奠基於經驗或經驗證據。古希臘人不曾環遊世界，但他們相信球體是最完美的形狀，因此才認為地球必定為球狀。亞里斯多德主張，地球可分割為若干區域(參見圖 1.2)。希臘位於北半球的「溫帶」(temperate zone)。亞里斯多德認為以北地區是「寒帶」(frigid zone)，以南赤道周圍地區是「熱帶」(torrid zone)。他認為南半球是北半球的完美投影。

古希臘人相信，生命集中於兩個溫帶；寒帶是極冷而熱帶是極熱，因此是杳無人跡的。而且這些信念似乎有證據可循。從非洲旅人身上，古希臘人得知南方存有沙漠，似乎證明距離赤道愈近，氣溫愈高；此外，旅人自身皮膚顯然也在日照曝曬下變得黝黑，因此，此點可謂是亞里斯多德宇宙論進一步的「證據」(evidence)。

即便科學早已帶來新的認知，數世紀以來，普遍想像仍深受這類宇宙論者的影響。歷史紀錄顯示，在十五世紀初葉，古代伊比利亞(Iberian)探險家開始尋找一條可繞過非洲的路線，但往往到了博哈多爾角(Cape Bajador)即因海勢洶湧而必須折返。受過科學教育的船長知道這是潮汐現象，但未受教育的船員則人心惶惶，唯恐這是熱帶高溫導致海水沸騰。

有了初次旅程後，對於這些怪異種族的成見應會消失無蹤，這種假設似乎也合情合理。然而，事實上這卻並未直接發生，對於怪異種族存在的信念仍舊存在。原因可能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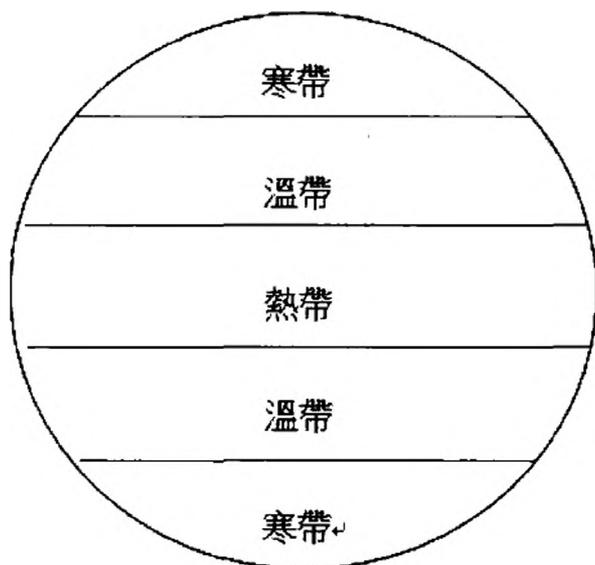


圖 1.2：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論

第一個原因是，歐洲人有一種心理需求，必須以未知及差異來劃分疆界，因為差異的分界線是認同的必須要素(參見下一頁表框的說明——本章稍後會再深入探討)。第二，怪異種族的傳說之所以延續不斷，是因為他們真的存在！透過嘴唇伸展、瑜珈等實踐，看在陌生旅人的眼中，簡直是身軀扭曲；武士使用五顏六色的盾牌，從遠方看去，就像臉長在胸部；對這些旅人來說，非歐洲語言聽來極為陌生。因此，諷刺的是，這趟初次旅程反而增強了這些神話。然而，一旦歐洲人的行腳遍及更多地方，這些傳說也愈來愈缺乏說服力。隨著觀察距離拉近，怪異種族的位置也受到改變，不再是處於已知世界的天際線之外。然而，文本慣例從未放棄探索對其他世界的知識。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仍未能脫離教養我們之文化包袱的影響。這也是影響西方看待其他世界角度(如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的箇中因素。

認同／差異

一般認為，認同能結合一群有共通點的人：特定地方的連結（民族認同）、信奉相同的信念（宗教認同）、或特定的吸引力（性認同）。然而，再經思考，認同也與差異有關。有了民族認同，我們得知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我們不同於本國足球隊的對手、不同於國界另一端的人、也不同於我們的交戰國）。許多理論家認為，認同攸關於排除差異，因此可謂是一種過程，而非已然存在的狀況。認同的形塑是透過行為之重複，以此確保自己與他者迥然不同，無論這些行為是懸掛國旗或揮舞政治旗幟、聆聽特定音樂，或穿著特定時尚服飾。

參、東方主義

送我去蘇伊士之東

那冰火交融的遠方

掙脫了《十誡》的束縛，釋放你心中的渴望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曼德勒》(Mandalay)

薩依德一九七八年的著作《東方主義》，或可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及藝術方面最具影響力的文本。一般認為，「東方主義」是針對中東語言和傳統的學術研究。然而，薩依德主張，東方主義並不純粹為一種知識形式。反之，他將東方主義重新定義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意識，這種意識將世界區分為兩個領域，無論是在美學生產、大眾文化，或是學術、社會學、歷史文本皆是如此。換言之，他主張東西方的差異概念即是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al)的差異，該差異乃是

透過西方文化文本所描繪出來，方式諸如旅遊書寫、政治文本、畫作或學術討論。對薩依德而言，北非、東亞到東南亞、南海等地之任何或所有文化，均可被涵括到西方地理想像，成為迥異奇特的「東方」(Orient)。

對薩依德來說，東方主義是想像的地理之原因有二。首先，歐洲人將「單一」(single)文化投射於「東方」的空間，忽視東方空間所涵蓋人種、文化和環境的多樣性；再者，該空間是由文本所定義，而非由東方人本身所定義。這些文本「超前於」(precede)經驗，因此雖包含經驗證據，卻是根據既有類別來拼湊出來的。旅人所見是自身期待的投射，薩依德認為這點尤為重要，畢竟想像地理和歐洲權力是息息相關的。這種想像地理透過空間彰顯，構築於殖民政策與政府制度，近來又建構於援助和開發等實踐。東方主義的想像地理學，形塑了東方空間所實踐的真實地理。

17

想像地理：薩依德《東方主義》

……東方主義不僅是只能被動透過文化、學術或制度來反映的政治題材或場域；也並非是針對東方進行大量而普遍的文本蒐集；也非旨在再現和表現某種窮凶極惡的「西方」(Western)帝國主義陰謀，以意圖壓制「東方」。反之，它旨在將地緣政治學的覺知加以「分配」(distribution)於美學、學術、經濟、社會學、歷史與哲學文本；它不僅「詳析」(elaboration)基本地理的區別(世界組成於不相等的兩半，亦即東方和西方)，也透過學術發現、語文學重構、心理學分析、景觀及社會學描述來「詳析」(elaboration)整個系列的「利益」(interests)；它不僅是創造，也兼具維繫；它「是」(而非「表現」)一種理解、控制、操縱、甚或去合併明顯不同(或另類而新穎)的世界之特定意志或意圖；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論述，與未加工的政治權力絲毫沒有直接和相應的關係，而是生產且存在於一種與各種權力的不平等交換，形塑的程度取決於如下交換：權力政治(如殖民或

帝國統治集團)、權力知識份子(如比較語言學、解剖等具支配作用的科學,或任何現代政策科學)、權力文化(如品味、文本、價值的正統性和正典)及權力道德〔這些理念如「我們」(we)如何行為、「他們」(they)為何未能以「我們」方式來行為或瞭解〕。確實,我真正的論證是,東方主義是(而並非僅是再現)一種可觀的現代政治知識文化向度,與「我們」(our)的世界息息相關,與「東方」較無關連。

[……]

我們起初將東方主義描述為一個博學多聞的場域,但如今必須重新具體定義。場域通常是一個封閉區域。再現理念具有戲劇性:所謂東方(Orient),乃是一種侷限整體東方(East)的舞台。舞台人物要再現的角色,是較為廣泛的整體:如此一來,東方(Orient)似乎並非是超出熟悉的歐洲世界之外而無限延伸的區域,而是一個封閉區域,一個附屬於歐洲的戲劇舞台。東方學者(Orientalist)不過是名特定專家,熟習於整體歐洲所建構的知識,而劇作家進行技術上統合而成的戲劇,又由觀眾負起歷史或文化上的責任(並做出回應)。以深層意義來說,此東方舞台上演了龐大的文化劇本,個別項目皆喚起一個富庶非凡的世界:人面獅身像(Sphinx)、埃及豔后(Cleopatra)、伊甸園(Eden)、特洛伊(Troy)、索多瑪(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阿斯塔特(Astarte)、愛西斯(Isis)和奧賽利斯(Osiris)、希巴(Sheba)、巴比倫(Babylon)、精靈(the Genii)、梅姬(the Magi)、尼尼微(Nineveh)、約翰(Prester John)、穆罕默德(Mahomet)等數十種;有時背景僅是半知、半想像的結果;怪獸、英雄;恐怖、歡愉、慾望。歐洲想像能愈發蓬勃,乃因這類劇本:中古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的大作家,諸如亞瑞歐托(Ariosto)、米爾頓(Milton)、馬羅(Marlowe)、塔索(Tasso)、莎士比亞(Shakespeare)、賽凡提斯(Cervants),以及《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和《熙德之歌》(*Poema del Cid*)的作者群等,這些作家創作時運用豐沛的東方想像,鮮明勾勒出各種意向、理念、居民。除此之外,在歐洲被稱為博學多聞的東方主義學術,其實大多是強加使用意識型態神話,即便這些知識看似真實。

薩依德《東方主義》(1978),頁12、63。

然而，必須瞭解的是，薩依德並不認為歐洲人捏造出東方(Orient)。誠如他解釋：「我們不該假設，東方主義的結構只是謊言或神話的結構，一旦真理大白，便隨風即逝」(Said, 1978: 6)。他並不反對將東方主義者對於歐洲海外的意象(images)與真實做對照，認為是這些意象構成了真實，畢竟知識與權力本是相關。

薩依德提出的權力與地方描述交互關係，是根據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對傅柯而言，無論何時何地，權力與知識都互為交織。他曾使用術語「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其要強調的並非權力等同於知識，而是權力與知識隨時隨地皆無法分割。這挑戰了一般見解，畢竟一般認為知識受制於權力。就東方主義而言，權力係透過制度和實踐而顯現，這些制度和實踐能為東方加以命名和描述。這些東方空間的居民不被容許為自己說話，必須總由他者來描述，由他者來表徵。如此一來，便有命名的權力。歐洲分類學架構(旨在讓其探索的新世界得以整頓及便於理解)將東方簡化，介紹給歐洲人，以利他們施加控制。地圖就是最好的例子。歐洲人為新陸地繪製地圖，刻上疆界以區分不同國家的領地。原住民為地方取的名字飽受忽略，其對土地的擁有權或使用權也予以撤除。因此，地圖上書寫的是歐洲文字和意義。一旦這些歐洲地圖被創造出來並為人接受，便能影響其再現的實際空間本質。各個地方被賦予歐洲名字，反映出歐洲擁有權。

東方主義組成於一系列論述，解釋了東方與西方的本質，也說明了這兩種地理區域的關係。薩依德主張，唯有透過這些論述，人們才得以瞭解世界。他不認為世界只由想像所捏造，唯有透過論述的文化結構，才能接觸真實世界(參見下列表框的論述)。

這些論述係奠基於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其中心思想在於東方主義的想像地理是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地理。然而，根據西方思維，二元性從未是既差異但又平等的，其中總是存在著價值層級。因此，薩依德(Said, 1978: 72)認為，東方人「總是既對稱、卻又次等地對立於歐洲相等物，而此歐洲相等物有時明確，有時不明確」。在西方思維歷史中，差異的分類學架構則不許存有「差異但平等」(different but equal)。西方知識總是以價值衡量二元性，認為其中一者必定優於另一者。有時，西方價值若得確立，則意味東方價值有所偏差；其他時候，西方價值會被普世化，認為「即是」(the)行為準則，而東方相等物則為錯。

論述

論述定義出一組參數，意指歷史上任何時點及任何地方中可被知曉和瞭解之事物。這些參數猶如透鏡，人們可藉以詮釋世界，這個世界雖非永恆不變，卻有著特定時空。論述不僅能架構知識，也能成為知識，例如指出哪些是應提出的合理問題。舉例來說，在前現代時期，宗教與神秘論述主導了人們的瞭解方式。為能瞭解一場事件，人們會訴諸於聖經等宗教文本，尋找上帝降臨人間的證據。科學論述尋求真理的方式，並非透過上帝信仰，而是藉由嚴謹科學實踐。科學家會參酌其他科學家書寫的文本，也會參考先前研究取得的法則。這些論述不僅對世界運行之道有不同解釋，也會檢視不同部分來證實其信念。

透過若干不同主題或論述，可將東方界定為相異於歐洲(參見圖 1.3)。

1. **開發與時間**(development and time)。此論述可用若干方式構連。有時東方會被再現為落後，歐洲則意味已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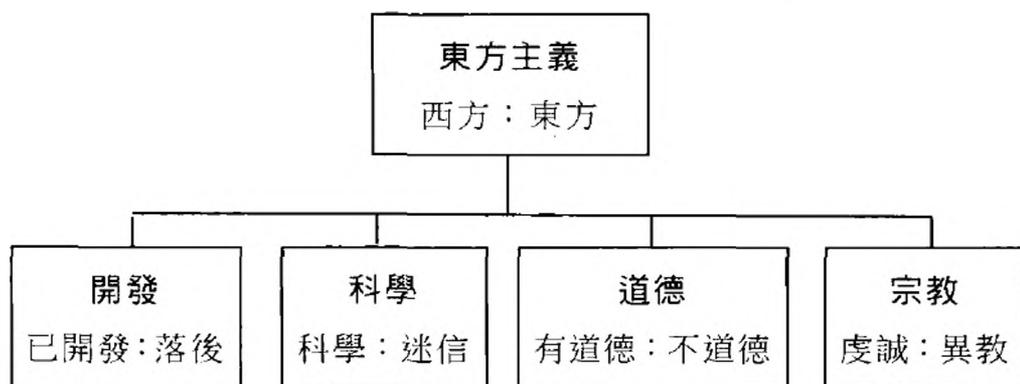


圖 1.3：以四種論述說明東方主義做為再現的形式

此外，東方被視為永恆不變，歐洲則維持動態，證據包括啟蒙運動、重商(資本)主義或工業革命。某些版本的論述認為，各文化有不同的開發階段。該論述主張，埃及人與中國人的龐大社會，開發時間早於歐洲，但這兩種文明如今皆據信已逐漸衰落。亞洲和北非被再現為古老、破舊和衰退的文明階段，歐洲則是動態且成熟的，非洲次撒哈拉地區則被認為是未開發且幼稚的。此版本論述係將歐洲干預合法化，認為歐洲臻於成熟，而埃及和中國等古文明則萎頹不振，「不成熟」的非洲人不夠成熟，無法自治，有賴歐洲人加以統治。

2. **道德(morality)**。根據東方主義論述，東方是不道德，誠如吉卜林《曼德勒》的名言所說，東方是「白人的負擔」，必須由白人提升其道德水準。道德論述可區分為若干層面。道德論述多半可評估其他文化和宗教實踐，甚至是秩序和衛生等方面，這些皆被視為道德表現。道德表現方式也包括性慾，東方被視為性慾放縱之地。這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尤為重要，當時英國，性壓抑的現象十分普遍。相較於西方權力，東方女性被視為性感可人，男性則是陽剛過盛，有動物一般的性慾，要不就是已去勢和性無能。透過有關怠惰的討論，也可獲知道德編碼。東方人的生產力不如西方人，旅人

也常指出，白天時往往看到當地人無所事事，「到處閒晃」。就清教徒工作倫理的道德感來看，這點尤其重要，畢竟對他們而言，勤奮工作是有價值的，而怠惰則是不道德的。

3. **理性**(rationality)。東方人被視為不理性和不接受歐洲科學，崇尚泛靈論和魔術。該概念尤為重要，且與其他形式的東方主義相互交錯。尤其十八世紀以來，科學與理性概念逐漸主導歐洲知識觀，因此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落後」觀，顯然有別於歐洲觀。

4. **宗教**(religion)。東方主義並不接受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其他非基督宗教，認為這些並非真正的宗教，只是神話或信仰。因此，歐洲人相信東方人並不虔誠，應皈依基督教。

21 5. **科學**(science)。這似乎為優越的歐洲科學提供了「證明」(proof)，允許人們征服大自然(讓景觀變為具生產力、從大地採掘礦物、科學能解釋大自然的運作)、時空(有權力透過火車、船及航空器旅行，以較快速度旅行遠方)以及身體(藥物能提供抑制疾病的力量)。非洲等地的人們被視為能與大自然和平共處。事實上，在歐洲人眼中，這些當地人並未創造城市與穩固的文明，所以也無法利用天然資源及改造自然：因此，他們應被視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與大自然有所區別。由於當地人不瞭解科學，無法控制其環境；此外，歐洲人前來探險時帶來的疾病，輕而易舉便使許多原住民死於非命，這也「證明」了歐洲人對身體有較優越的知識。相對少數的歐洲人能佔領其領土進行殖民，似乎也展現歐洲科技和武器的權力、以及歐洲知識的優越性。因此，這種「證據」可歸納如下：

- 藥物抑制疾病。

- 旅行征服時空。
- 挖礦能取得自然資源。
- 道德能控制自然的身體慾望。

下一章會深入探討科學，然而重要的是，科學論述常與宗教論述相互衝突。宗教論述賦予歐洲人特權，畢竟對他們來說，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科學論述則批評東方人，認為他們依舊倚賴宗教信仰，不相信科學。薩依德主張，組成東方主義的個別論述或許互為矛盾，但地理想像的整體結構(亦即東方與西方截然不同)仍然相同，因此這增強了東西方地理的二元性。

6. 種族(race)。直到十九世紀才納入東方主義，而種族的「科學」類別，正可解釋歐洲的宰制地位。此論述認為，透過可測量的生物事實(如頭型和腦容量)能解釋西方優越性。有關這點會在下一章會再深入探討。

差異自然化

即便是大自然也與東方迥然不同。下文摘錄自史丹利(Stanley, 1878)在《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一書的非洲遊記：

舉目望去，大自然披上長袍，為大地染上熾熱色彩蔥鬱。依她所命，泉流奔濺下山，丘陵和山脊綠意盎然，山谷植被香氣四溢，藤蔓如花園盤繞岩石，苔蘚爬上樹幹；大地一片生機。

然而，大自然並未在非洲中央創造絲絨般柔軟及微笑滿溢的英格蘭。遠非如此。她堅毅不拔、肥沃依舊。草木粗獷，銳利如刀猶針；蘆葦頑強剛烈，高聳若竹。藤蔓天蛾長寬若纜索；荊棘刺若鐵鉤；樹木參天，少至百呎；我們無意漫尋野花、搜掠獵物，乃是因為行動不易，一旦離開主道，我們將會發現自己遭逢遍野草地的森然繁茂、銳利強韌。

肆、東方主義藝術

歐洲人瞭解亞洲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透過藝術。歐洲以外的陸地和人民在畫作中被再現的方式，能說明西方看待其他世界的角度。畫作之所以十分有趣，不僅因為其整體的美感，也在於對當時大多數歐洲人來說，畫作是洞察東方的唯一方式。這些畫作往往鉅細靡遺，透過栩栩如生的細節鋪陳，製造「真實效果」(reality effect)，說服觀者相信其本真性。

薩依德的分析大抵是根據旅人、學者和政治人物的書寫內容。然而，我們會發現薩依德指出的若干論述，不僅涵蓋於地方的書寫描述，也包含於相關視覺再現。不消說，這也是薩依德論文的中心論證：無論是文本或視覺、學術或大眾文化，各類形式的知識均為東方主義所貫穿。透過各類文化產製(有關地理差異的訊息可經由文化尋得)之間的共鳴，東方主義逐漸發揮其影響力。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為一八三八年沙龍的小冊子撰文時，談及畫作〈丹吉爾的狂熱教徒〉(*The Fanatics of Tangier*)，他指出：「他們禱告、狂呼，興奮若狂，陷人名副其實的陶醉狀態，盤據街頭，進行千種扭曲、甚至危險的行為。」

他認為這群人陷入狂喜狀態，能徒步於熾熱煤炭、吃蠟子、舔滾燙鐵、踏踩劍刃，而且顯然未注意到(這些事情帶來的)傷害。這種狂熱宗教呈現的圖像是沈浸於神秘和秘密儀式之中，與當時歐洲拘謹而井然有序的宗教實踐產生鮮明對比。

許多東方主義畫作均再現女子縱情狂歡、耽溺肉慾，這可是描繪歐洲上流仕女畫時不可能有的景象。這些畫作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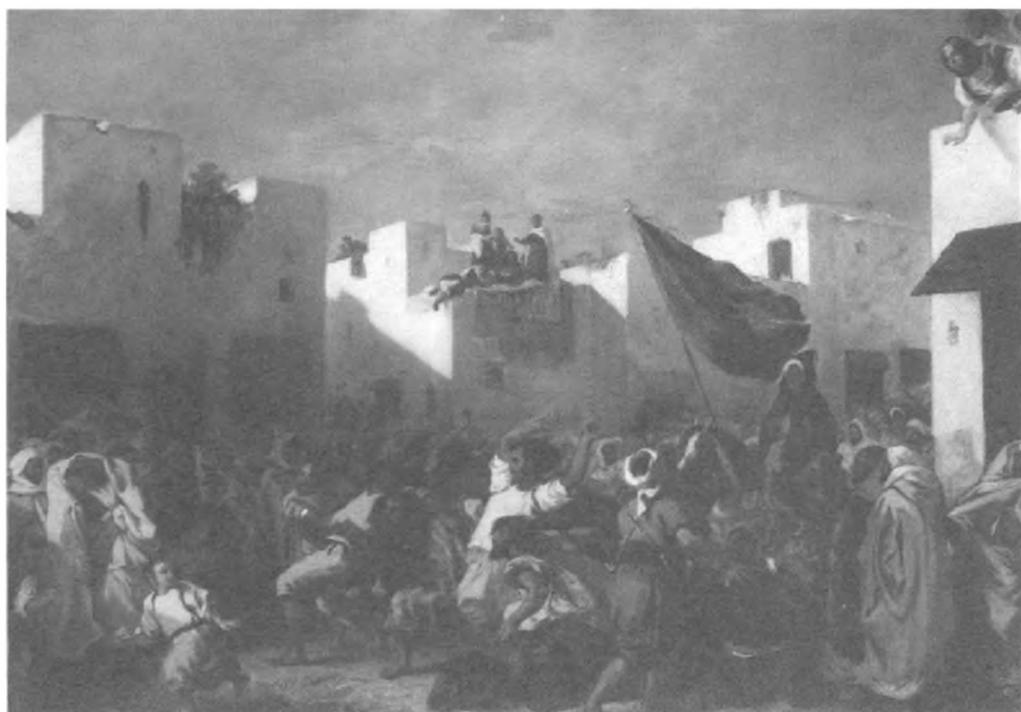


圖 1.4：一八三八年德拉克洛瓦〈丹吉爾的狂熱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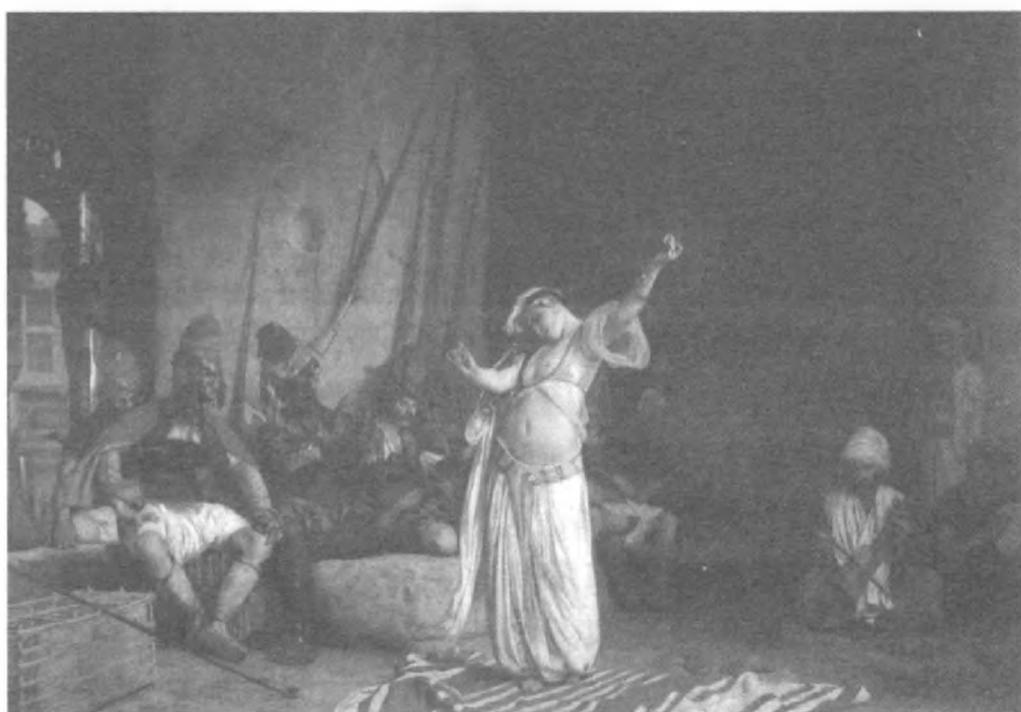


圖 1.5：一八六三年熱羅姆〈童女之舞〉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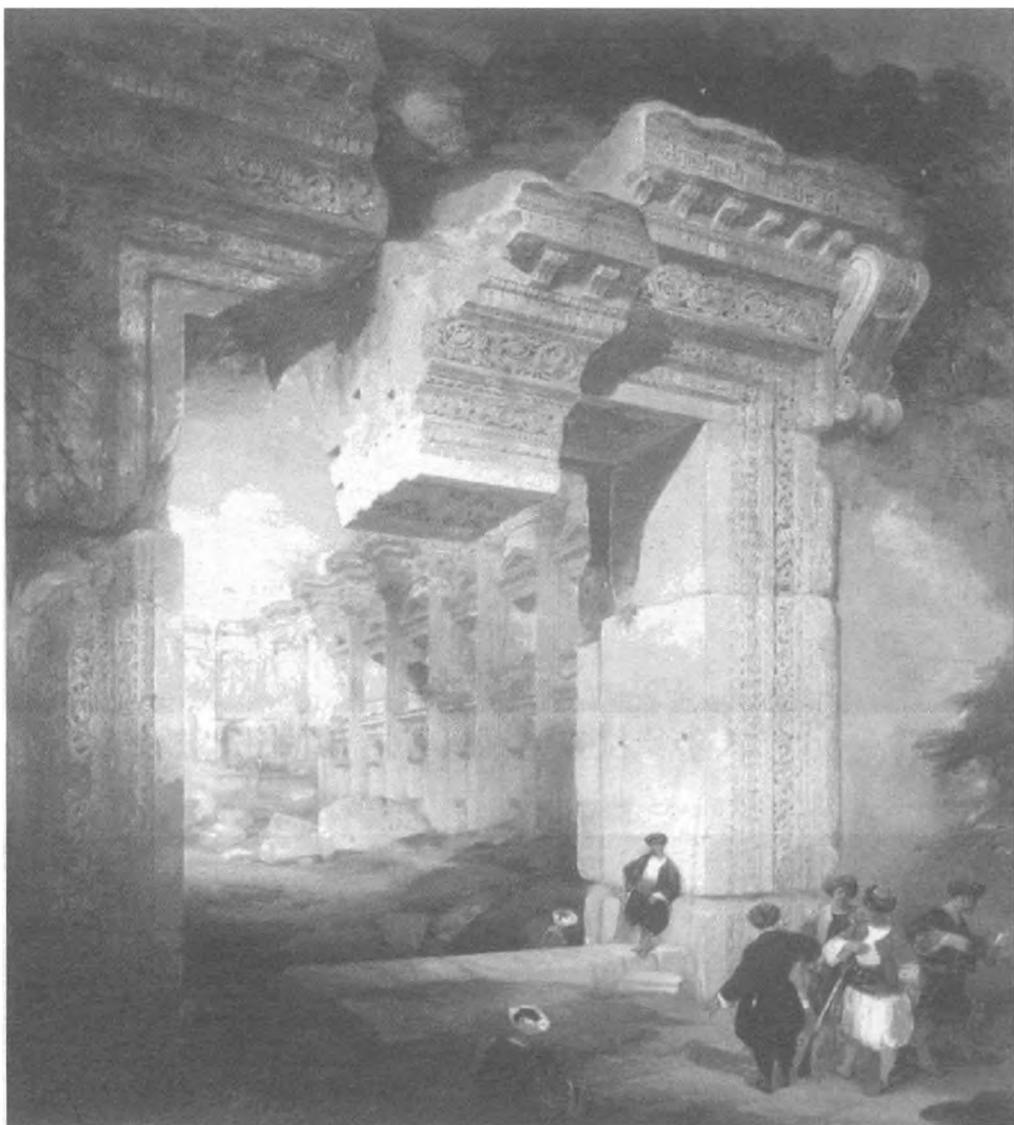


圖 1.6：一八四一年羅伯斯〈巴貝克神殿之門〉

描述情慾和放縱，以及男性在慵懶奢華之場所，任憑想像紛飛(參見圖 1.5)。

其他畫作聚焦於歷史建築，其中最著名的可說是羅伯(David Robert)的埃及圖像(參見圖 1.6)。這些畫作傳達的是盛世衰敗，隱含對當地人的批評，指責其忽略祖先遺跡，任憑建築頹然毀壞。這些畫作中的圖像，同時也反映文明的衰

敗。有些畫作描繪歐洲考古學家重建偉大建築，意味著唯有歐洲知識才可意識到這些偉大文明過往成就的價值，而知道什麼事物值得保存。

思考東方主義

下列出自薩依德的話語，您認為具有什麼涵義？

- 「東方有助於定義歐洲」。
- 「東方主義……與『我們』(our)的世界息息相關，與『東方』較無關連」。
- 「東方可說是歐洲所創。」

25

伍、當今的東方主義

要回顧過往東方主義的扭曲現象雖輕而易舉，但薩依德的著作卻主張，東方主義與當今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並非如先前描述所言，兩者全然分割。東方主義依然存在我們身旁，只是世界各角落的變化更甚以往(參見下面章節)，形式稍有不同。同樣重要的是，西方不再僅指歐洲，如今位於美洲的美國，對於其他世界的主流圖像之產製更具影響力，特別是透過好萊塢權力的表彰。回顧各部賣座電影中「東方」(Orient)角色的本質，您可曾在任何電影中，看過東方人擔任英雄主角？若否，那麼他們扮演何種角色〔您可觀賞〈印地安那瓊斯〉(Indiana Jones)系列電影、〈神鬼傳奇〉(Mummy)電影、〈魔鬼大帝〉(True Lies)〕？

後殖民理論家針對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有許多具貢獻的討論。這對於二〇〇一

年九月十一日蓋達組織(AL Qa'ida)的行為之回應，除了製造恐怖之外不具任何意義，已有很多人批評了該回應的本質；又一次地，這創造了二元想像地理，將世界分割為西方及「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東方。

對於西方與伊斯蘭的關係，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論述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93)所著《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根據書中頗負盛名(或臭名)的論述指出，文化衝突是當代國際關係重組之關鍵，且絕大多數發生於世俗的基督教西方，以及伊斯蘭教的東方，據信兩者本質上是不相容的。杭廷頓於論著中，也點明東方主義地緣政治學的連續性。儘管意見相左，但薩依德和杭廷頓等人都堅信九一一事件似乎證明了該理論，亦即這是少數極端主義者團體的行動，並非代表整體伊斯蘭。即便如此，誠如格瑞利(Gregory, 2004)指出，媒體在解釋國際關係時，常使用該論證(參見下列表框)。有關東方主義的當代表現，接下來幾章會再回頭探討。

26

東方主義及「文明衝突論」

下列摘錄之報導內容係針對二〇〇一年九月紐約世貿中心攻擊事件。試思考該報導使用何種語言(尤其是時間論述)以及有關東方主義主題的引用程度，以彰顯「我們」(us)和「他們」(them)的獨特地理。

在此文明之戰 西方必勝

(國防編輯季根爵士·2001年10月8日英國《每日電訊報》，
<http://www.telegraph.co.uk/opinion/main.jhtml?xml=/opinion/2001/10/08/do01.xml>，擷取於2006年11月13日)

下手不僅要快，還要夠狠，或許是這次戰爭的根本基調，而且理由充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攻，或許能讓伊

斯蘭人印象深刻。伊斯蘭軍隊向來愛好驚喜，然而，伊斯蘭軍隊倒無使用壓倒性武力的傳統。二者結合，勢必旨在讓美國這位當前敵人惴惴不安，而且極有可能成功。

冷戰結束後，哈佛政治科學家杭廷頓曾於一篇著名文章中，預測下一階段的敵對雙方。他認為老布希總統提出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是異想天開，主張人類還未逃脫暴戾夢魘，但也指出這將會是場文化衝突，尤可能是自由和世俗的西方文化對上伊斯蘭的宗教文化。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備受討論，有些人則是嗤之以鼻。不過話說回來，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這個論點再度發人省思。

[……]

然而，東方傳統尚未被消滅，而是以各種偽裝再度出現，尤其越戰期間，越共大兵屢以迴避和撤退戰術迎擊美國。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東方傳統原汁原味捲土重來。從昔日沙漠游擊隊虛空猝然竄起的阿拉伯，以一場突擊戰進攻西方強權腹地，所到之處滿目瘡痍。

昨日，布希總統對全國和西方世界致詞時，誓言以一貫的西方作法做為回應。他警戒道，未來必會：「大獲全勝，而且毫不留情」。「毫不留情」一詞道盡西方戰爭之道，對以游擊與突襲為主的東方戰術和作戰，勢必造成極大衝擊。東方作戰者，亦即當今的恐怖份子，意圖以埋伏和突擊戰恐嚇對手，以期在後期階段再以令人髮指的行徑贏得勝利。然而，歷經慘痛教訓的西方人早已學乖，知道切不可慌了手腳，必須立即整裝待發，大舉反攻，毫不留情，以將這群突襲者一併殲滅，或以威勢震嚇，讓他們動彈不得。

美國對阿富汗的首波攻勢，便是西方面對伊斯蘭挑釁的一貫回應方式。這並非聖戰。聖戰是有一定時空的地方戰事，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宗教競賽。這場戰事範圍更勝以往，雙方是積怨已久的宿敵，一方是從容不迫、創意十足且富生產力的西方，一方是蠻橫無道且破壞力十足的東方人。

陸、《東方主義》批評

由於極富影響力，《東方主義》引起各方批判討論。有為數不少的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皆在探討這部薩依德的著作，其中尤其著眼於四項議題。

1. **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評論東方主義者將幅員廣大、性質各異的區域化約為「東方」之同時，薩依德也將整體歐洲(後又包括北美)化約為「西方」。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西方各國性質殊異。舉例來說，未有殖民地的國家，地理想象是否有所不同？位於歐洲「之內」(within)的內部殖民地、他者團體(譬如英國的北愛爾蘭、東歐羅馬尼亞游牧民族、住在西方的歐洲帝國份子)。除此之外，「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有若干傳統，均為非西方世界對歐洲及歐洲文化的再現。其中有多項重要議題，但必須謹記的是，即便再現的結構相似，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仍有天壤之別，其中關鍵在於權力；亦如以往，西方仍擁有最強大的發聲權，能再現西方和其他世界。歷史上，東方主義再現世界的影響力，都遠高於西方主義的闡述。有關這點，本書會在多處另加探討。
2. **歷史差異**(historical difference)。薩依德旨在討論歷史變革流弊的連續性。探討東方主義主題延續至當代文化的現象(有關重點本書會持續探討)時，我們顯然會發現，當今許多事情有別以往，特別是我們觀看其餘世界的圖像時，不再認為一切乃理所當然。如果薩依德的理論為真，這些變革將無從解釋。

3. **性別(gender)**。薩依德飽受批評的是，他常以隱而不宣的方式將東方性別化，視之為女性。其使用的圖像，許多皆具有高度性別涵義(試想圖 1.5 的圖像)。由於未多加以著述，薩依德有效增強了父權理念，意指男性是主動且具有能力，而女性則是被動且無力再現自我的。第二章將會探討到，女性主義者曾主張，由於在西方遭受的權力關係有別於男性，前往東方的女性旅人，產製出來的陳述與男性迥然不同。對於薩依德著作鮮明的二元性，這種位置性無疑是一大挑戰。
4. **再文本化(recontextualisation)**。薩依德談及文本化的東方，但著作中並未去文本化，反而是再文本化。他引用並依循傅柯的文獻，認為所有真實均建構於論述，因此無人能確實再現的真實。如今，東方主義者的文本已為薩依德的文本所取代。東方主義者的文本試圖描述東方的落後，取而代之的薩依德則力圖展現東方主義者的政治本質。這些價值(究竟東方或西方是否涵蓋該問題)已改變，但再現結構(東方和西方具有地理空間)依舊相同。書中並未提及東方人的聲音，我們仍無從得知「他們」對自己有何想法。此外，各版本的東方若均為文本所創造，我們又該如何論辯當今的版本(亦即薩依德的版本)相較於十九世紀歐洲殖民者，甚或更早期的旅人所呈現之版本，到底孰優孰劣？對我們這些地理學家來說，這種批判尤其重要，畢竟我們的傳統任務即在於為世界不同地方進行書寫。誠如我們所知，做為一門學科的地理是歐洲殖民事業的一大要素，更是東方主義賴以維繫的主軸。嘗試書寫中東或東方的地理的同時，是否又將淪為東方主義者？

延伸閱讀

■ 有關早期歐洲對其他世界的觀點

Baudet, H. (1988)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trans. E. Wentholt). Middletown, CT: Wesleyan Press.

Friedman, J. (1981)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e especially th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1 and 2.)

■ 有關西方再現其他世界的經典文本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Y: Vintage.

■ 薩依德著作的延伸討論

Ahmad, A. (1992) 'Orientalism and after', in A. Ahmad, *In Theory*. London: Verso. (Reprinted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1994)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162-71).

Lewis, R. (1996)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Porter, D. (1994) 'Orientalism and its problems',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150-61.

Said, E. (1985)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Race & Class*, 27(2).

Young, R.J.C.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See especially Chapter 7.)

■ 肖哈特和斯坦姆藉薩依德的論證，進一步探討美國媒體對世界再現之宰制

Shohat, E. and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London: Routledge.

■ 當代國際關係對東方主義之表達（尤其是有關「反恐戰爭」）

Gregory, D.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知識與權力

29

本書最早源自於波赫士的某段落，在覽閱那段別具談諧笑料的文字時，我內心想法——「我們」(our)的想法，刻劃著我們的歲月和地理印記——中的熟悉標記，將所有井然有序的表面與平面逐一分解。我們向來習慣運用這些表面與平面，馴化現有事物的狂亂揮霍，即便是長久之後，也將持續干擾和威脅，以致於「共同性」(Same)和「他者」(Other)之間歷久不衰的界線終將面臨瓦解。這段文字引用「某部中國百科全書」(certain Chinese encyclopaedia)的話，指出：「動物分類如下：(a)宮苑中的；(b)經防腐處理的；(c)經馴養的；(d)乳豬；(e)鱧蟬；(f)寓言的；(g)流浪狗；(h)包括於現有分類；(i)狂暴的；(j)無可盡數；(k)以極細駱駝毛筆所勾勒的；(l)諸此之類；(m)剛打破了水罐；(n)遠觀如蒼蠅」。此分類學架構令人驚奇，不由讓人感嘆我們思考之進步。相對於我們的分類，這種屬於另一思想系統、具有異國魅力、寓言般的分類顯得相當侷限，換作我們絕不可能做「那般」

(that)分類

然而，我們不可能做何種思考？又面臨何種不可能性？這些詭異分類，各個都可涵蓋特有異議及可顯見的內容；有些確實攸關奇幻實體(寓言動物或鱧蠟)，但更精確來說，由於這部中國百科全書將這些納入分類，因而也將其蔓延的權力予以在地化；將極真實的動物(狂暴或打破水罐的動物)與只存在於想像領域的動物加以悉心區分。危險結合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紋章學和寓言則淪為沾沾自喜的顛峰之作：沒有帶有想像空間的兩棲少女，沒有帶爪翅膀，沒有令人作嘔的鱗狀表皮，沒有多形和惡魔般的臉龐，沒有噴火生物。在此，怪異性並未影響任何真實身體，在動物寓言的想像空間中，也未有任何體態上的變形；也未潛伏於任何詭異權力的深淵。若未潛入虛空，可能連此分類都不加著述，這些間質的空白，將所有這類實體「分隔」(separating)。由於這些「寓言」(fabulous)動物本為如此，這些動物並非不可能；不可能的是，牠們與流浪狗、或遠觀如蒼蠅的動物之分野(或並置界限)竟如此微小。逾越所有想像疆界及所有可能思想的，竟只是這些單薄的字母(a、b、c、d)，所有分類僅賴此連結。

30

——傅柯《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前言〉(Preface), pp. xv-xvi

開篇的引言，是傅柯所撰《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Foucault, 1970)一書的前言，作者解釋撰書動機，讀來似乎怪誕得滑稽可笑。如他所言，誰會相信這種事？傅柯之

所以引用這本特異的中國百科全書，是為闡明知識之重責在於創造秩序，以期理解周遭世界五花八門的資訊。事物要根據合理關聯分門別類，以幫助我們在世界中找尋路徑。這些分類可為周遭渾沌般的事物釐出頭緒；因此，傅柯主張，不同的「認識」(epistemes)，亦即各種認識(knowing)和組織世界的方式，已然在歷史上獲得宰制地位。

傅柯主張，十九世紀初葉時，現代認識論逐步崛起。人們開始將差異和非連續性納入知識的分類學架構，該架構可歸類為現代的分化，譬如文化或自然、現代或傳統、科學或神話。隨著探索日漸興盛，人們發自內心產生恐懼未知，亟欲解釋新世界，為之勾勒輪廓。殖民主義興起後，人們更多了誘因，想一窺所征服之地的面貌，以期能治理當地人，瞭解其生活方式，以知該如何施以控制(且要徵稅)，或找尋當地的可用資源，以讓殖民強權更為富足。地理學家對此負有重責大任。這種當代學科的形成，確實有賴地理學家勾勒新世界，做為治國方策的輔助，以利海外擴張。

本章將探索以科學方法來瞭解世界的崛起、探究用來創造和研發制度的殖民知識，並掌握殖民知識在治理上扮演的角色。接著，我們會探索該知識如何傳遞給一般大眾，以及大多數歐洲人如何瞭解其他世界。

壹、認識世界

如前一章節所述，中古世紀至十七世紀的差異論述，係根據宗教、外貌和社會型態。這些論述往往未提及科學和科技，即便就許多科技和知識形式而言，中國、印度和中東皆

較歐洲進步。以科學和科技做為比較基準，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European Enlightenment)期間顯得日益重要。資本主義促使歐洲經濟繁榮，科學知識促進新生產方法之開發。歐洲人眼看自身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自恃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其他文化相較下看似亙古不變，其他文明彷彿日漸衰頹。

時空是關鍵要素。歐洲現代性(特別是工業生產之崛起)意味時間及其組織極為重要(試想時間的組織對現代世界的中心性，尤其是時間表和值班表的重要性)。其他社會似乎未能「重視」時間，依舊遵循自然韻律，或似乎未能善用時間。由於有圖表和地圖產製的知識，空間在工業生產線布局中占有中心性，因此空間同樣備受重視。這種將空間數學化的作法，有利於管理和控制，例如促進導航，或是以較準確和有效率的方法來測量空間以便徵稅。鐵路興建有助開闢大陸，讓國與國之間得以聯繫。此外，也能增進資源開拓效率，讓軍隊更便於跨國行進。如此一來，似乎又更加證明歐洲有了科學後更具優越性(因此又可衍生為歐洲文明)：只要相對少數的軍隊，即可控制一個國家。歐洲人能征服不同空間，而他者則侷限在原地方。

對許多人而言，宗教也是一項重要分類，但其重要性已逐漸衰微。十九世紀，這種趨勢又益被強化，原因在於科學、科技、現代性和進步成為瞭解不同文化差異的關鍵。十九世紀時，種族「科學」(racial 'science')首度崛起，便旨在解釋人種差異。

貳、殖民知識：以機器衡量人類

在許多地方，歐洲旅人皆未找到原住民的書寫紀錄，因而假設當地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科學被視為極重要的工

具，是人定勝天的最佳展現。理論上來說，科學進步能促進物理和化學定律的發展，有助將抽象問題概念化。就實際面來看，科學進步能提升精密度，促進工程和測量的發展。在《做為人類衡量標準的機器》(*Machine as the Measure of Men*, 1989)一書中，雅達斯(Michael Adas)指出科學知識之所以重要，關鍵在於其定義了歐洲對他者的優越性，如此一來，「社會的發展程度，可由科技成就來衡量」(Adas, 1989: 100)。

非歐洲人能否學習科學以及能力上是否有根本差異，對此眾說紛紜。一般結論是：非歐洲人雖能學習操作科技，但無法理解抽象科學。這些科學論述之所以重要，在於其表面上看似價值中立且無可指摘。而且這並非主觀判斷，也非污辱；歐洲科學看似全然理性且毫無偏見，誠如雅達斯解釋：

十九世紀歐洲人深信，機器、頭顱大小或對太陽系結構的理念，均是文化中立的事實，因此奠基於科學與科技的評估標準，似乎最不受主觀偏見的影響(Adas, 1989: 145-6)。

隨著啟蒙運動而興起的理念，是「男人」(man)與大自然的分離。當時認為，地球資源為男人所造，因此他必須負責使用資源〔而且是「男人」(man)，而非「人類」(humans)〕。在歐洲征服大自然、與宰制全球其他人種，這兩者間具有鮮明連結，而且這些其他人種似乎仍屬於大自然的一部分，尚未與之分離，換言之，「野蠻人」(savages)並未積極重塑環境。或許從今日來看，這種判斷看似有些奇怪。我們也許認為，以永續生活方式與環境共存、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反而是件好事。然而在十八、十九世紀時，大自然對人類來說仍強大有力、威脅

33



圖 2.1: 圖中人物是地理學家兼探險家洪堡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與旅遊夥伴邦普蘭 (Aimé Bonpland)。請觀察他們如何被再現為科學人、周圍如何陳列各種標本及讀數、測量設備 (試與他們背後的簡陋棚屋相比較)

力十足，因此當時堅信人類應馴化大自然。基於對大自然的恐懼，且大自然裡又住有當地人，歐洲人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當時殖民者相信，只要知道欲統治的國家具有什麼，真正認識並加以瞭解，要治理並控制該國便會輕鬆許多。

科學雖成為社會分化的主要形式，但並非總是獨立存在。科學和宗教的描述形式，雖看似相互矛盾，實則也常相互依賴。舉例來說，鐵路工程的勝利，可視為改變宗教信仰之好處。探險家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 指出：「自詡為『上帝機器之齒輪』者，認為鐵路、電報是重要工具，能瓦解皈依基督教的障礙」 (Ibid., p. 206)。十九世紀時，一名歐洲評論

家主張「一小時三十哩的速度，對於緩慢的異教神祇而言，無疑是致命一擊」，並稱之為「蒸汽締造的朝聖」(Edwin Arnold, 1882，轉引自 Adas, 1989: 226)。

參、學術界與殖民主義

十八世紀時，有關殖民主義的學術研究日漸興盛。一八五九年，巴黎人類學會(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Paris)於焉成立，成為後來若干人類學會的仿效楷模。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出現首批地理學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成立於一八三〇年。該學會雖旨在贊助探險，蒐集學術資訊，但仍與帝國保持密切關係。這一點從表 2.1 可看出。斯托達特(Stoddart, 1986)根據一共四百六十名會員中，列出其中三百零四位人士的職業，由此可發現，相較於其整體會員數，貴族、軍人階級占有極大比例。

為了鞏固有效統治，其信條是「認識你的當地原住民」(know your natives)。知識是宰制的憑證。軍事綏靖後，還須由學者、皇家委員會來瞭解抗拒來源，以提出反制之道。有了知識，便可鍛鍊出訓練有素、順從的勞動力、降低抗拒、建構各種形式的治理和徵稅，並將資源使用極大化。

加羅斯卡(Anne Godlewska, 1994)在著作中談及法國殖民埃及的歷史，她指出地理學科的重要性，以及拿破崙對該學科的支持。地理學家能為征服之地勾勒地圖，找出自然資源，並指出當地抗拒的潛在地方，因而也深知該如何在新陸地上部署軍隊。地理知識是佔領、統治埃及等殖民地的關鍵要素。地理知識除為帝國提供實質支援外，顯然也展現法國人相對

34 表 2.1：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創社會員，
依職業區分(Stoddart, 1986: 60)

公爵	3
伯爵	9
其他爵位	24
男爵、騎士	38
海軍軍官	32
陸軍軍官	55
皇家學會研究員	124
地理學會研究員	19
總數	460

於埃及人的優越性，畢竟法國人輕而易舉便能佔領、控制埃及。對法國民眾而言，法國新殖民地(同樣由地理學家所繪)地圖顯現其身為國民的價值，誠如加羅斯卡主張，地理知識除能增進海外征服，也能促進國內治理。怪不得拿破崙會如此支持這項新學科！

35 當時的地理理論，也間接促進殖民主義發展。「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崛起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該取徑認為人類或人類社會是其身處環境的產品。許多地理學家均進一步闡述該取徑，其中最享譽盛名者當屬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尤其是其一九〇七年的著作《亞洲脈動》(*The Pulse of Asia*)，該書記錄他在亞洲的行旅點滴，全書最後提出氣候類型與文明的相關性，此論證又於一九一五年《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書中詳細闡明。亨廷頓繪製的世界地圖中，展現了新興文明的潛在地方，這些地方均聚集在西北歐，令人精神煥發的涼爽氣候帶。他認為，西北歐以北氣候嚴寒，不利文明興起；以南則酷熱難耐，人們往往慵懶怠惰，無力建設文明。

肆、認識當地人的身體

當時地理社會不但是新興的而且是繁榮的。地理學崛起的同時，人類學學科也於焉成立，且大抵也基於帝國主義目的。該學科研究多著重於「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其旨在衡量身體構造，以「科學的」方法將種族分門別類。十九世紀末，攝影技術對種族主義的科學有推波助瀾之功。當時有數千張當地人的圖像被用以創造種族原型。拍攝當地人時，背景設有標尺，前方為格框，以期能詳細估算身體尺寸。有此科學後，許多人試圖以理性與科學解釋來說明「種族」(races)差異。以現代眼光來看，這種「科學」顯然問題重重，且只不過是種族主義的偽裝。然而，這些解釋對當時影響甚鉅，且還備受肯定。

根據**種族主義**(racism)指出，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及性格，乃與其所屬種族有關〔表現型(phenotype)〕。身體是種族主義科學衡量差異的重要焦點之一。種族主義意識型態通常針對身體特徵進行美學評估，並根據身體特徵將相關心靈特徵與個性加以分類。如此一來，必須有內隱的「身心合一」(mind-body unity)，且身形會反應心靈。十八世紀晚期建構了種族層級，最上層是白人(尤其是西北歐人)，較低層是猶太人和黑人，有些人進一步將進化論的新科學納入解釋，將猿人置於底端。這些層級的建構係根據頭顱大小、腦容量與臉型等各種身體部位。有人認為，黑人的身體特徵(黑皮膚、髮質粗糙、嘴唇厚)是「內部認知缺陷」(inner cognitive defect)的外在徵象。這種「科學」與美學相為交織。居維葉(Cuvier,

1827-1835)撰有多達十六冊的《動物王國》(*The Animal Kingdom*)一書，書中將黑人比作猴子，認為該種族將永處野蠻階段。相形之下，他認為歐洲人特徵在於：

我們所屬的高加索人(the Caucasian，譯者按：現今常以高加索人做為白人的代稱)，有著出眾美貌，有一副鵝蛋臉，膚與髮色相為殊異。各形各色的人們，締造一個個高度文明的國度，讓所有他者拜倒屈服，天生高人一等(Cuvier, 1832: 50)。

種族主義的發起者是歐洲知識份子：牧師、醫師、教授與哲學家。十九世紀時，科學服膺於種族主義，以證明黑人、歐洲以外被殖民者、以及歐洲內部猶太人的劣等性。一八五九年達爾文(Darwin)影響力十足的鉅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出版後，似乎為種族主義觀點提供科學正當性。達爾文率先提出「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life)的概念，認為某些物種天生較具優勢，更能適應地方自然環境的狀況。達爾文闡述道，物種變化通常相隔許多世代，攸關遺傳適應的隨機波動，而「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概念則深植於生存競爭的論證，也是環境決定論者的論辯主軸。這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social Darwinists)認為，世界可區分為贏家與輸家，贏家是最能適應當時環境狀況的有機體(或人種)，而無法適應的輸家勢必走向死亡一途。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也可做為資本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貪婪無度合理化的藉口，在當時，這些人物進行帝國擴張、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與經濟競爭，世界瞬息萬變，而此動盪不安的狀態，似乎是人類生活的自然型態。

資本主義張牙舞爪的競爭階段，讓我們可根據嶄新社會模式來瞭解大自然。在此同時，以狗咬狗的方式進行社會生活，似乎可藉自然科學獲得正當性 (Peet, 1985: 313)。

放在環境決定論的脈絡來看，社會達爾文主義讓衝突、暴力和宰制看似理所當然，且是人類生活無可避免的特徵。如此一來，既然輸贏本是自然驅使，資本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便有恣意豪奪的藉口。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生存競爭過程中，某些人種勢必會遭較優越的「種族」淘汰。十九世紀晚期，這些極端觀點遭受質疑，科學基礎與種族主義假設(如後面段落所述)顯得站不住腳，但話雖如此，這類觀點的某些要素，在當今想像地理中依然存在。

貫穿其中的信念是，就我們目前瞭解，相較於白人，其他種族與大自然更是息息相關，且是與身體緊緊牽連，而非與心靈相連。這又回到先前所謂歐洲啟蒙運動思維的中心根本，亦即「二元邏輯」(binary logic)。根據啟蒙運動的二元概念，心靈、理性乃與大自然及身體分割，而貫穿西方思維既存的結構化二元性，更增強了此種核心信念(參見表 2.2)。其他種族的直覺則貼近自然，有時甚至被認為具有動物般的激情，受身體驅使，面對慾望時，難以控制身體和性慾。唯透過心靈發展，人們才得以控制感官，由此可見，這些種族顯然缺乏感官控制力。較之於受過教育的西方男人，女性、較低階級者、孩童是較身體化的(embodied，譯者按：embodied 一詞國內目前譯法有：「化身的」、「體現的」、「體知的」以及「身體化的」等，本書採用「身體化」一譯詞原因在於：「身體化」強調人之自身身體的行為表現，

37 表 2.2：西方推論的根本二元性

心靈	身體
理性	激情
文化	自然
主動	被動
白人	黑人
男性	女性
中產階級	勞工階級
成人	孩童

與本書意旨較為符合)。與這些概念(表 2.2 右欄)環環相扣的是身體化(embodiment)，或更正確來說，是心靈對身體缺乏控制力：據認為，女性具有母親的角色，有經期循環和「女性的」病癥(如歇斯底里以及昏倒等)，因而與自然型態更為貼近；勞工階級則缺乏智慧，受身體激情驅使，沒有崇高志向；孩童尚未發育完全，無法控制自我與發揮理性。因此，這些人必須受制於父權(例如菁英、父親及帝國主義者)。在此，歐洲男人再次彰顯其常態地位，其他人則恰好相反，被視為偏離正軌。

本章目前論及科學與學術界，雖然各大學逐漸重視地理、人類學等學科，且相關知識對政府與殖民政策亦有莫大影響力，但絕大部分的歐洲人民仍然並未意識到知識的發展流變。然而，薩依德認為，東方主義的權力在於無所不在(ubiquity)，無論就高級文化或通俗文化而言，東西方分野均是(目前仍是)建構西方知識的根本要素。現在我們回來看，大多數歐洲人瞭解其他世界時究竟是如何觀察取角。

伍、旅人故事

地理發現研究最饒富趣味的，絕非那些窮盡一生探

索土地、海洋之人物。在我所踏入的精神幻想世界裡，與我摯交者並非那些著名小說人物，而是這些土地、海洋。從某些地方，我為自己勾勒出一幅圖像，而這圖像與世上特定角落是環環相扣的。譬如蘇丹西部，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其任一河川、地理特徵我都繪製出來，對我而言，這地方猶如帕克(Mungo Park)一生的插曲。

最令人難忘的是目睹一名年輕、瘦弱的金髮男子，全身僅著一件襤褸襯衫、破舊短褲，氣喘吁吁，一臉痛苦，躺在一棵偌大的非洲樹(品種不明)下方。鄰村有數間茅草屋，只見一名婦女朝他走來，手裡端著葫蘆，盛滿沁涼純水，據他所言，只要喝上一小口，病痛便能神奇痊癒[……]。

……諸位帝國建造者遺留的紀念碑，都不能令我忘記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中非」(Central Africa)此二字浮現我眼前，彷彿有位衣衫破舊、慈眉善目的老人，蓄著修短的白鬍子，意興闌珊沿著蘆葦河畔踱步，後面跟隨了數名黑人，朝向位於剛果河源頭的當地棚屋走去，嚥下最後一口氣時，內心對尼羅河之源的渴望，卻依舊難以澆熄。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926)，《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書中的〈地理與若干探險家〉一章

未知領域：這些文字能激發幻想。悠悠歲月，人們受海妖賽蓮歌聲吸引，來到未知地域，如今展閱現代地圖時，每每發現標以「未探索」(unexplored)的空間、虛線勾勒的川河、「疑存」(existence doubtful)

海島時，那些聲音總仍迴盪耳際。

——美國地理學家學會會長萊特(Wright, 1947)

39 旅人故事處處充滿驚喜、浪漫懷想、異國情調，因而總能傳頌不絕。遠方空間的幻想，似乎總是堆砌上童稚般、天真無邪的熱情氛圍。然而如前所見，旅行與探索均屬帝國主義和殖民擴張的過程，於是乎才有十九世紀想像地理。探險家對陌生地域及人種加以記錄、衡量與蒐集資訊，因而可謂是建立殖民地的先鋒。旅人與探險家的記述，不僅是歐洲大眾瞭解這些陌生地域、人種時的重要根據，更將殖民統治的特定再現予以常態化。英國十九世紀時，這類記述廣受歡迎，旅遊書銷量僅次於宗教書籍，舉國隨處可見人群集結，豎耳聆聽旅人栩栩如生的遊記。這些故事經由英雄主義與英勇行為的敘事建構了世界。他們雖採用現有論述類別，卻能讓這些再現更廣為大眾接受。

這些探險家的記述風格主要可分為兩類。首先，根據普拉特(Mary-Louise Pratt, 1992)極富影響力的評論，探險家看世界的姿態是採取「天下盡皆吾土」的雄辯。普拉特曾指出，探險家往往以俯瞰之姿，瞻觀有待描述的新景象，一方面是為取得制高點，以一覽無遺，但另一方面，據她所言，探險家在描述他(此處的性別化是別有寓意)與該陸地的關係時，這種觀覽的方式又會造成深遠影響。站在高處時，探險家不僅是站在所欲描述的景觀與人種之上(此處已蘊含權力關係)，更是置身於所欲描述空間之外，自詡其觀點即是權威所在。法國理論家狄塞托(Michel de Certeau)將此觀點描述如下：

站在高處時，那人就成了偷窺狂。距離拉遠了。那

「迷住」(possessed)人們的魅惑世界，化為攤在眼前的文本。於是，我們得以覽讀文本，憑藉太陽般的眼睛，如上帝俯視而下。這是對細觀和諾斯替教的讚頌；這種虛構的知識，不過是種對視角的耽望罷了(de Certeau, 轉引自 Ryan, 1996: 6)。

探險家站在制高點完成的記述，被視為最準確且完整無缺(相關例子參見本原文書第 41 頁表框中史丹利爵士的引文)。

探險家記述本質的第二重要層面，是其旅行敘事的結構。旅人在日誌中構連第一人稱，以確保自己是故事中心，自詡為故事主角：

在探險神話中，探險家不免要對抗大自然變化，被野蠻土著追逐，同時要忍飢挨餓，只為報效國家。尤其重要的是，探險家是英雄般的「個人」(individual)：在探險聖者傳記中，極少提及這一方以外的成員……(Ryan, 1996: 21)。

菲立普(Richard Philips, 1997)等人主張，這種探險的特點，在於結合民族主義、陽剛特質、遙遠地方的浪漫懷想，是一種孔武有力、個人主義、獨立的陽剛特質。他並非嗜書如命的知識份子，而是對生存技能、大自然熟諳於心，且對地理「務求實際追索」的人物。除非是再現家庭的聯繫(身為妻子或母親，勸告他們別離開、使他們喜愛家居、當他們離家在外時對親人與家庭的渴望)，或是必須加以保護的戰利品與物品時會談及女性外，基本上這種敘事將女性摒除在外。不僅成人文學推崇此一概念，就連兒童文學中也層出不窮，

尤其是引人入勝的「男孩自身」(Boys' Own, 譯者按：原名為 *The Boys' Own Annual: Victorian Children's Paper*, 是一八七〇年代維多利亞時期以孩童為讀者群的一本雜誌, 內容刊載諸多冒險報導)故事, 不少人也認為是孕育下一代殖民者的幕後黑手。

有關這點, 必須放入當時歐洲性慾概念的脈絡來討論, 特別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道德崛起, 十九世紀時, 對性慾的態度尤其拘謹, 特別崇尚壓抑與控制。當時, 令英國中產階級惴惴不安的是勞工階級會否放縱性慾、泯滅道德。在中產階級心目中, 勞工階級無法自我控制, 苦於都市生活的負面影響, 其中又以女性尤其如此。在他們認為, 同樣身體化的其他人種, 也具有相同性慾特質。

因此, 我們必須闡明何謂「適當的」道德實踐: 追隨愛國主義; 運動競賽的道德、身體之美; 斯巴達慣習與規訓的有益效果; 陽剛特質的培養, 以及將所有女性化、非英語、過於知識份子的特質加以摒棄〔如地理學家斯托達特(David Stoddart, 1986)所認為具有「如假包換的英國男子氣概」〕。

根據英勇探險家的敘事, 這類人物旨在聲張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 藉由擊潰野蠻與克服自然界的種種挑戰, 開闢地圖上的空地。他們要先與自然力征戰, 接著才得以進行殖民主義的馴化。

持續不斷的擴張所再現的手段, 旨在達成或維繫道德、種族、精神、身體上的優越性, 因此探險成為一種工具, 目的不僅在將帝國或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正當化, 也在於將該民族的集體文化優越性身體化(Riffenburgh, 1993: 2)。

在這類敘事下，這些故事不過是個人精神對抗荒野的圖像，僅能當作純真無邪、崇尚大自然、英雄主義的故事。但實際上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一八七四年，史丹利爵士離開桑吉巴，跨越非洲時，帶了三名白人助理、三百五十六名當地挑夫和勞工、八噸物品和一艘船，船身四十呎，必須分解運送才能穿越叢林。

當時探險家為宣傳其故事與功績，不僅寫書，還參與業餘地理學會所舉辦之各項講座，這類學會在十九世紀期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RGS)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倫敦學會，多次舉辦「非洲之夜」(Africa nights)討論近期的英勇探險事跡，現場「高朋滿座，門邊傳來如雷掌聲」(轉引自 Driver, 1991: 144)。旅行記述飽受歡迎的現象，在十九世紀尤其顯著，原因在於大眾媒體崛起。畢竟，那是人們認識世界最主要的方式。

41

史丹利和英雄主義

以下摘要擷取自史丹利爵士(Henry Morton Stanley, 1878)所撰的《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試思考其採取的風格。試想其聲稱的權威、英雄主義、陽剛特質。最後一則摘要中，請思考其做出哪些宣稱，以說明察看景觀的客觀性。

那位置身非洲的旅人，除非提高警覺、自我保衛，否則不可能報效國家。一旦警戒心鬆懈，便會立即被這群優柔寡斷的懶惰份子佔便宜。

[……]

我們遭遇的未知黑暗是多麼巖峻可怕！我完全無法預料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就連從阿拉伯人口中所聽來的那幾個名稱，也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Tala、Meginna、Uregga、Usongora Meno 這些詭異的名稱，

對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們未能傳達意念、象徵任何事物；是這些國家、村落、人種空洞無益的名稱，黑暗、野蠻、無知、寓言[……]。

這趟絕望旅程之目的，是以一把火炬點亮這黑暗大陸的西半部。尼揚圭的西部，沿著第四條平行南緯線，綿延約八百三十哩，目前已為人發現、探險與調查，但朝太平洋的以西之處，沿同一條南緯線，長達九百五十六哩……竟有逾九百哩我們仍一無所知[……]。

前方有成千險阻，阻攔我們達成目的：飢餓、疾病、野蠻敵意，隨時都可能擊倒我們；這些艱難或許令人氣餒，但我們有遠大抱負、崇高理想；以上帝之名，讓我們繼續前進，且如祂所願，由祂宰制我們的命運！

[……]

十九日，徒步五哩，穿越卡普族以西的森林，終於來到盧阿拉巴，亦即南緯 3°35'，位於阿拉伯塞城尼揚圭以北，距離不過四十一哩。花了一下午研究經線，發現這裡是東經 25°49'。盧阿拉巴的名稱到此為止，接下來，我稱之為「李文斯頓線」(THE Livingstone)。

[……]

你瞧，這是歐洲人為此地區繪製的最新地圖。是一片空白、徹徹底底的空白[……]。

42

我向你保證[……]這偌大的虛無將會被填補。雖然是空白一片，對我而言卻獨具吸引力。我未曾對這樣的白紙如此傾心，甚至在心中早已為這片土地填滿人群，勾勒出一幅幅城鎮、村落、河川、郡、部落的旖旎風光——都在我幻想之中——我迫不及待要看看，這一切會否成真？相信嗎？我們穿梭於家家戶戶，心中無一絲疑慮。晚安，我的男孩！晚安！祝你有個美夢，海洋、船隻、愉悅、安慰、成功都將入夢！小伙子，明天我們要大聲齊呼：「非勝即死！」。

憑我崇高的眼光，我看得到一群群牛，還有許多細微

斑點，有白有黑，定睛一瞧是成群綿羊和山羊。還可看到淡藍色的煙，從篝火裊裊升起，筆直細長的人形四處移動。我穩坐高位，眺望他們的一舉一動，訕笑這些藏於黑暗人形、凶猛無道的野蠻心腸……他們萬萬沒想到，我們憑著眼睛，在這四面為湖的小島上，便能檢視他們的形體，就如上帝從天堂眺望他們。

顛覆主流旅行？「女性旅人」

女性探險家？穿著裙子的旅人？

這概念未免有些異想天開：

還是待在家中照顧嬰孩，或補補我們破爛的襯衫；

萬萬不能、不可、不應與地理沾上邊。

《笨拙》(*Punch*)雜誌的「皇家地理學會」之歌，刊於一八九三年六月十日，轉引自 Stoddart, 1986: 63)

探險家神話的故事，總是隨處充斥陽剛特質。如上述引文便可見，皇家地理學會的主流看法，其實無異於一般社會的看法，均認為女性最好還是待在家，而非置身荒野，發現新地方。

然而，女性不僅不得參與專業學會和正式考察，也被旅人故事排除在外。在本質上，探險英雄故事便具有陽剛特質，將女性排除在外。在這些敘事中，大自然被視為女性，常以誘惑語言加以描述。此外，如前所見，普拉特(Pratt, 1992)認為，英雄式的男性探險家再現土地時，最常見的手法是採取鳥瞰立場(如一張地圖)。再根據前述的西方知識二元性，這位有陽剛特質的知者是去身體化的(*disembodied*)，其距離所觀察土地十分遙遠。

43



圖 2.2：約翰梵德爾 (Jan van der Straet) 的〈美洲〉 (America) (這幅畫是哥倫比亞抵達美洲的再現。試觀察圖像中，男性與女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分別呈現出什麼特色？)

然而，女性採取的立場截然不同。相較於男性對於發現的所見所聞採取之雄辯，對女性而言，觀看本身即違反了行為規範。如我們所見，在西方文化中有一連串的二元性做為思維結構的基礎。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會受到二元性中的其他配對而增強。男性是主動的能動者，女性則是被動的——男性能主動觀看，女性則應被觀看。若覺得此說看似誇張，試想裸畫的藝術傳統。如果你走進博物館看看這類鉅作，便會發現這些畫家多半為男性，而題材往往都是女性。男性藝術家是主動的(他繪製了那幅畫)，而被再現的女性則是被動

的、靜靜端坐著(或者更常是躺著)。同理亦然，裸畫的男性觀者也是主動的，負責觀看：畫中女子則往往一絲不掛、任人擺佈(眼光瞞向一旁，或抬頭望著觀者)。

女性主義理論家認為，這樣的關係不僅是藝術傳統，而且具有更深的涵義。在此，觀者為男性，被觀者則是女性(試想有待男性探險家發現的「處女地」)。這並非意味女性不能觀看(繪畫、景觀或其他女人)，但這種性別化的關係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觀看的動作變得困難重重。這一點從早期女性旅人採取的特定策略，便能窺知一二。

例如，根據前往西非的英國探險家金斯利(Mary Kingsley)描述，她發現沼澤時，並非低頭望著，也非在周圍繞行以劃定界限，而是不惜濺了滿身泥濘，興致盎然地穿過沼澤。金斯利並未強取占有，而是潛行而過。為何有此種差別存在？ 44

女性並非最早「發現」新地方的歐洲人。觀眾對她們的著作、談話感興趣，一來是因為她們是涉足新地方的首批歐洲「女性」(women)，二來更因為她們如此格格不入。除此之外，她們前往旅行的原因不同於男性。當時女性並無獨立收入，總被科學學會拒之於門外，無法參與科學考察，在歐洲社會地位低下的情況，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逐漸改變(皇家地理學會直到一九一三年才讓女性入會)。就算有撰寫經驗，外界卻普遍期待女性應書寫個人經驗，而非試圖插手於科學。欲旅行的女性，仍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障礙。舉例來說，出身於科學世家的金斯利，是不折不扣的自然主義者。雖然如此，她仍受命待在家、照顧患病父母，直到父母雙雙病逝，留下遺產，年屆三十的她，才得以親眼目睹男性親戚早已觀覽的景象。

金斯利 (Mary Kingsley) 《西非之旅》 (Travels in West Africa, 1973)

在近半數人護送下，離城已大約半哩，據我打探來的消息，方族人[當地人]令我憂懼，於是決定回康威鎮(Kangwe)，但這麼一來就必須走另一條路，不過，前提是要找得到這條路。沒過多久，我看到另一村落，在村落忙了一整天的我，實在沒那閒情逸致，於是悄悄沿著村落一旁的陡峭山坡，鑽進森林。林間沒有小路，不小心踏到一叢聖加(shenja)，滑了一跤，硬生生跌穿屋頂，落進一間無掩護的棚屋。裡頭倒楣的居民那時在做什麼，我不清楚，但我確信的是，他們絕沒料到會有我這不速之客，人人臉上滿是困惑。我當時會的方族語，只有 kor-kor 這個字，於是盡我所能，以最委婉的口吻吐出此字，再拿出三張手帕、一只菸草頭、一把幸好藏在……口袋的刀子，比手劃腳起來。我還說，造成的損壞，我一定會賠，雖然如此重要的訊息非得用貿易英文來說，他們似乎也聽得懂，看到我指向屋頂、作勢要做簿記時，屋主說聲：「嗯。」然後拉著一名老婦人，指著她，又指指屋頂，擺明是說兩者都被我撞傷，除了屋頂，老婦人也同樣重要。

[……]

老先生[大猩猩]站起身來(令我驚訝的是，這人少說有十呎高，科學上或許不合理，但看到這畫面的女性誰能不大驚失色)，直視著我們朝前走來……。

[……]

45

約五點鐘，我才又出發，發現一條小路，正是先前約定的碰面之處，而與他們碰面後，我必須跟著他們走。路徑有點不清楚，但只要仔細盯著，仍能分辨出來。就在這時，路卻消失了，往草叢另一側看去，路徑又清晰起來。我走捷徑過去，沒想到踏上一堆刺釘，埋在地底下有十五呎深之多，上頭是一只袋狀獵坑。

直到這時，才意識到穿厚裙是神賜恩典。在英國的時候，許

多自以為是、卻只愛口頭上說說的人，都勸我該換上男性衣著，所幸我沒聽進他們的話，否則這些釘子早已刺進我骨頭，一命嗚呼。儘管多了幾處瘀青，至少下半身全裹在裙子裡，還能安然坐在這七根十二吋長的烏木刺釘上，但我仍不停呼吼，期盼有人前來搭救。公爵首先來到，低頭看著我。我說：「拿條藤繩來，把我拉上去。」他悶哼一聲，找個圓木坐下來。再來是過路人，同樣低頭看著我。「妳死了嗎？」「還沒，」我說，「拿條藤繩來，把我拉上去。」「沒合適的繩子，」說完，也在圓木上坐了下來。就在這時，奇瓦和威基走了過來，威基到別處找條藤繩，這藤繩還要適合我這位英國淑女，要能符合我的膚色、年齡、體型，才足以把我從這坑裡拉上來。

[……]

從尼日河(Niger)的甲板上，我又再次目睹這美輪美奐的曼古·瑪·羅貝(Mungo Mah Lobeh)：雷之御座(Throne of Thunder)〔喀麥隆山(Mount Cameroon)〕。現在我不須爬上山。西非的山上可說沒一條魚，也沒令人髮指的拜物教(按：金斯利愛好研究魚、拜物教、宗教信仰)，畢竟山上人口稀疏——非洲人和我一樣，都厭惡冷空氣。即便如此，我十分確信，所有白人見了這雄偉的喀麥隆山峰，都會有股慾望直奔腦門，亟欲登上山頂，飽覽這大陸西側最高處的樣貌，而那山頂，當然也是全非洲最高點所在。[……]我先前抵不住誘惑，成為第三位從東南面登峰的英國人。第一位登頂的是理察·波頓爵士，當時同行的是大名鼎鼎的植物學家古斯塔夫·曼。那時他從西部海岸的巴宏迪出發，後來又有二十五人(多是德國人)循同樣路徑前來登頂。

■ 問題

金斯利自詡為夠格的科學家，但記述中卻不時穿插自嘲幽默。試想，她為何如此書寫？

金斯利性別化的記述，顯然十分矛盾。一來她讚頌「穿厚裙是神賜恩典」，慶幸遇到其他歐洲探險家時，對方能禮遇以英國淑女的身分；而另一方面，又稱自己是第三位登頂的「英國人」。這背後有何涵義？

46 女性旅人作家顛覆東方主義再現的主流形式，受到一些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拍手叫好，有些甚至視金斯利等人為原型後殖民主義者(proto-postcolonialists)。並非所有女性旅人都採居高臨下的姿態，以事不關己、科學的態度書寫。此外，她們並非獲得科學學會或政府贊助的官方考察隊成員，因此談話對象往往不是官員，而是所到國家的平民百姓。金斯利認為，真正掌握真實知識的是村落老嫗，而非村裡的大人物。那麼，「女性旅人」(lady travellers)對於造訪之地的知識，由於免除了男性旅人記述中的東方主義，是否會較為優良？

女性旅遊作家顛覆東方主義的說法，其實不可照單全收。對歐洲女性旅人來說，遙遠的地方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能享有自由。她們能行旅、探險、享有權力、獨立自主，這些都是在國內付之闕如的。然而，她們之所以能享有權力、獨立性，又是其種族使然。她們不僅是女性旅人，也是「白人」女性旅人。她們在國內受父權壓迫，來到東方卻能因種族主義而享有自由。此外，由於不具政府、軍事或學術協會成員的身分，女性旅人必須自己籌資以支付旅費。探險旅行所費不貲，唯有富裕女子才可負擔。因此，她們的記述不僅有白人意識，也反應較高的階級地位——不僅涵蓋東方主義對種族差異的假設，也包含對自身習以為常的財富、特權生活之種種假設，這點並無異於多數男性旅人。

思考另類記述時，亦須謹記的一點是，提出可能具挑戰性記述的不僅是女性旅人。在任何社會，均有各種形式殊異的陽剛特質。除了主流陽剛特質(在此意指強壯、獨立的英雄人物)之外，陽剛特質仍有其他的表現形式，只不過這些其他形式往往備受壓迫、被迫隱藏、唯恐遭到報復。可能的情況是，有些旅人會進一步挑戰陽剛特質的主流形式；或身為同

性戀或雙性戀，透過旅行取得表現自我的自由，不須擔憂會被貼上「局外人」(outsider)的標籤，這也是在國內時難以逃脫的。這一點仍備受爭議，畢竟少有人以文字直接闡述。卓萊佛(Felix Driver)在某著作中闡釋地理、探險與帝國的關係，亟欲強調旅行中交織的複雜動機與意義。

探險文化絕非一個同質場域，每位探險家的風格、方法、功能都大異其趣：地理真相探索的形式，形形色色都有。部分是觀眾的因素，畢竟某特定脈絡接受的形式(如冒險故事)，不見得在另一脈絡(科學涵義)就行得通。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十九世紀探險家，都撰寫小說和探險敘事：普遍而言，其故事的目標讀者是女性、孩童，敘事則瞄準男性大眾。如此一來，探險文化是極度性別化的：「科學男人」(the man of science)並非僅是單純的修辭格。然而，要在冒險小說和探險敘事之間劃清界限，又是不對的：以史丹利為例，這些文類界線模糊，根本難以界定何為終點，何為起點。更概括來說，跨越空白空間的行旅，亦即探險的概念，便可充作常見的載體，能呈現不同形式的實踐與不同種類的知識(Driver, 2001: 10)。

47

陸、做為展覽的世界

歐洲大眾認識帝國的方式，多半不是透過旅遊書寫、旅人故事。事實上，有許多通俗文化形式，皆旨在描繪世界各地的圖像，做為教育或娛樂之用。舉例來說，許多廣告主會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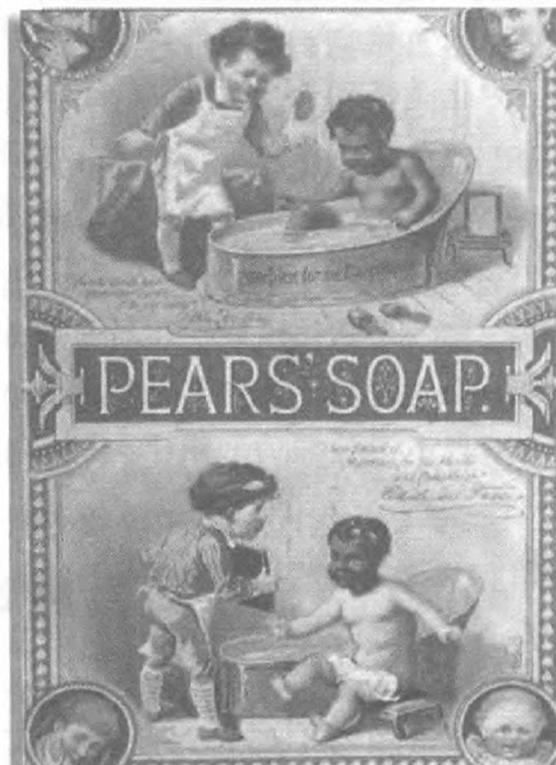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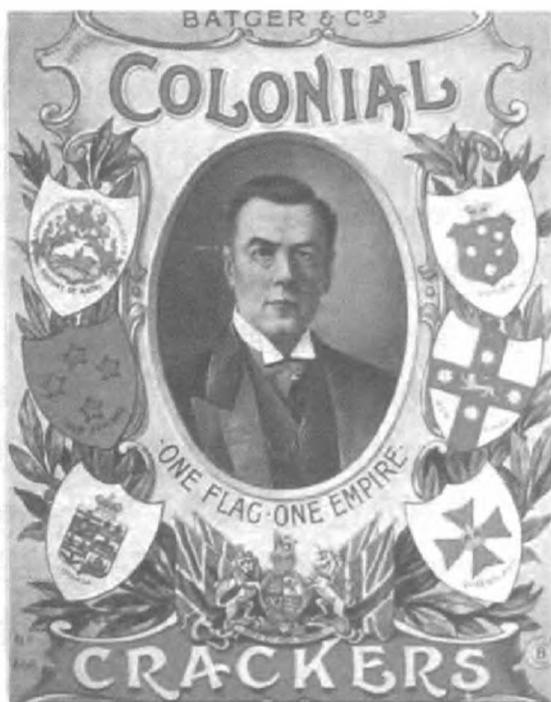


圖 2.3：十九世紀廣告圖像（試想這些圖像使用何種論述、建構何種全球地理連結，而產品、種族、道德之間有何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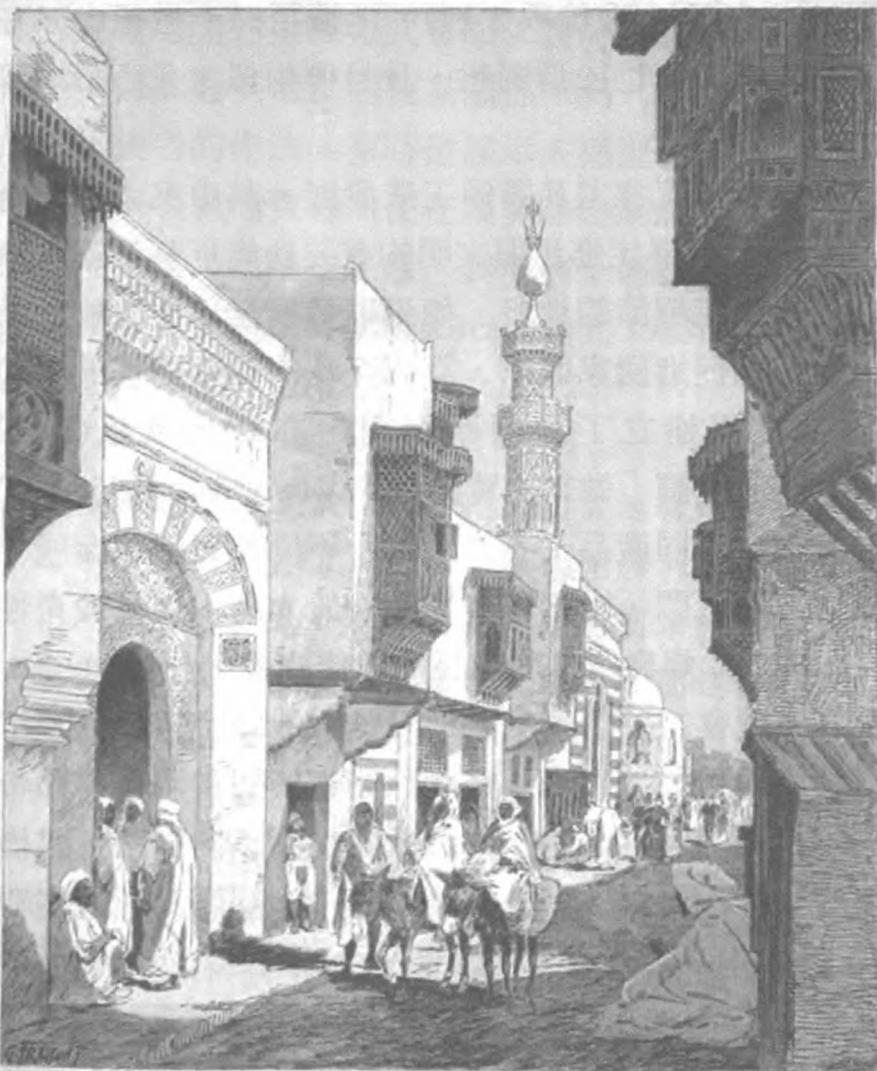
L'EXPOSITION DE PARIS

DE 1889

Pris du numéro : 50 centimes.
ANNONCES. — PARIS ET DÉPARTEMENTS : 20 fr.
Abonner les mandats à l'ordre de l'Administrateur.

Journal hebdomadaire. — 4 mai 1889.
N° 10
BUREAUX : 8, RUE SAINT-JOSEPH. — PARIS

Pris du numéro : 50 centimes.
LA PUBLICATION SERA COMPLÈTE DE 40 NUMÉROS.
Abonner les mandats à l'ordre de l'Administrateur.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UNE RUE AU CAIRE.
Eclairé au Champ de Mars sous la direction de M. Goussier au Caire.

圖 2.4：一八八九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開羅街景，所有景觀皆予以重構，以讓參觀者遊歷不同地方。請與上一章東方主義繪畫的「真實效果」做比較

運用帝國圖像來促銷產品(參見圖 2.3)。

世界博覽會、國家展覽會也提供重要機會，讓歐洲人觀看這已為帝國建造者征服的世界。這些不僅是貿易展覽會，更是各民族彰顯經濟、軍事、文化能力之地。世界博覽會首次舉辦於一八五一年(倫敦大展)，延續至二十世紀中。在此期間，博物館文化也於焉崛起，且目標相似，只不過少了些壯觀場面和娛樂性。

這些世界博覽會尤其讚頌工業發展，其中又以機器為重(科學與機器具有界定進步與文明的重要功能)，旨在讓各國展示其在若干生產環節的進步。如果以發展全球貿易的觀點來說，這是一種促進國家競爭、互惠互利的和平辦法。然而，同時也為世界建立了分類學架構，亦即米歇爾(Timothy Mitchell, 1988)所謂「做為展覽的世界」(world as exhibition)。有不同文化、不同產品、不同人種及不同殖民地來參展。由於差異性五花八門，匯聚科學家和一般大眾，兼具教育性和娛樂性，提供「娛樂、自我成長的極佳機會」。

50 世界博覽會之所以廣受歡迎，是因為結合差異性。不僅展覽原物料與科技，也涵蓋戲劇性的表演與重現，亦即帝國專為國人打造的忠實表演。他們針對世界不同角落，建構鉅細靡遺的街景、景觀，供人們悠遊其中，認識其帝國的新領地(參見圖 2.4)。透過這樣的資訊展示，讓人人均可瞭解。其旨在告知、娛樂、提升品味和道德，可謂是一種不會流於過度的娛樂。十九世紀末，艾菲爾鐵塔便是為巴黎世界博覽會而建造，不僅象徵當時的科技成就，也是賞心悅目的觀光勝地。當時博覽會吸引廣大人潮，收取各式各樣的人場費用(在不同時間與不同日期)。透過娛樂和帝國主義宣傳的結合，來吹捧、馴化該帝國，讓國人認識其意義所在，進而寄予期待。

除了科學與科技成就外，還會置放種種殖民成果的證據，一旁放置國旗，藉此作法來促進民族認同。世界博覽會將民族認同與帝國霸業相為扣連，舉例而言：以再現英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偉大性，讓大眾體認到身為英國人是莫大光榮。

博覽會地理的呈現方式有二：對於殖民地的分門別類，一種是根據其與某市郡的貿易關係，另一則是從進化觀點加以分類。後者的作法，有時是展示人種進化的過程，例如一八九八年水牛城博覽會，便在展覽品之間設立通道，讓參觀者彷彿有穿越人類時空之感。其他例子則較為隱晦，但同樣蘊含微妙意義，如葛林赫爾(Greenhalgh, 1988: 97)描述一九三一年巴黎博覽會時指出：

艾菲爾鐵塔聳立於[非洲、亞洲]當地村落的位址之上，影子投映其上，彷彿一座大型勝利紀念碑。文化／自然的並置，有著震撼人心的簡單樸實，那高聳瘦削的塔，再現了帝國殖民權力，而這些村落則代表被帝國佔領之地。

一八九〇年法國博覽會在伯爵府舉行時，由阿拉伯人提供各項表演，如各項競賽、呈現住所樣貌、綁架無助白人少女等。這些充滿帝國刻板印象的表演，透過其顯著的本真性，以強化東方主義思想(東方主義繪畫的寫實主義也有同樣效果)。

然而，最受矚目的還是「村落」(the village)。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四年間，人們從帝國各偏遠角落被送來博覽會，只為讓人目睹其如何進行日常事務。他們會被提供各種材料，用以建設其住宅；也會被提供原物料，以烹煮食物與製

51 作衣服。每村至多派兩百人，不過通常是五十人左右。這種作法有促進國家建設之效，也兼具教育與娛樂功能，大眾能透過擬仿的自然狀態，觀看什麼「屬於」(belonged)他們。同時，也試圖呈現整體生活觀。這種為客體建立本真性，以科學而非掠奪手段蒐集客體的作法，是博覽會(及博物館)論述的要旨。舉例來說，一九〇一年的倫敦博覽會，展覽了蘇丹村落，在廣告宣傳中指出：「這是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您飽覽我們黝黑同伴的風俗民情，一窺其住家與生活習慣，這些平常只有來非洲的旅人才得以瞧見」。另一場博覽會則展示祖魯族村落，探險家史丹利爵士的觀展心得是真實性十足：

你的「野人」(savages)是真實的非洲當地人，他們的衣著、舞蹈、器具與行動皆真實得無可挑剔，聆聽其歌曲時，我還差點誤以為自己重返艾伯特湖旁的莫桑玻尼(轉引自 Coombes, 1994: 88)。

不像歐洲辛勤建蓋的牢固樓閣，這些村落只是暫時的，僅是表演的一部分。一切僅奠基於日常生活，不具其他重要或恆長意義，如此一來又彰顯東方生活亙古不變以及歐洲變動不息的差異性。

話雖如此，這些展覽會呈現的圖像其實更為複雜。對於當時的帝國與殖民政策，宗教與傳教組織是既褒且貶。這些組織自行舉辦展覽會，展示宗教界人士在殖民地的豐功偉業。其背後的重要目的，當然是募款！而且效果十足，就連英國貧民也不禁設想，自己的情況雖糟，但這些人沒有上帝信仰，處境更是悽慘。一九〇八年「東方在倫敦」(Orient in London)的展覽會上，勞工階級受邀來體會他者面臨的不公不

義，藉以忘懷自身處境。除了這類常見展覽外，還有各式談話、辯論，主題如「西非宗教與拜物主義」、「西非酒類販賣」、「西非奴隸制度」。

宗教展覽會亦呈現了非洲景觀，是一種做為展覽的殖民世界，以將工作中的非洲人納入展品。然而，其投射的圖像迥然不同——他們並非單純的野人，而是技術高超的工匠，能從歐洲人的教誨獲益良多。他們並非沈溺於亙古不變的落後狀態，而是可救贖的「高尚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他們並非『落後』(backward)之人，而是生活儉樸中不失高尚的人，只要願接受歐洲人引導，便能獲得救贖)。此圖像旨在鼓勵資助傳教活動，以期幫助這些人培養勤勞與道德情操。

柒、再現的斷裂

如前所述，針對薩依德《東方主義》的批評原因之一，在於其認為有關東方的再現是單一而連貫的，不會隨時間改變。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是因為他聚焦於治國方策、學術界、高級文化的官方再現。然而，誠如上述女性旅人的例子，東方圖像並非這般連貫或獨一無二的。本章最後要針對階級和民族差異進行一番思索。東方主義僅有單一再現的說法，不僅只有在性別與性慾層面站不住腳。

52

一、階級

進入十九世紀後，中產階級的影響力與日遽增，從而影響了教育與治理上一貫的主流再現。中產階級之所以恐懼聚

集工業城市的勞工階級，是因缺乏瞭解，這與殖民者對未知當地人的恐懼並無二致。尤其令他們焦慮的是，未受教育的勞工階級易受惑於政治煽動家，特別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他們自認必須以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教育這些勞工階級，其中又以性道德、自我控制、自我成長的教育為重。藉由設立博物館、在公共空間設立足以做為勞工階級楷模的名人雕像，以逐步建構所謂的「社會帝國主義」(social imperialism)。當時認為，多接觸博物館文明、高級藝術事物、足作模範的市政雕像，會有助於提升勞工階級，以鄰近感促成潛移默化。

這種文化無疑是深具影響力的，在當今歐洲各城的市中心都仍可見得，但並非均由勞工階級文化所構成——包括較不永久、無文獻記載的文化也相對重要。舉例來說，十九世紀英國的音樂廳之所以飽受歡迎，是因為常以幽默且往往不敬的歌曲及玩笑，寄託對統治階級、殖民主義與帝國的想法，展現民族主義的熱情。當時固然有對歐洲以外世界的東方主義再現，然而，殖民地官員及統治者並不十分討喜。就如二十世紀如〈百鳥嬉春〉(Carry on Up the Khyber)等電影，便將殖民者再現為極度不理性(且有性越軌行為)，且其程度遠高於當地人(參見圖 2.5)。該電影敘事多半旨在挑戰英國殖民計畫有關的強烈陽剛特質，方法是透過象徵的去勢，包括：(1)殖民者的武器；(2)男扮女裝作樂；(3)透過閱兵證明其聞名於世的雄健體魄(身穿蘇格蘭方格呢短裙，未著內褲，絲毫不畏開伯爾山口的酷寒氣候)其實不過是謊言。這部電影最為人稱道的場景，是英國人著名的「上唇繃緊」(stiff upper lip)表情，在(4)晚宴進行過程中，即便身處的建築遭受砲擊，也必須謹守「得體」(proper)的風範禮節。



圖 2.5：〈百鳥嬉春〉劇照

二、民族

如前所述，有人指控薩依德對歐洲知識的觀點充斥了西方主義。歐洲治理內部顯然具有權力關係，少數族群的民族團體始終認為自己備受歧視。在解讀蘇格蘭、愛爾蘭的過去(有時則為現在)時，有些人會以「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的術語來探討其與英格蘭的關係(西班牙巴斯克人也採用該術語)。

十九世紀各國致力於國家建設，企圖將往往多樣與歷史背景相異的團體融入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以階級而言，這是規範性文化的投射，但除此之外，這也存在於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對此計畫而言，世界博覽會上顯然極具重要性，其能堂而皇之展示各民族國家的成功與成就，而

且相互並置。主辦單位積極邀請各人種團體參與盛會，以期觀覽各國不斐成就，並從特定國家多少撈些好處。

舉例而言，相較於位處歐洲邊界以外的東方，英國邊疆的凱爾特人(Celtic)被呈現的方式並無二致。英國人類學家研究殖民地人種的骨骼與身體尺寸，同時也區隔出「典型」(typical)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及愛爾蘭人，以展現英國種族的優越性。這一點在世界博覽會也可清晰可見。邊疆的凱爾特人被再現的方式，絲毫不異於大英帝國展示各人種的方式。愛爾蘭被呈現為古老與鄉下，住茅草屋、跳傳統舞蹈、操一口蓋爾語，而且自給自足、安和樂利、天真爛漫，與並置一旁的非洲村落並無多大不同。同理亦然，做為「該帝國第二大城」的格拉斯哥，即便工業興盛，仍被再現為高地田園。在國家建設的脈絡中，這種作法扮演了重要角色，各民族間的潛在政治差異，則以美學、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現。

延伸閱讀

■ 有關殖民知識

Adas, M. (1989) *Machines as the Measures of M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rnold, D. (1993) *Colonizing the Bo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有關旅遊作家

Blunt, A. (1994) *Travel,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ry Kingsley and West Afric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Driver, F. (2001) *Geography Militant: Cultures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Pratt, M.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Riffenburgh, B. (1993) *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London: Wiley.

■ 有關女性旅人在地理上的角色

Domosh, M. (1991)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95-104.

Stoddart, D. (1991) 'Do we need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 and if we do, what should it be lik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84-87.

■ 有關帝國的普及化

Greenhalgh, P. (1988)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London: Routledge.

MacKenzie, J. (e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權力的景觀

印地安或原住民城市的位置，與歐洲文明界線、歐洲人聚居的軍事營地相距頗遠。[它]往往圍以城牆。樓房緊緊相依，街巷極其狹窄……即便是商業集散地的主街，也只容得下一輛馬車經過。房子高聳、如畫，卻是十分髒亂。市集遍處是五顏六色，露天攤販堆滿五彩繽紛的商品、鮮豔絲綢棉布，還有一落落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就連行人、懶人(東方人總是不慌不忙)的穿著也是豔麗奪目，對愛好色彩之人來說，這座當地城市可謂天堂。雖稍嫌花俏，往背景望去，建築櫛比鱗次、美輪美奐，加上豔陽高照、疏影斑駁，這景象足以賞心悅目。但是若仔細觀察，吹毛求疵的批評家或許會不以為然：此處衛生習慣不佳，疾病繁衍快速。這當地城市引人入勝，卻也危險四伏，難怪歐人都往遠邊駐紮(Platt, 1923, 轉引自 King, 1976: 127)

透過殖民所建構的環境，我們得以瞭解殖民者對當地人及景觀的看法，以及殖民理念放諸實踐的情況——然而結果不見得總如預期！誠如本章開篇引文所言，當地城鎮予人的印象往往令人又驚又恐。各種色彩與圖案雖具異國風情且饒富趣味，但在殖民者眼中，卻顯然缺乏秩序與設計，並非他們所樂見。如上一章節所說，殖民系統之所以強大，是因其對當地人創造知識。如果與當地人區域未有明顯分界，那麼對歐洲人來說是種威脅。因此，他們有時會將當地人區域加以整飭重建；歐洲人更常見的作法，是將住處蓋在其他區域，且往往與當地人保持相當距離。

56

壹、景觀中的權力

以景觀而言，殖民主義旨在將其轉型。殖民知識是根據已知的分類學架構，由負責為世界整飭秩序，殖民景觀的工程師，試圖將各殖民地整頓為可知型態。於是乎，殖民景觀獲得重整、變得衛生、順從管制、並重新結構化，以增進經濟活動發展。因此，這些景觀不僅純然反映出殖民野心，也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成為其社會技術和權力策略，以將該城市、小鎮或莊園居民，加以融合、分類、規訓、控制及改革。其意圖在於，透過建築樓房和城市改造，逐漸影響當地人的天性。

各城市的在地殖民權力若有不同，景觀中的殖民權力框架要素也會有所殊異，但其中仍有以下共通要素：

- 教會（特別是在拉丁美洲）

- 貿易公司例如英屬東印度公司等。
- 軍隊(他們期待景觀必須有條不紊、清晰可見，以便控制)
- 殖民國本身

透過這些制度的行動，殖民政策能藉由殖民空間與實踐得到落實。

以許多情況來說，殖民過程的第一階段，是攻佔原屬於前統治者的土地，用以削弱當地制度的權力。在此同時，還能逐漸損壞其經濟基礎，且攻擊其象徵性權力。征服者接管具象徵意義的遺址，無論是宗教或政治遺址，歷來都有不少例子。舉例來說，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便在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提特蘭遺址，建立首都墨西哥市。他們先摧毀原城市，再於原址打造新城市做為權力的標誌——掌握原有秩序的權力。以其他情況而言，殖民者必須架構起傳統權力的要素，如此一來才能鞏固殖民統治。法國在摩洛哥的殖民者，便將位於拉巴特的蘇丹宮廷重建，將總督官邸設在原宮廷旁，其目的便在於利用此關聯的象徵性權力。

景觀的權力

因此，有關歐洲征服的論述，必須進一步透過景觀來表達。鄧肯(James Duncan)更主張，因為景觀的運作原理能促使特定價值觀自然呈現(是不理自明的真相，而非經由他人意見使然)，另外，由於不具政治性，景觀極具有重要性，其存在是再自然不過。然而，景觀中仍隱含特定價值觀。試思考下列擷取自鄧肯的引文：

景觀是一文本，以營造形式(built form)的語言書寫

而成，能讓其所呈現出並在其中生活與工作之人易於閱讀，並能下意識地予以理解，景觀特徵之所以具有權力，是因人們能輕易在情感與知識上理解其特徵，能透過拜訪、觸摸以及崇敬等加以瞭解，尤其重要的是，人們會將這些特徵視為正確無誤與理所當然(Duncan, 1992: 81)。

我認為，景觀是文化系統的中心要素之一，由各客體井然有序地組合而成，這種文本藉由社會系統的溝通、複製、經驗以及探索，而成為一種表意系統(Duncan, 1990: 17)。

……城市景觀是一種寫於空間且永不改變(carved in stone)的政治傳單，這種景觀是權力實踐的一環(Duncan, 1992: 86)。

權力如何在殖民都市景觀中運作？

首先，我們必須借用傅柯的作品，尤其是他對**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概念化。這是根據邊沁(Jeremy Bentham)(參見圖 3.1)所設計、規劃複雜的監獄之藍圖。該監獄圍繞一座中央塔而建，監獄外牆內側設有個別牢房，所有囚犯皆關於此處。只要站在監獄中心點，便可飽覽所有牢房，個別牢房之間有牆壁相隔，因此囚犯間無法相互聯繫。守衛的塔位於中央，周圍有細小的狹長窗子，讓守衛能觀察囚犯，但囚犯無從得知自己何時正受監視。因此，他們時時都不得馬虎，以免守衛正在監視自己。但傅柯最感興趣的是，囚犯無從得知自己何時會受監視，這麼一來，便根本不須任何守衛看守了。這種建築結構有助於規訓囚犯，中央塔所散發的凝視權力，能確保囚犯自我約束。傅柯認為這隱喻了當代社會的運作方式。有別於早期社會採用的暴力控制手段(不服從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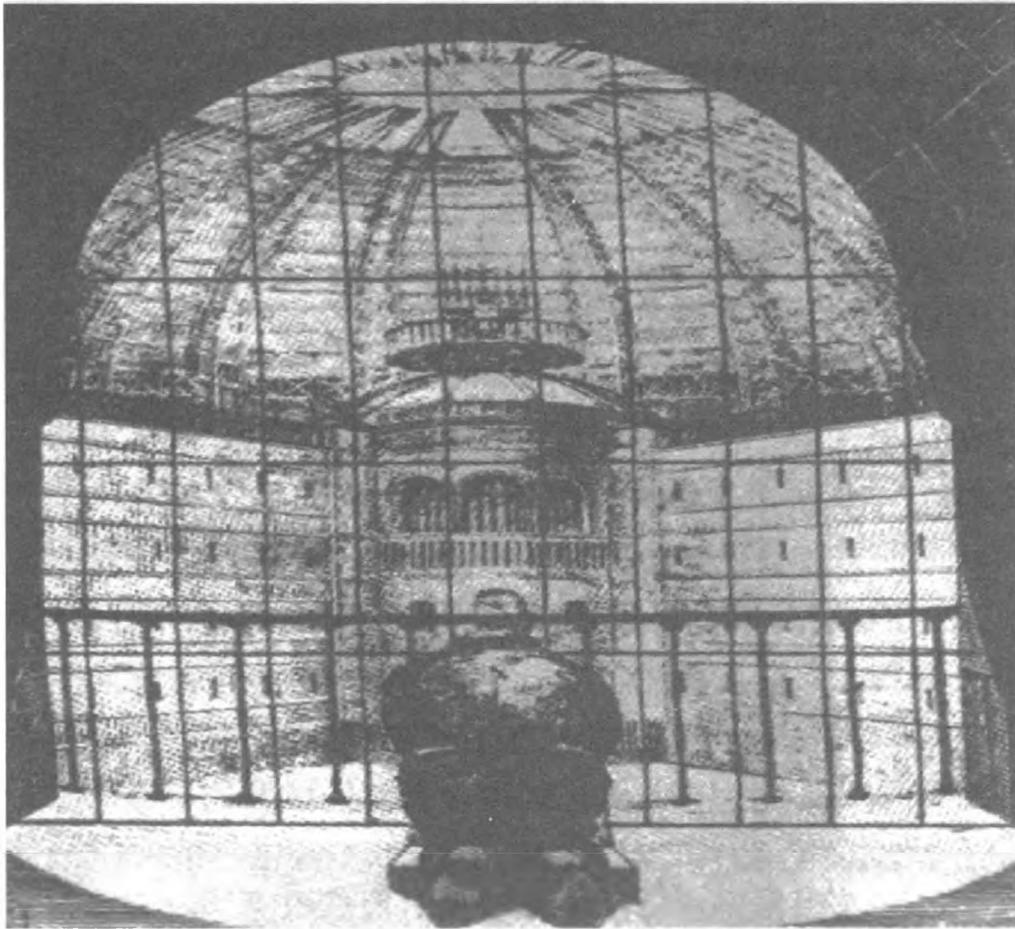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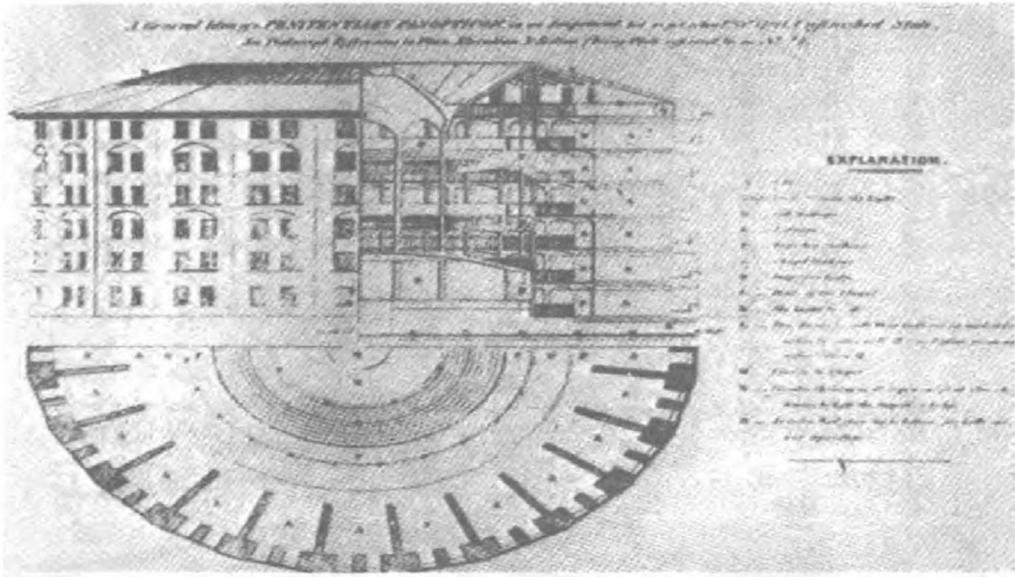


圖 3.1：邊沁的圓形監獄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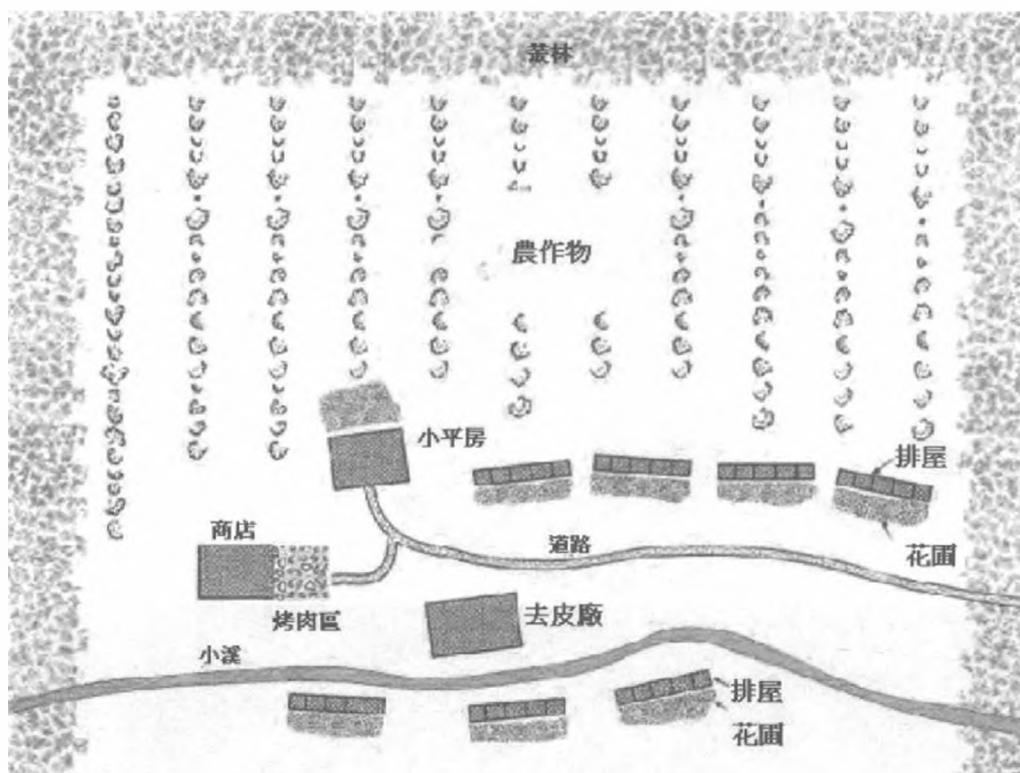


圖 3.2：十九世紀中葉咖啡莊園示意圖。其中「排屋」為工人住處

者的人，會處以觸目驚心的公開刑罰，如絞刑等)，這種作法讓人們一輩子都可能受到監視，無論是上學還是工作、或是身處於典藏知識的國立機構。

因此，以殖民景觀而言，經由景觀巧妙運作，我們能看到權力的操作(the operations of power)。舉例來說，殖民莊園會刻意規劃，讓工人住所及農作物的排列方向，有時恰從主人或管理員住處向外輻射，有時則按直線排列以便監視(參見圖 3.2)。如此一來，便有些類似圓形監獄塔的守衛，能從中心點監視工人，工人往往無從得知究竟自己是否正被監視。

傅柯對現代社會的隱喻，一直以來都深具影響力，但後

殖民學者認為，那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模式，是有所偏頗的。西方社會備受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主導，此一論證雖說服力十足，但殖民主義下的統治權力，為求鞏固控制力，依舊採取驚人的權力形式(如暴力的公開行刑)、規訓景觀的微妙手法。

因此，要探究殖民景觀中的權力如何運作，我們必須從其他角度來瞭解。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是另一名研究建成環境的法國哲學家，他與傅柯的意見截然不同。他不認為權力是悄悄流通於所有關係之間，而是能在景觀中以目視觀察。透過設立殖民建築，在地人能從殖民者紀念性建築觀察到其公開反映的權力。建築是殖民者權力的隱喻，意圖震嚇新臣民。這裡的凝視恰與傅柯的模式相反，原因在於，傅柯模式旨在藉由凝視臣民，以營造形式促進規訓；而巴塔耶模式則是由臣民凝視建築中的權力象徵。

在殖民地興建市政建築之目的，往往是要讓被殖民者感到欽佩，謹記新統治者對景觀的權力。儘管如此，還必須注意的是，這類建築通常建於首都與主要城市，相較之下，設立他處的建築往往顯得樸實無華且平凡無奇。對於殖民建築的投資會因位置而異。譬如，英國挹注了大筆時間與金錢來改變印度的景觀，但對其他多數非洲殖民地卻並未如此，如此也反映出英國看待各殖民地的相對價值。

60

英國人在印度的新首都創造權力景觀。根據其計畫，新德里旨在融入壯觀巍峨的建築，以強化英國宰制。這項計畫反映英國人有意識之意圖，欲將印度人民文明化。愛德華·勒琴斯(Edward Lutyens)是該計畫及其他主要建築的建築師，對於印度建築遺產不屑一顧。他認為在歐洲人抵達前，印度除了石造帳篷外，根本毫無任何建築可言(Irvine,

1981)。他與許多其他當時的歐洲建築師都認為，伊斯蘭藝術是女性化、結構不周，徒具異國風情，虛構而成，因而是切不實際的。在他來看，相較於其他千古不變的建築風格，歐洲建築是與時俱進的。因此，英國建築應發揮「改善」當地人的功能，特別是透過公共建築與博物館。街道的秩序與結構、知名公共雕塑的卓越表率、讓人增廣見聞與啟蒙文化的博物館等等，皆被視為能對被殖民者產生正面的影響——這類營造形式的文化本質，旨在「抹去」殖民觀者的道德及價值觀。如前所述，維多利亞時期的資產階級，在英國時對勞工階級亦有相同計畫，畢竟在他們心中，勞工階級亟需接受相同的道德指導與啟蒙。

顯而易見的是，要從無到有興建新城市是相當所費不貲的，但英國殖民者禁不住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情緒的蠢蠢欲動。印度國大黨(Indian Congress Party)於一八八五年形成後，對於殖民的反對聲浪日益高漲，但殖民現象仍持續到二十世紀。為此，英國人自一九一三年起，大刀闊斧建立新德里。這個城市圍繞兩條勝利大道而建，分別是國王路與女王路。根據這項計畫，在各棟政府建築之間，建有主要街道相互連接總督的官邸(地勢較高，能眺望一般大眾)，以便鞏固秩序。總督官邸大門口的獅子雕像，更進一步象徵了英國特質與力量。景觀中也有戰爭紀念碑，但無一是紀念印度和英國之間的戰爭。反之，這些紀念碑緬懷的對象，是英國及其帝國與他國征戰時，戰死沙場的印度人。其意圖顯然是要強化帝國內部的共同認同，非要增進手足情誼，而是意圖讓印度與英國產生家庭關係，英國亦父亦母，被殖民者則是亟需英國指導的孩童。

更一般來說，一個新興的殖民城鎮模式中，每一城市均

61



圖 3.3：互為對比的德里街景。上圖：舊德里的擁擠街道
下圖：新德里「井然有序的」景觀

62 包含兩個個別聚落，分別是東方與西方的住宅區。行政官員刻意將兩者區隔開來，名義上是基於衛生安全因素，讓歐洲人免於受傳統住宅區蔓生的疾病侵擾與顯見的暴力威脅。然而在此同時，兩區又必須距離相近，讓工人便於通勤及服務歐洲人，同時也促進軍事控制。在歐洲殖民者眼中，東方住宅區與迷宮相似，唯有歐洲都市的設計才足以反映秩序與理性。他們往往會直接干預當地住宅區，以彰顯秩序的重要性，無論在實際面或道德概念上。為了闡述相關現象，庫馬(Kumar, 2002: 95)以十九世紀被殖民的馬德拉斯(Madras)為例：

衛生稽查員(一名印度人)受派每日檢查衛生狀況，針對清潔及個人衛生來教育當地人，以防衛生滋擾。據信「他們會說明服從衛生法的好處，而且這些衛生法簡易可行，如此一來，一旦時日一久，人們便能適應諸種因地制宜的措施，讓其村莊社區的衛生狀況獲得改善」(Ranking, 1869: 2)。地方行政長官指出：「我會指派這些稽查員前往特定團體或村落……這些稽查員不必受過高等教育。只要瞭解如何監看及舉報『衛生滋擾』(nuisances)就可以了」(Ranking, 1869: 4)。

[……]

衛生稽查員必須服膺於地政總警司(由一名歐洲人擔任)家父長式主義的管理，這位總警司據稱是「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負責檢查當地附屬者是否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依照殖民當局命令，說明道德與衛生均是維繫秩序的要素。

這種整頓景觀秩序的作法，目的主要有二。其一目的深具實際意義，是為方便維持治安及防衛；但另一方面，則深植於哲學立場：反映歐洲人心目中所謂的西方思維要素，亦即理性科學秩序，這一點已於上一章闡述。

身為地理學家，必須謹記殖民者賴以運作的景觀。雖然景觀運作方式奠基於殖民計畫，但這些計畫並非總能落實於現實生活。帝國主義建築風格彰顯權力／知識互為交織的結構，以隨處鼓吹殖民主義，然而，可得物資、財源及環境狀況，都可能造成某些侷限與限制。許多針對殖民實踐的後殖民批評，都源自於文學和文化研究，這些研究傾向將焦點置於計畫和文獻，而非殖民主義的每日實踐(本書最後會再加以探討)。然而，在首都之外的殖民生活，泰半是平庸無奇，建築也須取決於當地狀況與可用資源。殖民者雖試圖施加一種秩序的圖像，卻非總能大獲成功。楊(Yeoh, 1996: 10, 13, 15)在著作中探索被殖民的新加坡時指出：

因此，殖民都市景觀並非純然是一種重寫本，不僅能反映殖民社會不對稱權力關係的印象，同時也是規訓與抗拒的地帶，是不同團體援引的資源，是殖民者與被殖民團體兩方(both)於每日論述進行衝突及協商時，競相爭取的目標。其體現了社會中宰制者與附屬者間的權力協商，且各自擁有其真實與實踐的版本。

[……]

如戈登(Colin Gordon)所言，若認為規訓權力的「機器」(apparatus)具有絕對「全能」(omnipotence)，會使論述(discourse)領域與實踐(practices)、影響

(effects)兩者相為混淆，畢竟論述領域內部的「有權者」(powerful)意圖及構連的事務(例如有關衛生科學或都市計畫的論述)，或許在移轉至真正實施及技術的領域時，未能完全落實，甚至可能產生始料未及的後果與影響。除此之外，照此說來看，規訓權力試圖控制的對象並無能採取反制策略，因而也無法挑戰規訓權力或修正其影響。

[……]

這些反制策略包括各種「積極」(active)形式，如以暴動、示威和罷工為手段來表達不滿等。相較於這類「積極」與「英雄式」(heroic)的抗議形式，更為常見且較不費功夫或不至於導致犧牲的是「被動」(passive)且頗不壯觀的手段，旨在反制及動搖殖民控制。社區對外可採取明顯屈服的態度(或至少不抗議)，實際上則對殖民權力施加的措施加以漠視、甚至百般阻撓。對於合作的要求，他們會故意拖拖拉拉，或乾脆拒絕讓步。[……]他們會悄悄收回順服心態，不讓該行為本身引起注目，亦不傾覆廣泛性象徵的主導秩序與殖民世界應有的倚賴姿態。即便這類形式的抗拒逐漸遠播，足以讓殖民主義者注意到其草根政策效率不彰的問題，但這些抗拒往往過於分散、匿名、平凡無奇，因此，很難針對這些罪魁禍首立即採取有效行動。

因此，殖民都市景觀並非僅是一張表面，反映著殖民社會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影響，同時也是殖民者、被殖民團體「二

者」(both)產生衝突時，均力圖汲取的資源。它體現了宰制權力的協商，以及社會中宰制者與附屬者間的抗拒，且雙方皆有其真實與實踐的版本。被殖民者或在公開場合舉止合宜，但這不代表他們會將景觀蘊含的意義內化。身處安全的私有空間、待在家中、或與朋友相處時，他們或許會表達迥然不同的詮釋，對殖民者營造的景象加以質疑或嘲笑。

此處必須注意的是，上述權力概念在景觀中的運作方式，並非只存在那遙不可及的殖民過去。以景觀彰顯某團體優越性的作法，或許在南非種族隔離期間顯得最為猖狂。種族隔離制度起於一九四八年，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宣告結束，其運作係奠基於三種空間尺度(指個人、都市居民、民族)，旨在將這些種族(白人、黑人、有色人種、以及亞洲人)區隔開來，對公共設施或住處皆有不同取用權。因此，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人們對資源及生活機會也有不同的取用權。

64

貳、抽象空間：殖民景觀、工作與身體

為殖民領土製作地圖、計畫，以及建立土地所有權等，會創造出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91)所謂的「**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根據列斐伏爾的觀察，控制空間生產的同時，也控制了社會生產與複製的過程。其根本原因在於日常生活的商品化與官僚化，亦即將空間數學化及秩序化(挑戰了空間的原始秩序)，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認識及治理殖民地。如前所說，地理學家是完成任務的主要人士，負責為殖民地繪製地圖、丈量距離、標明土地所有權等。藉此過程，

殖民地變為生產的地方：土地銷售、徵稅(可能意指所有權概念未曾存在的土地)，並透過生產有關該地區的知識，以協助殖民者統治。

已有不少作家闡述資本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然而，資本主義蔓延到殖民地時，不僅現代性成為帝國主義計畫的要素之一，文化轉型也奠基於帝國主義知識。鄧肯(Duncan, 2002)認為，「抽象身體」(abstract bodies)的建構必須遵循抽象空間。所謂的抽象身體是指溫馴、好用、受過規訓、理性化、規範化、以及能控制性慾的身體。簡言之，這些身體是須加以保護的經濟投資，應盡其所能加以運用。

鄧肯(Duncan, 2002)在其有關殖民莊園的著作中，從殖民都市空間生產的概念衍生出殖民地的非都市要素。他主張，在錫蘭等殖民地生產抽象身體時，必須針對某人種進行文化轉型，方法是試圖創造一種去文明化(de-cultured)的新式工人，可在殖民莊園產生高效能的勞動。

莊園主人的概念，係奠基於某種十九世紀的信念，該信念認為，一般認為有高度相關的問題，如種族、道德墮落、疾病、物質腐敗與政治混亂等，均能以科學辦法加以化解。他們試圖將被視為有缺陷的當地人身體，轉型為勞工的抽象身體，這種身體在時空中能順應抽象的勞動例行事務。一八七〇年代錫蘭的首席醫療官，對於當地工人或「苦力」(coolies)的看法是：「苦力天性散慢、怠惰和聽話……有強烈動物般的激情」(轉引自 Duncan, 2002: 324)。派遣至殖民部時，總督魯賓遜聲稱：

相較於我們在錫蘭交涉過的其他東方人，泰米爾的苦力最為任性，因此或許也是最單純的。就像孩子

一樣，需要別人強加管教。他一定得知道自己受到家長式權威的管制(轉引自 Duncan, 2002: 324)。

根據上一章涵蓋的控制與理性概念，莊園主人深信只要確立例行工作，便能創造出效率極高的勞工。將東方「怠惰、縱情玩樂與沈溺感官的人種」轉變為效率高的勞工，能「啟發無數有關監督及控制技巧的論述」(Adas, 1989: 258)。例行工作的中心概念在於，當地人的身體是有缺陷的，而歐洲人的身體則是抽象而理想的。此觀點依據的信念是，相較於歐洲人，當地人種是較接近大自然的。舉例來說，工資多少依身體特徵而定：一八七〇年代，男性工資是九便士，女性是七便士，孩童則根據身高定奪。莊園主人認為，為了勞工好，限制工資是必要措施。既然他們親近大自然、有動物般的激情與需求，其工資只要夠活即可。在莊園主人來看，既然當地人只須滿足自身身體上的需求，那麼提升工資也無濟於事。此外，工人若不做事，便要處以身體上的規訓。之所以應施以體罰，是因為這些工人的本質是身體化的。因此，讓當地工人在莊園的抽象空間勞動，據信能為其帶來屬於自然的身體之改善。

莊園被視為當代科技，能重組空間、工具、科學設備和其他物質資源，融合具文化異質性的居民，並藉監視與控制的時空策略，讓他們褪去先前的社會依附，進而重組成爲工人(Duncan, 2002: 317)。

在他們眼中，當地人的身體是大自然的實例，能透過勞動加以耕耘，同時更藉由莊園的抽象空間，創造工人的抽象

身體。因此，當地人的身體能因勞動而西方化。再來看看這位錫蘭首席醫療官的觀念，這項說法便豁然開朗：

他說，苦力之所以能轉型，都要歸功於「勞動的天才」(genius of labour)。他的面容「反映那初喚醒的靈魂、力量與能力的自覺，這都是過去蟄伏已久、未曾展現的一面。其面相多了一分男子氣概和智慧，這也是過去那位未經世事、未文明化、初登陸的苦力所付之闕如的」(轉引自 Duncan, 2002: 326)。

66 帝國主義的知識超越時空之指令所指向的理性、秩序與自我控制)，是當地人所缺乏，而殖民者所擁有的。藉由對當地人施加工作規訓(在莊園的抽象空間中，提供一種時空秩序)，莊園能將當地人從僅具文化標記的身體轉型為勞工，而資本主義也得以在殖民地傳播。他們會宣稱，辛勤工作有益被殖民者(而非將此視為對被殖民者的負擔，只不過這是更為常見的詮釋)，因此這得來毫不費功夫。因此，根據這種論述主張，殖民者的需求與當地人的好處並無二致。

參、家園景觀

某層面而言，權力要能將陌生事物加以馴化，換言之，要能在遙遠異國創造家園。殖民主義者不免會根據其所熟悉、瞭解和珍視的風格來興建城市與住處。身處殖民地時，歐洲人會複製家園生活，只有一點不同，亦即種族有階級之分。身處殖民地時，殖民主義者擁有較高階級地位，希望複

製家園景觀，但要多幾分奢華。前往殖民地居住的歐洲人，並不希望過和國內一樣的生活，而是要能過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說，他們會在殖民地設立歐式建築，即使其與當地風格和環境格格不入(參見圖 3.4)。

顯而易見的是，在帝國多數地域來說，氣候都是再造家園的一大阻撓。無論是建築或生活方式，都必須有所妥協，以因應酷熱與潮濕的氣候。一八一九年以降，在南亞殖民時，為求妥協，殖民者興建山區避暑小鎮(hill station)，做為高海拔的休憩處，以避開暑氣、塵土及當地人。一八五〇年代，每值炎熱的夏季月份，殖民政府便實施政府易地輪流值班。一來是要為歐洲人創造更舒適的環境，二來據信能讓行政官員免於氣候的不利影響。

除此之外，還有更直接的健康問題。在殖民者看來，所有當地人都是不健康的，因此隔離政策是勢在必行，在殖民城市亦無不同。疾病不僅與道德主義有關，也與字面上的身體涵義相關。山區避暑小鎮之所以理想，是因氣候對人體較健康，且能遠離印度的稠密人口。誠如一名當代訪客所言，這些山區避暑小鎮是「聊作慰藉的小小英格蘭地帶」(comforting little pieces of England)(轉引自 Kenny, 1995: 711)。

由於與大自然有更緊密的鄰近感，女性據信會更易受印度極端氣候的影響，因此這一點尤其重要。為確保女性(和其道德)不會淪為暑氣的犧牲品，必須讓她們定時躲往山區避暑小鎮。此外，這樣的環境還能種植歐洲植物，興建歐式住房、俱樂部，從事歐式娛樂，創造更具說服力且易於辨識的家園景觀。這些莊園還冠上英國名字，如伊頓(Eton)、潘恩山莊(Pine Hill)、格洛斯特(Gloucester)以及威爾特郡(Wiltshire)。莊園主人也以鄉紳風範示人。一八七七年，一名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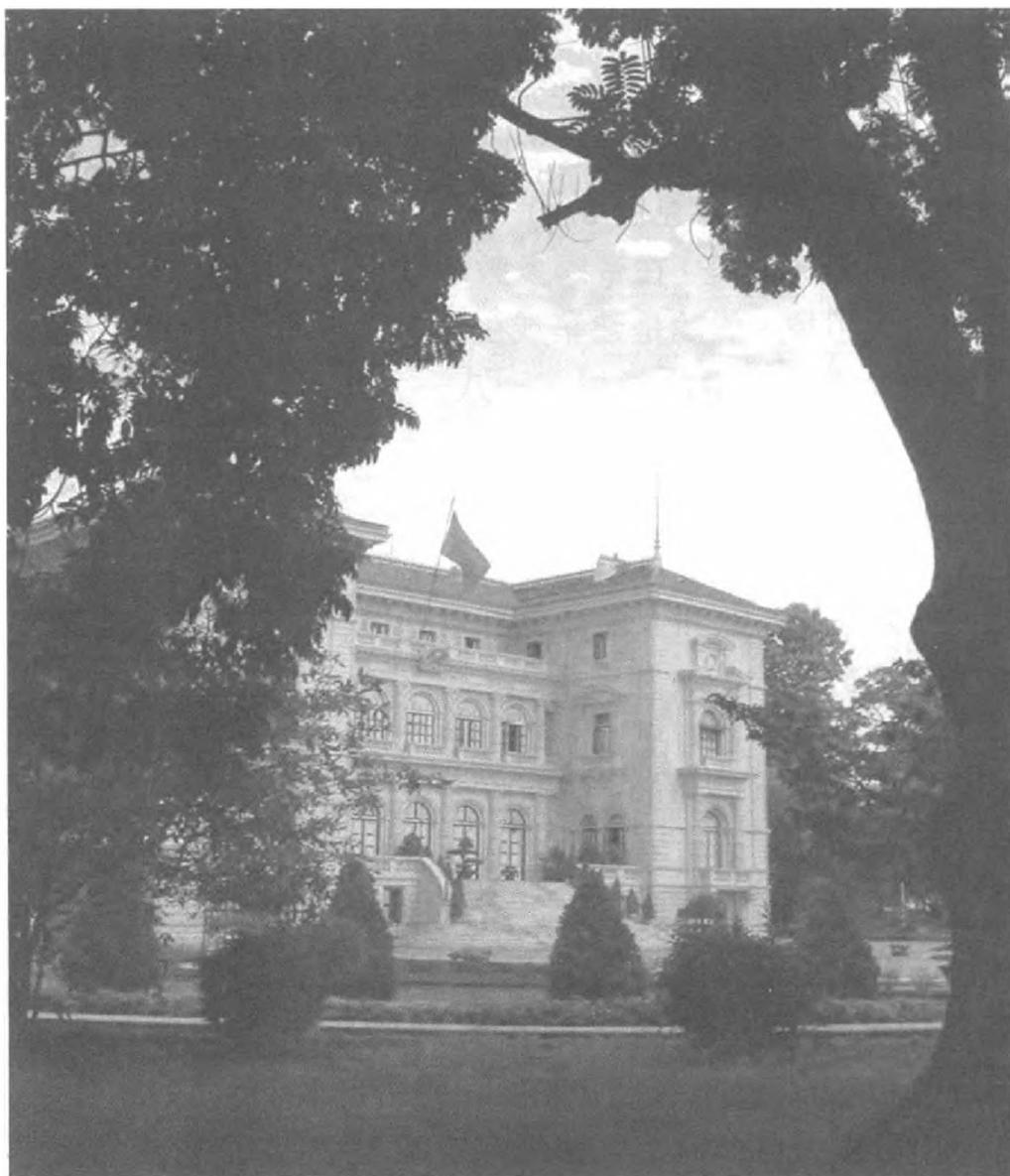


圖 3.4：越南河內的法式建築

評論家談及南印度烏塔卡蒙德市：「我敢說那裡猶如天堂……下午陰雨綿綿、道路泥濘，但那雨多麼『英國(English)，連泥濘也多麼『英國』、多麼美味」(轉引自 Kenny, 1995: 68 705)。山間駐地景觀予英國人十足熟悉感，讓人差點誤以為置身英國。

我們再次瞭解到，殖民主義權力能為當地景觀書寫意義。殖民主義者能馴化不同景觀，使之變為一種熟悉而已知的形式。如此一來，便能讓身處異地的他們有回到家園般的自在感(在此同時，或許也讓置身於自己土地上的當地人感覺格格不入)。

延伸閱讀

■ 有關殖民景觀的建構

Carter, P. (1987)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 Knopf.

King, A.D. (1976)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Mitchell, T. (1988)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yers, G. (2003) *Verandas of Power: Colonialism and Space in Urban Africa*.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Yeoh, B. (1996) *Contesting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有關抽象空間與抽象身體的創造

Duncan, J. (2007) *In the Shadows of the Tropics: Climate, Race and Biopow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 Aldershot: Ashgate.

Duncan, J. (2002) 'Embodying colonialism?: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19th century Ceylonese coffee plantation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8 (3): 317–38.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有關殖民景觀的馴化

Blunt, A. (2005) *Domicile and Diaspora: Anglo-Indian Women*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Home. Oxford: Blackwell.

Kenny, J. (1995) 'Climate, race, and imperial authority: the symbolic landscape of the British hill station in India',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5: 694–714.

在雅克亞諾(Jean-Jacque Annaud)的〈象牙海岸〉(*Noirs et Blancs en Couleur*)(1976)這部電影中，不僅傳達殖民經驗泰半為平凡無奇的日常本質，也探討殖民景觀的高度符號本質，該片已發行英文版黑白片 DVD (2003).

第二部分

後—殖民主義

如前所述，根據傳統記述，去殖民化興起於殖民主義之結束。然而，後殖民取徑認為，殖民與後殖民時期之間具連續性。長久以來在經濟層面，新殖民主義〔字面意思是「新」(new)的殖民主義〕的概念一直備受爭議——意指前殖民地與曾統治該地的權力之間，仍存有依賴關係——在此，我們要檢視已知的殖民方式留下的遺產。第五章將探討後殖民世界秩序的形態，以瞭解其是否已與西方等世界的二元性脫勾，而這種二元性是薩依德等人觀察到的殖民時期現象。此外，也將思索美國的發展理念和第三世界如何取代殖民關係，進而蔚然興起。第六章將檢視異國情調及他者——殖民旅行寫作及探險的核心概念——在後殖民時代中獲得重新表述，世界各地均已被探索而認識，此外，也將檢視世界各地如何淪為商品，在世界經濟體流通。該章除了將討論全球化與文化同質化，也會探討在此過程中，世界各地如何採取抵抗，並針對文化歸屬與認同提供另類表述。

新秩序？

如果無法消除貧苦、文盲和疾病，那麼政治主權只不過是種嘲諷。未來如果希望渺茫，那麼自決也不過是個口號。

71

這也是為何我國歷來毫不手軟投入資金技術，協助他國自立自強，如今又正式宣布，眼下的一九六〇年代將是「聯合國發展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Development) 在該決議框架下，聯合國提倡經濟發展的現有努力，將能獲各界齊心協力並發揚光大。區域調查及培訓機構，也將匯聚人才及集思廣益。藉由新研究、技術支援與先驅計畫，為開發土地及水域開拓財源。這些發展可謂一種合作事業，而非競爭事業，旨在讓各國突破制度及信仰隔閡，成為真正享有自由法治的平等國家。

我理想中的世界是由各個自由平等的國家所組成。有人指出殖民主義是本大會的關鍵議題，這點

我們不加否認。然而，探討該議題時，我們必須廣為觀察取角，以求全盤考量。

一方面來看，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各地紛紛宣布獨立，將近十億人口、九百萬平方哩的領域，成立四十二個自由獨立國家。「附屬」(dependant)領土的居民，佔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二。

傳統殖民主義尚存的問題，仍是現有機制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一點不容忽略。這些問題能以耐心、善意和決心來加以解決。我國會在責任範圍內，試圖協助各國盡快以和平方式，從殖民地狀態變為平等夥伴關係，而非坐視旁觀。對於這源源不絕、洶湧澎湃的自決浪潮，我國深感同情，並將傾力支持。

然而，殖民主義最殘酷之處，不在以舊國剝削新國家，不在以淺膚色人種剝削深膚色人種，亦不在富國征服貧國。我國曾是殖民地，深知殖民主義的涵義：恃強凌弱，剝削征服，以少欺多，人民被迫受其治理；無論各大陸、各階級、各膚色的情況皆然。

72

甘迺迪總統《聯合國演說》(*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發表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紐約

對於殖民時期進入尾聲的情況，本章將從各文化角度來加以思索。本章尤其會探討當時對於世界將走向「終結」(closing)的恐懼心態，因此勢必回到康拉德(Joseph Conrad)

對差異的浪漫思考，並探索有關西方與其他世界關係的嶄新見解，其中又以「發展」(development)概念最為重要。在此時期，歐洲宰制漸為美國宰制所取代，人人懷抱樂觀憧憬，相信世界將邁向欣欣向榮。然而，世界究竟改變了多少？

壹、地圖不再有空白處

二十世紀初，世界各地皆被殖民，無一處不為歐洲人所知，因此人人心懷恐懼，唯恐地圖上不再有尚待探索、征服、及轉換的黑色區塊。約莫在一八八〇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人趕搭「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熱潮，競相佔奪非洲大陸，但熱潮過後，世上能供歐洲人征服的領土所剩無幾。如前所述，殖民主義背後的推力是理性與科學議題，但其中也穿插了浪漫議題，如「高尚的野蠻人」(noble savage)及未探險之地的神秘。透過浪漫，能滿足對冒險、犯難、刺激及他者的種種慾望。對此，薩依德的說法極具說服力，他曾表示，數世紀以來，東方為歐洲提供這種浪漫空間，但隨十九世紀末到來，歐洲殖民主義將全球瓜分殆盡，這種情況也宣告結束。地圖上再無剩餘的空白處、未知的危險地域、其他未知數以供英雄證明自我。

隨著探險及隨後的殖民統治機器，世界被區分為二，一是安全的已知世界，一是充滿魔術、神秘、失序、他者、有待發現的非西方世界。透過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過程，能將他者馴化並整頓秩序，進而促其門戶開放。然而在此同時，也將他者、異國情調及興奮之情予以消弭。十九世紀末，這種浪漫情懷似乎式微，隨之而起的是貫穿後殖民文化的主

73 題：失落感。在殖民主義驅使下，全球現代化來勢洶洶，使他者及具異國情調的「其他地方」(elsewheres)面臨消逝。有些人認為，帝國主義會威脅他者的浪漫，將同質性與安全帶往世界各處。在他們來看，冒險已逝。

以康拉德看非洲地圖為例，他語帶失望表示，任何地方都已被命名且認識(地圖上所有空白處均已填滿)如此一來，這塊大陸的神秘性已遭搶奪：

孩提時，我便對地圖有莫名熱愛。我會凝視南美洲、非洲或澳洲，沈醉於探險的無盡光榮，一看就是數小時。當時，地球上許多空白處，每當看到尤其引人入勝之處(每個地方都是如此)，我便會手指著它說：長大後，我一定要去那。還記得，其中一個地方是北極。但至今未曾前往，目前也沒此打算。光輝已去。其他地方散布在赤道周圍，緯度各異，盤據兩半球各處。這些地方我是去過一些……嗯，暫且別談。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或說是最空白的)地方，我曾經亟欲前往，一探究竟。

沒錯，那裡再也非空白處了。從我少年時代開始，那地方便填上了河川、湖泊和名字。不再是令人嚮往的神秘空白處，不再能讓男孩朝思暮想。名符其實成了黑暗地方〔康拉德《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

無論結果是好是壞(如開篇引文中甘迺迪抱持的樂觀，或康拉德的失望)，殖民時期的結束，似乎都為世界秩序掀起一波改變。表面上，二元結構彷彿消失無蹤，在後殖民主

義下，世界有了新秩序，東方被重塑為「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然而如前所說，薩依德指出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地理，時至今日依舊存在。因此本章首先要探討去殖民化的常見故事，繼而思索新興後殖民世界秩序的本質。

貳、去殖民化

誠如第三章所述，殖民狀態極仰賴知識權力來維繫，亦即要控制當地人，就必須先認識這些人。為此，必須建造一個當代國家，為殖民地空間創造秩序：針對地圖空間與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加以定義與分類，並進行普查以計算人口，將度量衡標準化，讓貿易及商業更合乎效率和理性，並學習當地語言和習俗。要對國家進行微觀控制，日常工作勢必相當繁重；中層管理工作枯燥乏味，難以吸引旅居殖民地的歐洲人。因此在特定脈絡中——尤其是南亞——學校專收當地菁英，以培訓國家中低層級的治理人才。如此一來，也能強化殖民者的價值觀，讓當地人加以內化，並確保其適恰及妥當性。

74

諷刺的是，有人主張此過程會加速反殖民運動的興起。建構殖民治理時，必須引進文官制、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鐵路、地圖，並統一官方及教育語言。這種作法不僅能提升殖民權力治理的效果和效率，也能激發另一種替代性想像：後殖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原本多樣且分歧的人口，尤其是該人口中的菁英成員，首次能自我想像為一社群，擁有共同利益、歷史及認同。這在印度尤為如此，英國殖民者興建鐵路，將英語訂為治理的共同語言，為

的便是將各個區域相連起來。有了印度地圖，原本互不相連區域的居民得以目睹其共同困境；原住民語言眾多而分歧，如今有了英語，讓各界菁英便於溝通；鐵路則讓各種新聞和經驗流通於大陸各地。藉由教育，能將歐洲的理性概念灌輸在這些印度菁英身上，讓他們相信啟蒙運動的價值觀，而且這些價值觀不僅要自我落實，也要貫徹在同胞身上。這種由殖民者引進、切乎實際的概念性語言，讓這些菁英得以構連其獨立訴求。

這就是慣常發生的故事走向。是否令人稱心如意？

總之，這種故事確實發生了，而且證據確鑿。最明顯例子就是印度。然而，有不少人抱以質疑，其中包括印度歷史學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查特吉主張，這種故事仍不脫西方為主角的格局。是在西方殖民者的啟蒙價值觀傳遞給這些原住民菁英後，才繼而帶動殖民統治的結束。在此故事中，被殖民社會依是被動的，不僅等待殖民者抵達，並為社會帶來「發展」(develop)與理性，也等待殖民者提供抗拒機制，讓他們得以對抗政權、促其結束。查特吉(Chatterjee, 1993: 5)指出，這種說法猶如指這些歐洲人：

……代表我們去思索殖民啟蒙和剝削的議題，代表我們去思考反殖民抗拒與後殖民苦痛的問題……
即便是我們的想像，也逃不開被殖民的宿命。

75 反之，查特吉提出另一種故事版本，他認為被殖民社會早在能挑戰殖民權力前即已創造自有知識領域、價值與主權。他主張，殖民政權下的社會生活可切割為兩大領域：

1. 物質(material)。這是家園之外的公共空間，經濟、治國方略、科學和科技皆由殖民權力所宰制。被殖民領袖體認到殖民者在該領域的優越性，因此研讀其知識，以求加以複製。
2. 精神(spiritual)。這是家園的私人空間，也是被殖民社會的傳統文化，該社會在殖民主義期間備受壓迫。查特吉認為，眼見殖民者試圖帶來改變，他們勢必將這類價值觀保存於私人生活的隱匿區域(非殖民權力可得見)，醞釀為反殖民抗拒基礎。

在精神領域中，「民族主義發動其最為強大、最富創造力、歷史意義的計畫：塑造一個『現代』(modern)民族文化，而且要有別於西方」(Chatterjee, 1993: 6)。如此一來，便是將歐洲治理及民主概念，與精神領域的文化價值相為混雜(「混雜」(hybridity)意指融合兩種不同東西，以製造嶄新的第三種東西；此概念是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極重要的概念，本書稍後會再加討論)。然而，並非所有後殖民理論家都偏好此論證。法農(Frantz Fanon)即反對這種「民族意識的陷阱」(pitfal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認為原住民菁英過度吸收殖民思想後，只會取代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高層的殖民者。換言之，對大多數人口而言，真正的既存狀況並未有顯著改變。非洲次撒哈拉地區等地皆複製這種情況(針對法農的基進論據，本書稍後會加以討論)。一直以來，為組織後殖民社會，人們會將各種政治替選方案納入考量並付諸實踐(參見下列表框)。

儘管如此，宰制想像的全球地理(三個世界的概念)顯然不同於殖民時期的二元地理。但如下所見，相較於宰制殖民時期的東方主義，這種邏輯其實並無極大差異。

第三條路與三大洲主義：另類社會秩序

76 建造組織健全且另類的後殖民世界秩序的嘗試，最早出現於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當時有印度、埃及、印尼與迦納等若干亞非國家代表出席。他們試圖根據亞洲及非洲的經驗，建立一種另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組織，這種「第三條路」(third way)雖然現代化，卻非依循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或蘇聯的社會主義。許多人認為，後殖民主義能成為一種概念立場及政治形式，便是濫觴於萬隆會議。

一九六六年於哈瓦那舉行的三大洲會議，提出更為基進的後殖民政治哲學。楊格(Robert Young, 2003)主張，相較於殖民主義，三大洲主義(tricontinentalism)是較恰當的術語，因其描述了什麼「是」(is)(集結全球南方三大洲的利益；此三洲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非什麼「不是」(is not)(殖民主義之後)。與會代表來自幾內亞、剛果、南非、安哥拉、越南、敘利亞、北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波多黎各、智利以及多明尼加共和國。該會議還創立了《三大洲》(*Tricontinental*)期刊，由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OSPAAAL)發行，編撰者包括理論家與積極份子，如法農(Frantz Fanon)、格瓦拉(Che Guevara)、胡志明(Ho Chi Minh)、沙特(Sartre)。

其他後殖民政治組織及認同，也皆以洲為單位陸續展開。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力圖追求非洲民族自決，認為若其他非洲國家仍被殖民，單一非洲國家達成獨立是毫無意義的。非洲團結的想像在該洲匯聚成一股力量，在美國的非裔美人族群中亦為如此，畢竟該族群處境相似，不僅要面對奴隸制度，還得應付隨之而來、官方和非官方的種族主義說辭。杜博斯(W. E. B. Du Bois)、詹姆士(C. L. R. James)、沙塞爾(Aimé Césaire)、桑戈爾(Leopold Senghor)等作家皆付出己力，協助將反殖民主義及非洲團結的理念傳播全球。泛非主義固有的全球連結，可在美國民權領袖麥爾坎(Malcolm X)的著作及巴布馬利(Bob Marley)的音樂中窺知一二。

「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同樣試圖創造阿拉伯認同，但另又輔以一種對政治信念較模糊的文化歸屬感，深信要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是有可能的。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時間，若干政治運動皆公然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理念，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埃及領袖納瑟(Gamal Abdel Nassar)，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反對聲浪中，該理念尤其高漲。

參、新世界秩序

薩依德主張，在其檢視的數世紀中，皆存有西方與東方的差異結構。有批評者認為，薩依德缺乏歷史意識，畢竟殖民與後殖民文化存有諸多相似性，有關論點會在接續章節探討。尚哈特和斯坦姆(Shohat and Stam, 1994)進一步闡述薩依德的理論，認為在二十世紀中葉時，美國崛起為宰制霸權，對世界政治型態的影響力無出其右，對文化產製亦然，因而導致西方本質上有顯著改變。

77

東方主義秩序經過重構，成為現代化理論(modernisation theory)與發展。其變體有各形各色，但最著名的出自羅斯托(Rostow, 1960)所撰《經濟發展階段論：非共產黨宣言》(*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一書。本書書名闡明了後殖民世界秩序的新脈絡：冷戰。就羅斯托來看，驅使發展的並非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因此對蘇聯及其同盟之意識型態而言，該發展可謂提供一種另類意識形態。這是一種嶄新且積極的後殖民世界秩序，貧富國度之間差異將逐漸縮小，且各國皆會受益。誠如本章開篇引文所見，這是極樂觀的時期。美國總統甘迺迪滿懷自信宣布一九六〇年是「發展十年」(Decade of Development)，堅稱在

十年之內，西方等地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將能逐一化解。

後殖民世界秩序的真正圖像於焉成形。由於美國力挺去殖民化，其呈現的新美國中心世界秩序圖像係奠基於平等。姑且憑事後之明回顧該時期，美國當時作法似乎顯得幼稚可笑，或還有些憤世嫉俗。「發展十年」的真正涵義，可不能從表面觀之。

首先，美國雖口口聲聲提倡平等主義，其結束殖民主義之目的，卻旨在破壞殖民者與殖民地的貿易關係。美國經濟體快速成長，為美國消費社會生產無數商品。然而，北美洲雖佔地廣大，市場依舊有限，為確保經濟持續成長，美國勢必擴張市場。因此，美國必須要有全球自由市場，此市場不能受阻於各國與其前殖民地之特殊關係，否則商品在這些國家出售時價格會提高。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以馬歇爾計畫 (the Marshall Plan) 之名，為歐洲提供大量援助。這便是發展援助的首例。有關利他主義的論證各為殊異，但其背後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歐洲人有財力購買美國商品。歐洲國家的經濟體必須重塑，如此一來，美國商品才有銷路，另外，歐洲市場若不夠活躍，美國工業也將無法持續成長。因此，有人認為，這些對前殖民地的發展計畫，同樣旨在為美國消費品開發市場。在此同時，一國經濟若疲弱不振，將難逃被蘇聯兼并的命運。根據美國地緣政治學主張，要規避共產主義的危險，就必須提振後殖民國家的經濟。

78 再者，即便已與過去切割分明，但究其實，發展的世界觀仍不脫層級、屈尊紆貴的世界模式：可區分為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羅斯托等人呈現的世界，彷彿所有國家均沿同一線性道路發展，唯有美國身處於當下，其他國家則落在後方某處，渴望有天能攀至相同高度。

站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制高點回顧過往，固然會發現該發展計畫並未實現。而且情況恰為相反，財富差距只是逐漸拉大。

肆、三個世界的概念

然而，後殖民世界再現了全球地理嶄新建構之興起，其似乎讓東方主義模式更為錯綜複雜，畢竟將二元地理取而代之的地理係植基於三個空間，包括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然而誠如普萊策(Carl Pletsch, 1981)所言，事實上，這種新世界秩序仍以二元性為基礎。首先是第一與第二世界間的二元性：

1. **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以美國為首，植基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民主政治自由。西方理論家認為這是現代性的自然表現，讓事物順其自然發展，不該加以干預。
2. **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以蘇聯為首，提供發展的另類模式，根據西方理論家認為，這個世界受到意識型態、國家干預市場、國家控制自由所扭曲。第二世界據信是現代的，但備受污染，畢竟其混雜了意識型態，因而導致效率不彰、不理性或不自然，因此具有理性／不理性(rational/irrational)的殖民二元性。

以上兩種現代世界均與下者對立：

3. **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就是那些剩下的！

79

世界人口

■ 現代世界

科技進步，但意識型態模稜兩可

■ 第一世界

科技進步，功利思想能自然發展，不受意識型態阻礙

■ 第二世界

科技進步，但受制於意識型態菁英，不利科學、功利思想自由發展

■ 第三世界

經濟與科技不發達，傳統心態強烈，不利科學、功利思想發展

圖 4.1：普萊策的三個世界概念

世界仍奠基於普萊策圖示的二元性，但該二元性有兩個層面。誠如薩依德所說，普萊策的第一種二元性係將世界區分為「傳統」(traditional)與「現代」(modern)，但同時又涵蓋第二層二元性，將現代分為「共產」(communist)和「自由」(free)兩類。在此，又能以現代化理論一以貫之：所有國家都難免走向現代化(modernise)，但若受到一或其他現代領域搖擺時，將從兩種道路之間擇一遵循。

因此，第三世界的共同要素為何？如羅斯托(Rostow, 1960)的書名副標指出，這種概念主要奠基於地緣政治學。第三世界僅是一種剩餘類別，不與前兩類世界相競爭之政治結盟的客體。萬隆會議對此剩餘性相當質疑，試圖為不結盟國家提出第三條路，以避開任一形式的西方現代化——相較於西方具有積極意識的替選方案——然而，這些國家組成方式鬆散，認同感流於膚淺。有些人確實試圖聲稱「第三世界」

帶有積極性，意指另類的「第三條路」政治立場(非美國資本主義或蘇聯社會主義)，時至今日仍是一種政治立場，儘管創造該詞的冷戰早已結束。

誠如薩依德所言，普萊策認為這種想像地理已超越國際政治的範疇，甚至超越世界其他政治再現。該理論不僅牽涉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他認為學術關係也具有這些二元性，因此後殖民分工有別於在殖民主義之下的既存事務。普萊策與薩依德著作之間的連結性，也可從這裡窺見一二。殖民主義期間或更早以前，東方主義者專擅於東方特定系統層面，如語言、文學、政治學或藝術。現在，普萊策則主張各學科之間應有明顯分界。

研究第三世界的是人類學家，直到現代化發揮影響時，才開啟相關研究。傳統上，人類學家是領域專家。受訓時必須經過某種重要的成年儀式，也就是要盡可能到陌生或相異的城市進行田野調查，如此一來，人類學家才能排除偏見，完全走進研究對象的生活中。結束調查後，他們必須撰寫民族誌(ethnographies)，針對第三世界人士的生活進行鉅細靡遺的描述解釋，以幫助西方人透過隨機例子瞭解他者。傳統上，人類學這門學科的知識，並非奠基於理論命題，而是藉由個案研究累積而來，旨在釐清世界的原始狀態，以瞭解不同文化實踐團體產生差異的過程。對某些人類學家來說，「原始」(primitive)社會未與其他團體產生大量聯繫、尚未開發或現代化，唯有在這種社會才能有效進行研究，而且一般認為，這些團體的文化結構「較為純淨」(purer)。反之，那些經大量變革、受現代影響的文化，則逐漸「削弱」、「稀釋」。第三世界之所以引人入勝，即在於能提供一組例子，讓人得以認識不同文化與研究個別社會本身。

80 此外，普萊策認為第二世界研究者也是領域專家，但研究焦點是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導致的扭曲。普萊策的著作撰寫於冷戰期間，他指出共產或社會主義世界國家的研究者，旨在瞭解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對經濟體或社會「一般」(normal)運作之影響，而非為檢視這些國家或社會本身。

最後，第一世界研究者據信較有適當系統。這些學者試圖針對組成當代社會的各種過程創造模式和理論，並加以瞭解。換言之，他們或檢視經濟過程，或提出各種理論來解釋政治行為和社會形構。他們的研究主旨是經濟學，而非「第一世界」經濟學；旨在研究政治理論，而非「第一世界」政治理論；意圖研究社會過程，而非「第一世界」社會過程。據普萊策認為，唯有第一世界的學者能揭露人類行為的「自然」(natural)法則。第二世界遭受意識型態扭曲，第三世界則缺乏發展，因此這些是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學者所辦不到的。根據假設，第一世界未受任何意識型態影響，因此具有一致的現代性。也因此，有關理論相繼提出，宣稱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猶如殖民知識的產製，西方及當今第一世界亦被視為標準、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其他任何事物與任何地方則是偏差的。

冷戰固然已結束，各界也紛紛呼籲要消弭各學科間的界線。這是地緣政治帶來的影響嗎？

延伸閱讀

■ 新世界秩序的浮現

Pletsch, C. (1981)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4): 565-590.

■有關(後-)殖民民族主義認同

Chatterjee, P.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atterjee, P.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e especially the chapter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Fanon, F. (1963)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pp. 206–48.

■有關其他另類的(地緣)政治形構

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OSPAAAL)網址: <http://www.ospaaal.com/>

Young, R. (2003)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可樂或麥加可樂？
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82

圖 5.1：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安德魯·克倫內爾(Andrew Clennell)

昨日，一群英國穆斯林商人發起一場活動，旨在對抗某美國商業巨頭。他們在倫敦伯明罕及攝政公園清真寺發放數千罐麥加可樂，隔年一月全面推出該飲料。

83

一切可追溯到一名十歲兒童去年的突發奇想。法國企業家麥克羅夫(Tawfik Mathloufi)要孩子戒掉可樂，說那是美國公司的產品。他兒子同意了，但前提是要有替選方案。

麥克羅夫意識到市場空缺，於是在法國及中東推出麥加可樂，市場反應極佳。公司百分之十的收益，均捐給伊斯蘭救濟組織，再由該組織資助各巴勒斯坦慈善組織，其中包括一間孤兒院。

雅庫伯(Rashad Yaqoob)當時三十一歲，是名出生於約克郡的律師和投資銀行家，在英國廣播電台BBC上看到麥克羅夫的訪談，於是千方百計找到他，表示願提供法律諮詢，協助他在英國建立該品牌。

如今，雅庫伯先生打算在該國攻下百分之五的可樂市場。放眼全球，他說該公司銷售量「每月約達五千萬公升」。雖然市場多半在中東，但在法國也有不小市佔率，每月銷售額達八十萬公升。「那裡的反美情緒非常強烈，」庫伯先生說：「可口可樂象徵美國公司過度侵略。」

「我們想揮一拳，把這間第一名的公司打得鼻血直流，這間公司象徵的是美國企業，而美國企業象徵布希，而布希又象徵新保守主義。」

[……]

其公司先前在「反戰」(Stop the War)示威運動上，發放了數千罐的麥加可樂。

[……]

為追隨穆斯林理念，麥加可樂罐註明一行字：「請勿混和酒精飲用」。

本章將從各角度探討**全球化**(globalization)影響了哪些其他國家。所謂全球化，即資本主義利用差異製造消費品，以及全球文化對世上其他文化的影響。我們常聽人們怨道，世界各地愈看愈像：愈來愈多國家買得到可口可樂、麥當勞漢堡和星巴克咖啡；衛星電視對全球青少年傳送音樂和流行時尚；如今只要透過網路，譬如藉由新聞頁面、部落格或YouTube等，便能立即進行全球通訊。美國文化的權力亦為如此，導致全球文化特殊性備受侵蝕，這項論證目前方興未艾。**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全球(或說是美國)理念和文化的散布——已逐漸取代過去正式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然而，接下來會接續開篇引例，逐一檢視這些宣稱，並試圖解釋當全球／美國文化權力利用文化差異，在完全競

84 爭市場中霸道橫行的同時，文化帝國主義並非毫無爭議：另類意見確實存在，而且後殖民世界中仍存有重要文化地理學。以下首先要探討的是，其他文化如何被後殖民資本主義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消費，以及當代文化帝國主義的本質。

文化帝國主義及「拯救典範」

根據某些人的定義，文化帝國主義是採取政經力量，對某當地文化散播某國外文化的價值觀、系統、理念和制度形式。文化特質從較有權力的團體散播至較無權力的團體的現象，即是一種宰制形式，不僅伴隨政治或經濟宰制而來，也支持這種宰制。要鞏固霸權以確保其他形式的宰制，便必須採取這類文化宰制。舉例而言，許多人指出，以麥當勞、星巴克、耐吉、MTV 等全球品牌散播消費文化，便是美國權力躍為全球霸權的部分要素，也是發展全球文化的主要方式，而該全球文化即在倡導美國宰制。針對藍波 (Rambo) 與諾里斯 (Chuck Norris) 等電影在亞洲廣受歡迎的現象，艾爾 (Pico Iyer) 做出如下觀察：

一九八四年，[美國作家]布洛勒斯 (William Broyles) 回到越南的昔日戰場時，他發現當地人都開玩笑地說希望「生在美國」。斯布林斯頓 (Bruce Springsteen) 歌頌被剝奪公民權的越南獸醫，為迎接他的到來，頻頻吶喊「美國第一！」「想要打敗美國。」布洛勒斯結論道：「這場仗將比以往都要難。我們的衣服、語言、電影和音樂——我們的生活方式——可是比炸彈還要強大。」

由於文化和帝國主義此二術語都難以定義，任何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皆會引來各家爭辯。文化帝國主義的基本前提並非是文化的概念 (如文明或高級文化等舊時意義)，而是文化「多重性」(plurality) 的概念：生活方式各為殊異，有自主存在的

平等權利，在此多重性中，本真或原住民文化都有其適當的歸屬之地。全球化或同質化力量則對這些當地文化的完整性造成威脅。

這些個別、自主文化往往被視為「傳統的」(traditional)，較不會被資本主義碰觸，而資本主義是現代化與同質化的文化力量。殖民主義、全球化與資本主義過程皆具有腐蝕效果。隨著跨國資本主義來襲，消費主義文化據信會衝擊當地文化的若干範疇。因此，人們認為該過程會帶來失落。此觀點廣為人類學家接受，有時也稱為「拯救典範」(salvage paradigm)；對於誤以為是「亙古不變的文化」(timeless cultures)有拯救慾望，而這種文化據信備受全球文化衝擊。

壹、消費他者

本章開始先來探討後殖民全球文化中，如何透過時尚和電影等產品來銷售差異，以及藉由旅遊銷售地方，讓「他者」(other) 85 成為重要商品。這些例子似乎不痛不癢，但格瑞利 (Gregory, 2004: 10) 解釋道：

懷舊猶如某種文化冷凍法，並非無關痛癢且無足輕重的企求。其他文化被固定及冰凍，往往淪為盲目信仰，接著又透過大都會消費迴路予以起死回生。

我們不僅應瞭解殖民主義的普及、一般人認識世界的方式，也要瞭解一般人如何理解後殖民主義世界。為此，我們不得不思索媒介的角色——顧名思義——是我們藉以理解、與其他世界互動的媒介。我們首先會思考電影與時尚在複製

其他地方與人物圖像時扮演的角色，進而討論較具教化意義的媒介，如《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等。最後再來看觀光業的角色。

貳、電影

殖民主義與他者消費的圖像是當代文化的中心要素。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間，有關帝國和殖民主義的電影東山再起，歡迎程度空前絕後。在探討當代英國時，柴契爾政府不僅採取維多利亞價值觀的雄辯辭令，甚至還使用帝國雄辯。一九八〇年代出產的電影繽紛多樣，對於殖民經驗創造了浪漫化的記述，且多半有關於印度的殖民主義經驗，舉凡〈皇冠上的寶石〉(*The Jewel in the Crown*)、〈長亭〉(*The Far Pavilions*)、〈眷戀〉(*Staying On*)、〈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甘地〉(*Gandhi*)、〈熱與塵〉(*Heat and Dust*)、〈基姆〉(*Kim*)等電影。

魯西迪(*Salman Rushdie*)於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論文中，描述了當時人們對殖民歷史益感興趣的現象：

數月以來，只要打開電視、上電影院，或走進書店，便會發現英屬印度雖已結束統治三十五餘年，如今卻又改頭換面，捲土重來。〈甘地〉和〈八爪女〉(*Octopussy*)以大手筆的一票兩片策略上映後，〈長亭〉改拍為黑白走唱秀電視連續劇，過沒多久，飽受讚譽的〈皇冠上的寶石〉也加入改拍行列。格蘭納達媒體集團所拍的〈躍虎之戰〉(*War*

of the Springing Tiger)，據稱是「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紀錄片」(documentary)，竟自詡以記者般公正無偏的角度，將這名印度第二受崇敬的獨立領袖描述為「小丑」(clown)。除非我們安慰自己這些痛苦經驗終將煙消雲散，否則里恩(David Lean)執導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又將勾起這些往事。記得《泰晤士報》(The Times)曾訪問里恩，他解釋當初翻拍福斯特(Foster)小說的原因。「我還沒看過艾登保羅(D. Attenborough)拍的〈甘地〉」，他說，「但就我所知，大螢幕上還沒有人能成功拍攝印度。」舉凡薩雅吉·雷(Satyajit Ray)到拉瑪·勞(N. T. Rama Rao)等人，整個印度電影產業聽到這偉人的意見，想必都會甘拜下風(Rushdie, 1991: 87)。

86

這些影片無論是歌頌甘地，或者是呈現出更為常見、被印度浪漫化的英國人歷史，都與殖民思惟密不可分。魯西迪認為英國人已身陷精神病之危險狀態中，其昂首闊步、大搖大擺，彷彿是舞台上的要角，而實際上國家權力已日落西山。這些電影傳達的圖像是，英國與印度人確實互相熟識，而帝國的終結是其俱樂部紳士老友間的協議。即便是更為修正主義者的記述也是如此。里恩翻拍福斯特所撰的《印度之旅》，比福斯特的版本少了些批判性，還以「平衡」(balance)之名緩解較為反殖民的氛圍。除卻帝國的缺陷、暴力、卑鄙，普遍來說該電影相當正面，基本上仍極富魅力。

艾登保羅(R. Attenborough)針對甘地生活拍攝的電影，似

乎為英國殖民主義提出較批判性的記述。然而，魯西迪認為其中的批判性仍被消音了：甘地觸怒英國人，所幸最後死了。魯西迪認為該故事至關重要，且必須傳達：

1. 在其背後驅動的，是對於異國風情的動機，超越純粹的歷史細節，傳達了一種西方想望，寄許印度是精神與神秘智慧的源泉。
2. 基督教向來嚮往一位奉獻於貧窮簡樸理想的「領袖」，對世界來說，這名領袖過於完美，犧牲自我奉獻在歷史的祭壇上（基督教英國人的英雄基督），而這種敘事恰好滿足了這種渴望。
3. 最後，這部電影表達一種自由保守的政治渴望，亦即革命有可能、也應該純粹僅採取屈服、自我犧牲及非暴力手段，此外，身為文明的英國人，勢必會瞭解到，正是基於這種道德論理，他們才會撤退！

藉由不同觀點的轉換，藝術性的選擇改變了特定歷史發展的本質。舉例來說，這部電影闡述了旁遮普的阿姆立柴屠殺慘案(the Amritsar massacre)，數百名參與和平抗議的印度人均遭英國士兵射殺。無論是該屠殺慘案，還是負責官員毫無悔意的場景，影片當中均呈現出殘酷無道、過度狂熱的個人行為，該人立即被英裔印度人譴責。由於這是個人行為的歸咎，殖民系統與英國大眾並無共謀之嫌。但事實並非如此。一九一九年旁遮普英國人無不人心慌慌、唯恐暴動。如該電影所述，戴爾將軍或許受軍事法庭譴責，但回英格蘭時仍獲得英雄式的歡迎。後來，他受贈一筆捐款基金，靠相關收益而家財萬貫。



圖 5.2：做為救世主的印地安那瓊斯

這裡另外還有一個議題，認為該電影是為印度歷史「說話」(speaking for)的外部產製。該電影的製作人、出資者及主演人，多半不是印度人。印度歷史的重述者是殖民者本身。有一說認為，在殖民時期，英國人利用印度的紡織品、茶等商品汲取價值。然而，在〈甘地〉一片中，印度被剝削的卻是文化資源——該電影從印度的歷史文化中汲取價值。

其他電影則展現出東方主義類別的連續性。譬如大獲成功的〈印地安那瓊斯〉(Indiana Jones)系列電影，歌頌的不僅是西方個人英雄的勝利，也歌頌了西方知識與領導的勝利。印地安那瓊斯從殖民世界中救回古物，不僅是為了科學與文明，也是意識到古物的價值，相反地，原住民則未能珍視這些古物——第二部電影中，印地安那瓊斯拯救了古物、金髮女主角以及村莊。〈印地安那瓊斯〉系列電影所依循的，就

是先前所述的「男孩自身」(Boy's Own, 譯者按：參見本書第二章)冒險風格，為殖民冒險敘事增添幾許魅力。電影中別具異國情調的位置，並未指涉任何殖民時期複雜的政治和抗拒。相反地，東方不僅被妖魔化，也遭幼兒化。普遍而言，所謂「好的」(good)當地人是印地安那瓊斯不情願地指導下的孩童〔這又回到「白人」(white mans)負擔的家長式主義(paternalism)〕。

- 88 魯西迪談及的〈印地安那瓊斯〉系列等眾多電影，多半拍攝於一九八〇年代。從那時起，主流電影和電視所再現的東方是否有所不同？

參、時尚

誠如薩依德主張，東方主義圖像出現於不同文化再現與產製，其中當然包括較視覺的文化形式。廣告與電影同樣是極視覺的媒介，但目的是行銷產品，是以有意識的手法運用圖像。即便「只是廣告」(just an advert)，必須謹記在心的是，一則廣告如何呈現、溝通特定訊息、誰是目標的顧客，以及哪些特性和信念能吸引目光，都是眾人集思廣益的結果。時尚與廣告極倚賴熟悉且易於辨識的意象，而且也可找到「其他」(the rest)的特定圖像。

在諸多方面，時尚廣告均涉及了殖民主義及其影響。其中最常見的，或許是去政治化的歷史改寫。在此情況下，廣告呈現出美學化的殖民時期，根據不同時空選擇視覺要素，創造出真實的浪漫化版本。舉例而言，勞倫(Ralph Lauren)在其「撒哈拉」(Sahara)系列產品的意象，便顯然引用了帝國的電影版本，其中隱含了電影〈遠離非洲〉，以及沙漠叢

中一點白的美學版本。

另一例子則來自商店街。美國商店「香蕉共和國」(Banana Republic)起初只是間型錄公司，但一九八三年為蓋普公司(Gap)併購。「香蕉共和國」往往帶有輕謔的意味，指涉後殖民拉丁美洲國家，意指當地缺乏權力且統治無能。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這些商店的想像所指涉的是殖民主義。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期間的這些商店，大多銷售狩獵和旅遊服飾，陳列方式就如同殖民地雜貨店。

「彼特曼」(Petermans)的型錄同樣也運用這類帝國圖像。服飾產品的描述便採取了旅遊書寫的傳統：

基欽納勳爵(Lord Kitchener)奪回蘇丹時，身穿四個口袋的卡其夾克，後來演變為現代獵裝……[我們提供]真材實料的叢林夾克衫，專為品味高人一等的冒險家設計。

這是一種不帶批判性，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歌頌，彰顯「帝國」(empire)表象的電影版本，而未反思摻雜其中的權力關係經驗本質。然而就某層面來說，針對此訊息去批評彼特曼和香蕉共和國，或許有失合理。但為何他們會著眼於負面歷史？這難道是服飾公司的工作？廣告中若充斥具挑戰性且令人不安的圖像，也許就無法提高銷售量了。即便如此，我們仍必須瞭解到，廣告為何總常以重複特定圖像來訴說這便是世界的樣貌，而這些圖像又會強化大眾從其他媒介得到的訊息。廣告是有意識且小心翼翼地加以構思的，這些特定圖像的使用便證明了廣告商認為這些圖像別具效果，也進一步證明薩依德的主張是對的，亦即當代文化中，依然留存殖民主義圖像與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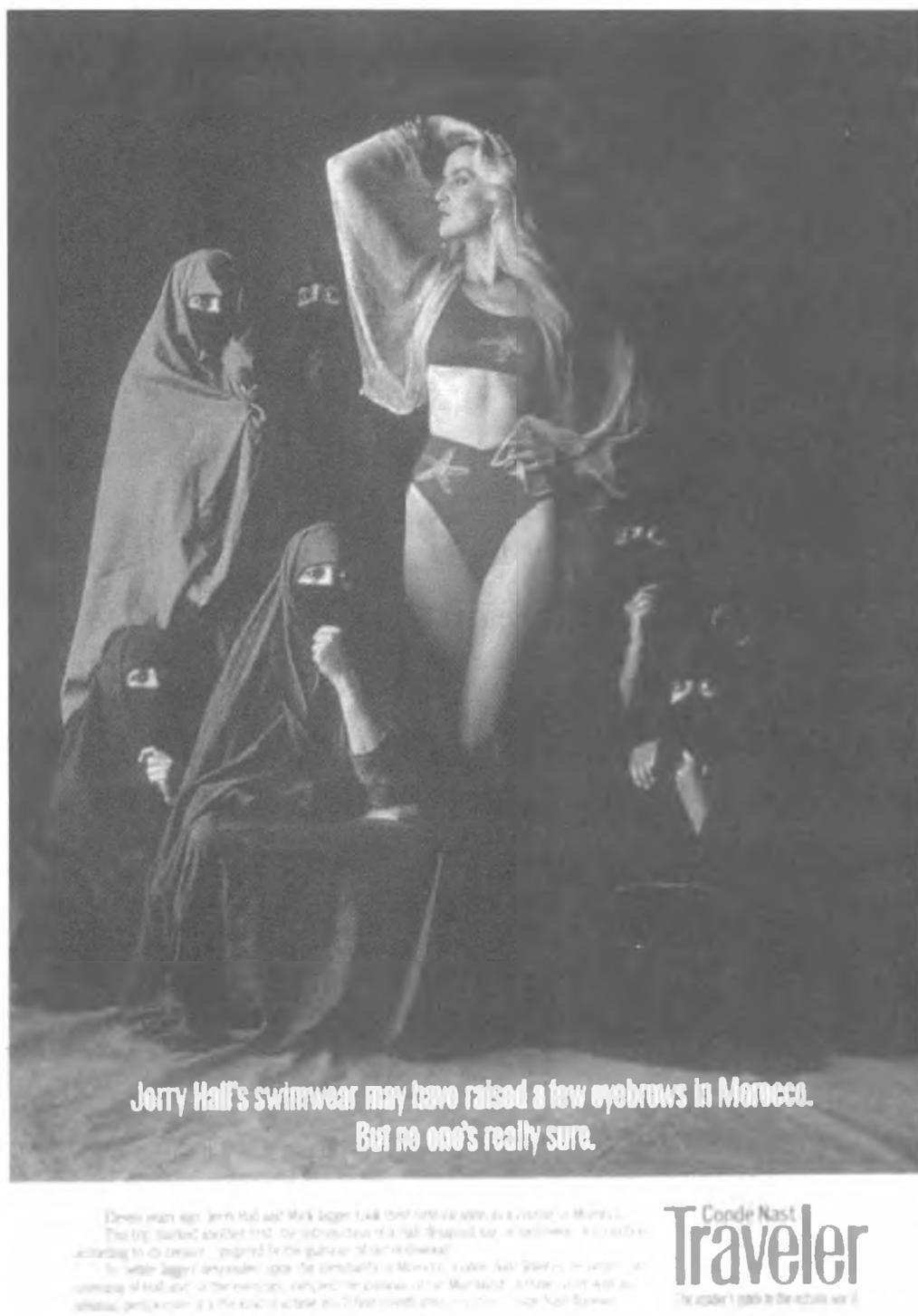


圖 5.3：一九九一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週日雜誌》(Sunday Magazine)的廣告使用此圖像。

審視圖 5.3 中的照片：

90

- 圖像中有何象徵主義？
- 其中涉及何種東方主義論述？
- 女性主義者對此圖像可能有何回應？
- 幽默在此扮演了何種角色？

參見西方以外國家的其他時尚廣告，思考其中牽涉的論述。這些廣告與東方主義傳統有多大程度的分割？

最後，我們要來談談班尼頓(Benetton)。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呈現若干廣告圖像，這些圖像挑戰了我們與他者的地理學之既有智慧。以爭議性廣告聞名的班尼頓，曾將後殖民世界秩序及其他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納入圖像。然而，這種爭議性手法之所以發揮效果，是因該公司期待凡是觀看這些廣告的人士，多半能認同其中特定的東方主義世界觀。該商店口號「融合色彩的班尼頓」(United Colours of Benetton)便引用巴特(Roland Barthes)所稱的「人類一家」(family of man)(Barthes, 1956)。此論證表面上意味著我們現在都平等了，只是互不相同及膚色分歧，因此應當歌頌這種「差異但平等」(different but equal)的後殖民訊息(當然這忽略了全球時尚產業貫穿的權力關係，第三世界血汗工廠的勞工，賺取少得可憐的工資，卻為西方創造高價商品)。

班尼頓的宣傳活動有若干圖像都值得檢視，但在此我們只引其中一例。

成人對孩子伸出手，一來表示友好之意，二來或許還意味著提供保護，就某些層面來說，這是正面純真的圖像。然而，白皮膚的手是較大且主動的：它保護著孩童的手，呼應

91



圖 5.4：班尼頓廣告

了殖民家長式主義，而這種主義是歐洲將統治正當化的藉口。回顧殖民知識的二元性：這雙白色的手是男性、成人及主動的，而黑色的手是幼稚而被動的。圖像中為何不將顏色調換呢？班尼頓談到世界的「融合色彩」(United Colours)，但黑白二元性卻仍存在於這種特定層級。若將顏色調換呢？圖像互換後的結果會讓人相當震驚，「免除債務」(Drop the Debt)慈善機構的宣傳活動便是一例。

肆、通俗人類學：《國家地理雜誌》

談及我們究竟從何處瞭解其他世界的樣貌時，許多人大概會說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這本雜誌



圖 5.5：免除債務廣告

影響力十足。全球讀者約莫三千七百萬，是美國第三大受歡迎的期刊，僅次於《電視指南》(TV Guide)、《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不若電影與廣告常使用輕佻圖像，《國家地理雜誌》聲稱能為美國讀者呈現最真實的世界圖像。然而，若誠如薩依德《東方主義》論證所言，這種關聯性確實會持續不絕，那麼這本期刊應當也充斥了這類再現，無異於先前論及的廣告和電影。

《國家地理雜誌》的關聯性與學術地理學有關；根據多數人認為，這本雜誌有教育意義，固然也有科學正當性。然而，撇開這些聲稱，追根究底這涉及了美國世界觀，大抵著眼於主體世界的後殖民國家。其根據地理學及人類學傳統，告訴美國人有關其他世界的樣貌。有人認為對美國人來說，《國家地理雜誌》的照片為「他者」(others)呈現最具影響力的圖像。

92

如前一章討論的東方主義繪畫，《國家地理雜誌》創造了「真實效果」(reality effect)，方法是在這樣聲譽卓越的雜誌中使用鉅細靡遺的照片。隨著數位操縱技術日益普遍，當

今人們對這些照片圖像或許會抱持保留態度，但其問世以來的大半時期，人們都認為照片是本真及自然的紀錄。為強化這種真實效果，《國家地理雜誌》使用的照片多半簡單，並未採取複雜或藝術技巧。

除此之外，照片也被視為再現的民主形式，畢竟人人都能瞭解照片。憑常識便能瞭解照片。鮮豔瑰麗的照片別有異國風味，呈現的世界引人入勝，而這個世界是位於多數讀者日常生活的郊區現實之外的，意味著世界其他角落的事物令人驚奇且別具一格。

盧茨(Catherine Lutz)與柯林斯(Jane Collins)這兩位人類學家，針對《國家地理雜誌》進行深入研究。她們主張，我們不應認為照片是純真無暇的再現：

我們可將照片視為文化古物，畢竟其製造者和讀者看世界時，並非帶有普世和自然的眼光，而是帶著一種被教化的眼光(Lutz and Collins, 1993: xiii)。

這種觀點是白人、受過教育的而且是中產階級的。此外，盧茨與柯林斯認為這是性別化的男性視角，與探險和冒險有所關聯。然而，這種世界觀卻以國家甚至普世的方式來投射。

該雜誌便是透過這種樂觀風格，讓讀者站在世上最強國的制高點，來觀看其他世界，以達到增強美國價值觀的效果。盧茨與柯林斯還發現，該雜誌報導有若干貫穿的主題。舉例來說，她們發現該雜誌常採用類似家庭團體的照片。她們認為，無論相片中人物如何聚集、且無論真實的社會關係為何，都旨在創造一種符合美國家庭安排的秩序與邏輯感。在此，核心家庭獲得自然化。現在我們再回到「人類一家」的圖像，

該圖像呈現了根本人類價值觀，並強調唯有在表面(但五彩繽紛的)儀式及穿著風格之層面中，才存有差異。然而，人種相似性的概念，是極度西方的觀點——西方對「一般」(normal)家庭關係的概念，被聲稱是人類規範——除此之外，誠如班尼頓廣告所見，這種相似性的投射是會欺騙人心的。舉例而言，非白種人雖可再現為裸體，但相同標準卻不適用於白人，甚至有人主張，淡色、赤裸的皮膚唯有變深色後，才是高尚的。最後，任何比較性的內容都有嚴加控制。殖民主義結束後，沒有一張圖像涉及先前的殖民關係。

93

盧茨與柯林斯分析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六年間的《國家地理雜誌》，指出該雜誌將第三世界人民理想化、賦予異國情調，對於暴力及貧窮卻輕描淡寫。她們對此再現提出六項根本議題：

1. 專注於各文化亙古不變的層面。
2. 在其眼中，彷彿所有團體都處於從傳統移向現代性的軌道上。
3. 在其眼中，除卻文化的表面差異，所有人種根本上都是相同的。
4. 刻意忽略權力差異及剝削，誠如她們所言：

西方人的圖像被婉轉排除於殖民與新殖民脈絡之外，以避免該存在本質引來不安問題，將拍照之偶然邂逅的脈絡和困難加以模糊，並提供一種視角，將所談文化描繪成不受外界干擾的世界(Lutz and Collins, 1993: 39)。

根據所分析的照片，將近有三分之一的照片至少有一人露出微笑。

5. 多數報導都未談及財富水平。
6. 這些報導多半設景於鄉村地帶。雜誌呈現出現代性與進步時，往往表現其與傳統文化共存而不帶有衝突感，並進一步凸顯這種並置的幽默（譬如「落後」(backward)的當地人使用攝影技術）。

找來一本《國家地理雜誌》，看看您是否同意盧茨與柯林斯的分析。該雜誌呈現的世界，整體而言具有何種圖像？其中包含了何人何物，又排除了何人何物？

一方面來說，我們可以主張，《國家地理雜誌》是在讚揚不同人種，方法是關注其文化的各個細節，但換個角度而言，我們也能說，該雜誌僅是將差異當作美學手段：異國風情才是賣點。其彰顯差異的方法，多半是透過穿著服飾的敘事，從美學及亙古不變的層面來凸顯地方差異。如此一來，便無法深入瞭解不同經濟、社會與政治過程而導致的人類差異。無可置喙的是，該雜誌並未提出任何詮釋來說明各地間的關聯，特別是(新)殖民關係，根據這種關係，世界某一方之所以能累積財富，乃是因為他者深陷貧苦。人們之間唯一重要的關係，便是皆屬於「人類一家」。

伍、觀光業

從我們感知不同事物的經驗來看，觀光業或可說是最重要的他者媒介。國際觀光業是項大事業，無論是否曾踏上旅

程，或只是看看相關廣告，我們對其他地方的印象，皆會受觀光產業大幅影響。

十九世紀前並無觀光業，只有菁英旅遊。就拿英國來說，富裕家庭會安排上等旅遊，讓兒子出國看看文明世界，接受歐洲大陸偉大歷史古蹟的薰陶。然而，極少家庭會越過歐洲疆界，畢竟他們怕糧食無以為繼，而且即便是殖民地也是危險四伏。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旅行團逐漸興起〔鼻祖是柯克(Thomas Cook)〕。這種已規劃妥當的旅行，省去個別旅人計畫的麻煩。尤其是二十世紀到來時，隨著中產階級價值觀崛起，旅遊較以往風行，但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大眾觀光業才更為茁壯普及，真正備受中產階級青睞，後來也漸吸引愈來愈多的勞工階級人士。這些旅人通常較偏好套裝旅行，而非菁英份子的昂貴自助旅行。二十世紀末，生活日漸富裕、閒暇時間增加以及旅遊業盛行，觀光業一片榮景，市值逾二點五兆美元。此外，旅遊地域也向外延伸。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僅有百分之八的北美與歐洲觀光客前往第三世界國家。時至今日，該數字已遠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麼，觀光業對東道國和旅客來說有何影響？

國際旅行社和歐洲、美國、日本銀行家皆支持第三世界觀光業發展。這項產業將貧窮變為市場商品，賺取國外貨幣，而來此的旅客不希望看到西方商品、異國差異與其所伴隨的低廉工資。唯有符合旅客期待，這個產業才有利可圖。因此，不少地方皆採取鎮壓式政策，以消弭政治紛爭與暴力。埃及與牙買加等國皆派出觀光警察亮相，以確保旅客安全。

前殖民地的經濟既然形塑於殖民時期，如今觀光業成為主要產業，也為這些前殖民地創造了嶄新可能。在過去，殖

95 民產製的一大問題是，在殖民國開發下，被殖民國往往僅生產單一作物(如糖、棉花、椰子和礦物)。接下來，這些國家便對該商品過度依賴，一旦該商品的市場需求低落，便會對當地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對於這種單一作物倚賴的問題，觀光業正好提供了新選項。舉例來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觀光業取代糖，成為多明尼加共和國最熱賣的外匯商品，牙買加原以礬土為主要商品，後也為觀光業所取代。波多黎各、海地、尼泊爾、甘比亞與墨西哥等國，如今均投入數百萬美元的發展基金來推展觀光業。即便是古巴與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也都鼓勵觀光業發展。不過，這些國家如今對觀光業過度依賴，是否又會重蹈過度倚賴單一商品的覆轍？

第三世界為何對觀光客有如此大的魅力？如先前論及電影和廣告所見，觀光業會將他者美學化：根據觀光業術語來說，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社會中，所謂貧困便意味著「未遭破壞」(unspoilt)。此外，觀光客期待見到的差異，並非真實的差異，而是視覺(visual)上的差異。多數觀光客並不想冒險，也不願學新語言或入境隨俗。當地貨幣或許是他們唯一的適應形式。

這也意味著，就某程度而言，相較於觀光業的意象，當地文化必須能符合西方標準。我們可將此視為不同文化經過馴化，成為合乎西方標準的形式，以符合西方期待。批評家認為，不同文化變為可供遊客觀賞(尤其是拍攝)不同事物的主題樂園，而且事後又能返回飯店和品嚐西化的食物(或經過精挑細選，以能滿足西方味蕾的當地食物)，並享受西方級的款待。再一次，異國風情與差異皆變為商品，讓西方消費者能掏腰包購買。

旅行團會阻隔觀光客與當地人的接觸。唯有在嚴密控制

的情形下，觀光客才得以和當地人接觸。舉例來說，旅行社會安排一段時間，讓他們欣賞當地文化儀式的表演。觀光客會前往觀賞和拍照，然後離去。這種現象相當有趣——這或許也是所謂觀光業的弔詭——畢竟差異是觀光業賴以維生的要素(人們會想走出去，看看不一樣的事物)，但在此同時，觀光業卻也是強化全球整合的過程，將觀光客亟欲目睹的景觀破壞殆盡。

由於廣告採用了各形各色的敘事和論述，因此透過廣告，我們可看到西方想像所建構的各種文化與旅遊。

對許多人來說，旅遊經驗能讓人暴露於差異，能讓人轉型。此理念源自於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該主義冀盼逃離文明，「返回」(return)亙古不變的大自然或原始社會。因此，觀光客嚮往的是本真文化，一個尚未與西方文化重疊的文化。當地人必須創造出這種本真性，以維繫觀光貿易(換言之，他們認為這是觀光客想看的)。弔詭的是，觀光客前來觀賞當地文化，看的卻是當地文化的表演(performance)，原因在於，當地生活的現實已歷經某程度的現代化。更詭異的情形是，當地人會穿上傳統服飾表演，回家後再換回牛仔褲。譬如在亞馬遜，當地人會為遊客呈現具「傳統」(traditional)認同的表演，因為這個活動被觀光客據信為當地真實生活，因此一天之中會表演數次，以切合郵輪時間表需求。相較下，對觀光客來說，表演者的實際日常生活顯得過於世俗平凡。只要看看旅遊廣告，便能瞧見這類短語：「數世紀以來生活未曾改變」、「不同步調的生活」、「丟開手機和網路，邁向簡單生活方式」。

96

除此之外，觀光業還能與尋找天堂或伊甸園的恆久渴望相互扣連。大航海時代，人們環遊世界，歐洲人一心追尋天

堂的境地，起初以為是位於當今的衣索比亞，直到發現該地，天堂的位置又被挪向已知世界之外。十八世紀時，許多人以為南海當地人有俯拾即是的食物（剛從樹上落下），氣候和煦，而且社會關係據信（根據男性水手所言）十分理想，人人看來都相當和善，沒有暴力亦沒有濫性。「天堂」(paradise)是旅遊廣告最常見的字眼，由此或可推知，這些十八世紀的含義至今仍是觀光業發展（及位置）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代東方主義旅遊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號的奢華旅遊雜誌《康德·納斯特旅行者》(Condé Nast Traveller)針對印度報導一篇「旅遊特惠專案」(traveler promotion)，列出若干上述主題。本欄某篇廣告販售的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火車旅行，針對假日方案做出下列宣稱：

加入狄肯奧德賽，您會踏足山脈、森林和海灘，遨遊時空。重新發掘大自然，接著來場聞名歷史的發現之旅：飽經戰事的要塞、令人聞之平和的廟宇、靜修處與教堂；高聳巍峨的佛窟。這獨一無二的七日旅程，將帶您前往孟買、傑加爾堡、葛那帕帝弗爾、辛杜杜爾格、勒德納吉里、果阿、浦那、浦那。實際上，我們將帶領您前往另一國度。下了火車，每分每秒目睹的名勝奇景皆為舉世無雙，唯船上風光可相匹敵：帕什瓦餐廳菜餚應有盡有，還有孟買酒吧沙發餐廳、健身房；來狄肯水療館按摩，讓您煥然一新、青春永駐……宗教。歷史。藝術。精神主義。無論你嚮往的目的地為何，狄肯奧德賽皆能帶您前往。

觀光業的後殖民崛起恐有若干問題。首先，其文化殖民主義進行得過於倉促，恐會在與西方消費者接觸的同時，導

致價值系統和期待產生變化。文獻中亦顯示有環境衝擊，尤其為迎合西方消費者的期待，要保持環境清潔、住宿要有空調、交通要能便利。除此之外，觀光客的錢對當地經濟往往無多大助益，而且常是流回西方，畢竟當地有西方經營的觀光飯店。 97

這些問題究竟如何解決，各國見解莫衷一是。不丹已決定限制每年旅客人口，而許多其他國家則試圖發展低衝擊或生態旅遊產業。對於做為接待遊客的東道國家所受的文化及經濟衝擊，這些作法確實有幫助，但仍有其他衝擊。限制前往某區旅客數（透過直接限制或推出低密度、低衝擊住宿等方案）的同時，市場便會抬高價格。如此一來，大眾觀光業豈不是要以價制量，排除一般大眾？屆時，觀光業將淪為頂級富翁的特權，若是如此，對於觀光邂逅等諸種對不同於家園的人和地之地理想像，又具有什麼涵義？這些對觀光業的批評，或許有人認為太過極端。觀光業難道毫無裨益？我們或可說，經歷差異對西方人有真實益處（即便是受制於觀光經驗），或從極物質主義的角度來說，為貧國提供金錢報償，比任何文化缺陷都還重要。請根據您的旅遊經驗試想這些問題——您在旅行時，對於差異是否敞開心胸？

陸、文化帝國主義的地理

本章雖談過一些議題，但對許多全球南方的貧國人民來說，現代性是值得擁有的物質繁榮，是許多人亟於追求的，那怕其中摻雜某些西方價值。有人或許主張，這些對文化同質化的批評，或許對那些意欲讓世界維持多樣、有趣的人較

98



圖 5.6：印度的反可樂塗鴉

有關聯，畢竟這麼一來，他們才得以在假日時有造訪去處、《國家地理雜誌》才有可看性、或者才有足以點綴家園的「族群」(ethnic)事物來源。但就此延伸出一項議題：我們是否有權代表他者說話。對於什麼該呈現、什麼該改變、誰應受益於現代主義，我們是否有權決定？

以家長式主義的姿態，將他者視為不懂自身利益的文化傻瓜，是相當危險的。事實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確實擔心西方世俗化會腐化青年；但儘管如此，他們仍渴求物質帶來的好處。一般而言，全球同質化的圖像常假設人人都渴望西方／美國價值等主宰一切的西方文化和物質商品，所以人們也將會遺忘傳統價值。

這種唯恐造成文化道德解體的威脅，反而有時是受到統治菁英操縱，這些菁英希望轉移眾人目光，讓外部敵人成為

眾矢之的，以掩藏自身的剝削實踐。因此，文化複製是高度政治化的。以在面臨外界影響力時，人們較會注意、欣賞地方，面臨全球文化與同質化威脅時，反能振興地方文化、創造或重建傳統。這往往會引來文化價值的爭辯與西方規範普及的批判，某些情況則導致對西方價值的抵制，偶而甚至引發對西方反動的頹廢行為，如性習俗、高離婚率(尤其以伊斯蘭文化來衡量)等，均是有關這種頹廢的證明。有時西方社會暴力成其罪惡淵藪時，便會遭受妖魔化。有些社會欲強化自身價值，以因應西方輸入的價值。

基本上，全球化會引發兩種回應。一種是地方文化常會採行高度自覺管理(有時也會採取防禦)。另一種是討論到混雜時，往往會歌頌融合主義(syncretism)及克里歐化(creolisation，譯者按：克里歐化是用來描述具有歐洲血緣的殖民地原住民或一種「方言式」的歐洲語言，亦可指涉某地原住民挪用外國語言元素、融合自身語言，最後創造一套本地語言的過程)，而這一點也引發愈來愈多人關注。巴伯(Benjamin Barber)另提出「麥當勞世界對聖戰」(McWorld vs. Jihad)的概念，意味著兩者分別依附了文化價值，且誠如本章開篇引例所示，全球化及其對立面是互為交織的。

99

當前事件的天際線外，可能有兩種蕭瑟慘澹且非民主的政治未來。首先是戰爭與喋血事件為大批人類帶來的再部落化：這種情形下，民族國家有黎巴嫩化之虞，文化相互對峙、人與人對立、部落相抗——有如一場聖戰，以上百種狹隘信念為名來對抗各式各樣的相互依賴、任何形式的人為社會合作，以及市民相互關係。第二是經濟與生

態力量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基於這種能力，我們嚮往整合、一致性，以快節奏音樂、運算快的電腦、速食來魅惑這世界——MTV 台、麥金塔、麥當勞等，將各民族壓縮為單一具商業同質性的全球網絡：這是一個由科技、生態學、傳播、商業構築而成的麥當勞世界。地球岌岌可危且分崩離析，而且(AND)就在此時又心不甘情不願聚集在一起(Barber, 1992)。

蓋達組織攻擊雙子星世貿大樓後，克萊恩(Naomi Klein, 2001) 也依循相同思路，為某報撰寫如下報導：

在阿富汗不僅買得到印有盜版耐吉商標的 T 恤，還買得到歌頌賓拉登是「偉大的伊斯蘭聖戰者」(Great Mujahid of Islam)的 T 恤。

身為地理學家，我們或許想質疑的是，一種被我們視為具全球影響力的過程，是否確實意味會對全球造成相同影響，導致全球變得愈來愈相似。地理學家梅西(Doreen Massey)曾主張，在全球化效應影響下，全球逐步邁向萎縮，但此過程並不會均勻擴散〔參見下列表框的「權力幾何學」(power-geometry)〕。全世界對全球化效應的感受皆不同。根據圖 5.7 的地理，可看出網際網路分布極不均勻，但一般卻認為網際網路是地理差異消逝的其一證明。我們不應將文化視為獨一無二且不曾改變的。如果文化並非不曾改變或亙古不變，而是持續被製造與重製，那麼新文化與實踐便是文化融合的結果，那文化融合即一般文化過程的一環。

「權力幾何學」

這種過度簡化主義的全球化觀點認為世界日漸縮小，亦如各理論家所謂的「時間消解了空間」(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對於這種觀點，梅西大感不以為然。她主張有些人(有錢人、白人、多半是男性)雖曾經歷這種全球縮小的現象，但世上仍有不少地方愈來愈難讓他者跨越(比如窮人、非白人、「非法」、多半為女性)。她提出一種另類方式來解釋當代遷移特有的流動性、恆久障礙，首先：

100

……問題是現有特徵化對於所謂西方殖民者觀點有多大程度的再現。看到名盛一時的街道，如今充斥成排成列文化輸入品——披薩、中東烤肉店、中東銀行分行——許多相關領域作家都不免有種錯置感，而且數百年來均有此感慨，只不過切換了角度。世界各處的被殖民者，先是看到歐洲殖民的產品，這些產品可能是二手產品，可能源自英國(新型交通工具、治肝鹽、蛋黃粉等不一而足)，後又看到美國產品，試圖捨棄過去的米飯與玉米，學習吃小麥、喝可口可樂，就如當今的我們會嚐嚐辣醬玉米餅餡一樣。

[……]

現在，我想提出一簡單概念，該概念奠基於所謂的**權力幾何學**(power-geometry)，亦即時空壓縮的權力幾何學。不同的社會團體和個人，與這些流動和相互關聯也有截然不同的關係。

[……]

從某角度而言，位於所有頻譜終端的，是負責移動、傳播及具有相關控制立場的人士。這些人是常乘飛機旅行的富豪、傳真和電子郵件的接收者、國

際會議舉辦人、電影經銷商、新聞控制者，以及投資、國際貨幣交易的管理者。真正負責時空壓縮的其實是這些團體；他們能有效運用，並將其轉化為優勢，目的是大幅增加權力和影響力。而在其平凡無奇的邊緣上，或許也包括了許多西方學者。

然而，有些團體雖進行大量物理移動，卻未能以同樣方式「負責」(in charge)該過程。來自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的難民，以及非法的、逃自墨西哥米卻肯的移民員工，紛紛湧入蒂華納(Tijuana)，甘冒生命危險跨越美國國界，以求取一絲重生機會。這裡所牽涉的移動經驗、令人眼花撩亂的文化多重性，都是迥然不同的。此外，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加勒比海難民，越過半個地球，結果卻滯留在英國希斯羅機場的審訊室。

此外，有些人僅是時空壓縮的接收者。住在內城小套房、靠領年金過活的人家，一邊吃著從中式外賣餐廳買來的英國勞工階級式魚柳和炸薯條，一邊看日本電視機播放的美國電影，天黑後不敢踏出家門半步(Massey, 1993: 59, 61-62)。

有關文化帝國主義影響的研究，必然會探討電視和電影的影響。大家往往認為媒介受美國宰制，但其實這僅反映片面事實。某些事物確實是從好萊塢進口，尤其是暴力。電影和電視等媒介，均在文化全球化與同質化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對於這種全球化，這些媒介同時也漸成為抗拒的一環：試想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使用的電台廣播〔從電影〈阿爾及爾戰役〉(Battle of Algiers)中顯然可見〕，以及反抗運動所使用的網際網路，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抗拒運動便是著名例子，當時人們透過媒介機構，串連地方鬥爭力量，喚起全球關注。

另一部分，有些例子則試圖頌揚其文化系統的混雜。例如寶萊塢電影掘取印度主題，尊重特定禁忌(不可接吻、但



101

圖 5.7：二〇〇〇年網路取用率分配不均勻的地理

允許大量[非性]接觸)，但在此同時，又使用西方化的電影背景、西方化的印度教音樂。另外，紛呈多樣的電視節目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肥皂劇，在肥皂劇此一重要場域中，顯然沒有第一世界產品對被動的第三世界施加的單邊力量，在此，全球大眾文化也並未取代地方文化，而是與之共存。同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埃及等若干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強大的反向趨勢。這些國家不僅是自身市場的主導者，也是大型輸出國。

肥皂劇飽受歡迎，吸引世界各地逾數千萬人。北美肥皂劇雖在全球廣為播放，但數量仍不抵其他文化所產製且全球流通量甚為驚人的連續劇。英國連續劇外銷二十餘國，墨西哥特拉維薩電視台(Televisa)的連續劇則外銷五十九國，其中還包括美國，不過，全球經營最成功的連續劇輸出商當屬巴西的環球電視台(TV-Globo)，該電視台名列全球第四大電視

102

公司。環球電視台的戲劇於一百餘國播送。除此之外，對於電視上播放的故事，人們的回應也紛紜不一，這也展現出全球化意義的複雜性(誠如梅西主張)。相

較於其他節目，肥皂劇或更能引發劇中角色及其日常生活的討論。這些肥皂劇猶如日常生活的例子，能讓人們針對其角色與議題提出辯論，甚至是提供道德教訓。文化價值常是其討論主題〔英國廣播公司 BBC 曾說，其連續劇〈倫敦東區〉(EastEnders)「人人都在討論」〕。這類辯論往往圍繞世代衝突及現代都市理念等議題，而且伴隨觀眾對電視角色愈感興趣、認同而愈加熱烈。在此同時，宗教與意識型態價值也常顯見於這些連續劇性的敘事。

做為媒介的電視，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而且取決於當地文化的說故事傳統。宗教齋戒月期間，埃及會製作因時制宜的肥皂劇。經過一天禁食，人人疲累不堪，通常只想與家人共度天倫之樂，如此一來便形成理想的看電視時光。一般而言，印度教宗教文本改編而成的印度電視劇版本，例如〈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等，能吸引數目驚人的印度觀眾群(收視率高達百分之九十)。

齋戒月電視

一年一度神聖的齋戒月期間，穆斯林在日出日落期間必須禁食，以瞭解飢餓、口渴的感受。藉由培養對世上窮苦人家的同理心，鼓勵人們從事施捨、慈善活動，這也是伊斯蘭中心信仰之一。然而，這種傳統宗教節日也創造出一種新文化型式，而齋戒月電視便是一例。

根據傳統，在此神聖月份的晚上，人們會長時間待在家共同開齋，而為了這些齋戒月死守電視的觀眾，今年埃及特別製作了五十部電視連續劇，敘利亞則以四十五部排名第二〔《埃及郵報》(Egyptian Mail)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這些特別的電視節目，會輸出到中東和波斯灣各國。雖是以肥

皂劇的形式產製，這些節目都含有宗教和道德訊息。二〇〇六年節目陣容包括〈異教徒家庭〉(The Heathens)、〈希拉利之路〉(Al-Hilali's Way)，前者探討伊斯蘭團體對倫敦及各大阿拉伯世界首都的恐怖攻擊，後者則有關一名擺脫不了其貪污過往的政客，其他節目則對歷史和宗教戲劇有較直接的詮釋。

印度有一種稱為「神話」(mythologicals)的電影類型，是最受青睞的類型之一。透過現代科技和現代說故事方式來闡釋傳統。改編自古早故事的電影及電視節目，由於有暴力和血腥畫面，衝擊力十足。看到羅摩(Rama)、奎師那王(Lord Krishna)出現在螢幕上，觀眾往往會心生敬畏。這種觀眾的虔誠行為，與西方典型觀影行為(被動、自作聰明及愛挖苦反諷)產生鮮明對比。這種對電視版〈羅摩傳〉(Ramayan)的反應，在印度已有悠久歷史。印度教民俗表演歷來特色是，演員會對神祇產生全然認同。在印度，有關羅摩耶那的連續劇敘事，每日能吸引六千至一億觀眾群(約為印度人口的八分之一)。報紙上每天都有〈羅摩傳〉的新聞報導。對許多家庭而言，觀看這部連續劇儼然成為一種宗教儀式。人們甚至以花圈和檀香膏為電視機裝飾。祖父母會先為孫女子沐浴，這才開始觀賞戲劇。此外，觀賞〈羅摩傳〉前，家人都必須先淨身，因此晚餐也會延後。

如此一來，這便是科技使用的地理。在此我們可進一步提出另一例子——當今已與現代化與全球化劃上等號的手機。手機在世界各地的散播，可視為消費主義擴散於全球中產階級的其中一環。然而，事實上並非純然如此。無庸置疑的是，手機的銷售對象多半是需與辦公室保持聯絡的商界人士，以及欲知最新趨勢的富有青少年(也因此其散播的現代主義顯然備受全球化批判者憎惡)，但也有人認為，手機使

用率的成長，意味能保護及增強地方特有且獨一無二的文化。無異於其他國家的年輕人，對年輕埃及人來說，擁有手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對許多人(即便是中產階級人士)而言，通話費用甚高，不能按一般習慣隨心所欲使用。此外，他們還可透過手機進行其他形式的聯絡。譬如，朋友來電時，對方可在螢幕上看到其名字，然後讓鈴聲繼續響，直到電話掛斷為止。接電話與付費並非必要之舉，也非來電者的用意，畢竟那只是要讓接聽者知道有朋友正掛念自己。在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鄰近的畜牧社區，牧人便是以手機知悉市價(這是一種旨在提供最新資訊的特殊服務)，以確保到鎮上賣牲畜時不會被敲竹槓。在埃及東南方沙漠趕駱駝的人，雖接不到手機訊號，但懂得使用衛星電話來瞭解達拉鎮集散市場不停變動的駱駝市價，以趁最高價時進入市場。

柒、回到「拯救典範」

根據拯救典範(salvage paradigm)，歷史是線性且亙古不變，與失落的理念息息相關。其奠基於本真(authentic)與虛假(false)的二元性認為，世上的本真文化均被摧毀殆盡，元兇是恣意擴散的全球文化，而且這種文化是虛假、不誠懇或非本真的。在此，特定文化對特定地方有一種真實的歸屬感，他者則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拯救典範所反映的，是一種欲從破壞力十足的歷史變化中拯救本真性的慾望，而且根據該典範，這種歷史變化是線性且不可重複的過程。相關討論總會涉及亙古不變的文化，而且此文化備受

破壞式變化的衝擊，衝擊因素與商品、貿易、媒介、傳教士、民族誌、觀光客和藝術市場有關。簡言之，就是被現代性所腐蝕。

然而，根據目前討論的例子可知，我們必須對「本真性」(authenticity)重新省思，畢竟該詞不單單意味純粹及永恆不變。因此，奠基於混雜與創意的「本真文化」(authentic cultures)仍可能存在。此外，我們還必須思考失落感的來由。有人認為，我們之所以欲拯救他者，是因我們對自身過去懷有失落感。言下之意，這種西方觀點透露出一絲害怕，唯恐異國文化會歷經致命變化，導致全球市場活力充沛的要素消失無蹤，同時也反映出一種焦慮感，深怕西方過程會為異國敲響喪鐘。

延伸閱讀

■ 有關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Appadurai, A. (1994)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324-39.

Barber, B. (1992) 'Jihad vs. McWorld', *The Atlantic Magazine*, March.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foreign/barberf.htm——其論證已匯集成一本同名書籍)

Iyer, P. (1988) *Video Night in Katmandu: And Other Reports from the Not-So-Far East*. New York: Vintage.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and G. Robertson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Shohat, E. and Stam R. (eds)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London: Routledge.

■有關電影與時尚

Rushdie, S.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New York: Granta.

Smith, P. (1988) 'Visiting the Banana Republic', In A. Ross (ed.), *Universal Aband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Social Text*, 7 (3).)

105

■有關《國家地理雜誌》

Lutz, C. and Collins, J.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Rothenberg, T. (1994) 'Voyeurs of imperialis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before World War II', in A. Godlewska and N. Smith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有關觀光業

Bruner, E. (1991) 'Transformation of self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8: 238-50.

MacCannell, D.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hocken.

MacCannell, D.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London: Routledge.

請找來歐魯克(Dennis O'Rourke)執導的電影〈食人之旅〉(*Cannibal Tours*)。這部電影從觀光客與當地人的觀點，刻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進行豪華之旅的過程。

- 觀光客以哪些論述描述巴布亞新幾內亞？
- 觀光客為何前來該地？從事哪些活動？
- 新幾內亞人是否瞭解？
- 觀光客有何轉變？
- 新幾內亞人有何轉變？
- 觀光客及新幾內亞人在該電影的形象為何？

■有關肥皂劇

Abu-Lughod, L. (1995) 'The objects of soap opera: Egyptian tele-

vision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ity', in D. Miller (ed.), *Worlds Apart: Modernity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Local*. London: Routledge. pp. 190–210.

Allen, R.C. (1995) *To Be Continued: Soap Operas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第三部分

後殖民主義

在這最後的第三部分，我們將會思考後殖民主義做為一種正面的政治計畫，如何對西方的諸多假定、刻板印象與認識方式提出批判，另尋替代方案。後殖民主義的目標之一，是要傳達被已知主要形式所排除的聲音〔這些聲音被視為「當地」(native)、「不科學」(unscientific)、「迷信」(superstitious)或「傳統」(traditional)的認識方法〕。第六章會探究大學學者提出的後殖民理論，此類理論對西方文化的高級知識提出質疑。這些陳述多半相當抽象且晦澀難解，但仍有不少學者的著作從與眾不同的角度，試圖闡述人類生活，因此我們可從中觀察他們如何倡導變革。到了第七章，我們深入更廣泛的文化領域，以瞭解小說家、製片人、音樂家如何對西方文化宰制提出挑戰，如何設法透過作品來再現其他經驗、歸屬感與認同。最後在第八章及結論部分，則會探討後殖民主義的侷限，並思索哪些方面可增進我們對當今周遭世界的瞭解。

屬民能發聲嗎？



109

圖 6.1：「荷蘭的伊朗移民卡夫希 (Mehdy Kavousi) 把自己的嘴唇和眼睛縫起來，抗議荷蘭贊代克 (Zaandijk) 最新提議的庇護法。二月十七日，荷蘭國會同意基督教民主黨提出的計畫，決定驅逐高達二萬六千名未獲政治庇護的移民，不顧前荷蘭總理且當時任聯合國難民署署長的勞比斯 (Ruud Lubbers) 大力反對。遭驅逐的人士包括索馬利亞人、阿富汗人和車臣人，這些人會被遣返那些政府績效不彰的國家，而且這些政府仍深受暴力的牽制。

——《新國際者》(New Internationalist)
「未報導年度」(The Unreported Year, 2004: 8-9)

110 本書目前已針對後殖民理論進行諸多討論，但後殖民理論並不單純如此。本章會直接予以探究，並回顧前面談及的內容。過去十五到二十年間，無論對藝術或社會科學，後殖民理論都引發了深遠影響，而且以晦澀難解著稱。該理論尤其關注人們如何被認識，以及這類知識如何被傳播。它並非純然是枯燥乏味的學術議題。誠如開篇圖文並茂的引例所示，世界各處邊緣人苦命掙扎，只為求得聲音能為人聽見，因此我們應窺探的是，理論家如何將這些熱烈、甚至暴力的情緒和行動，納入後殖民實踐。此外，也會檢視後殖民理論的部分宗旨，包括其對傳統認識方法的批判，以及其呈現的替代方案。

後殖民理論有若干宗旨。對我們這些地理學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針對薩依德(Edward Said, 1978)的批判，薩依德認為殖民權威有兩種基本概念，亦即知識與權力。換言之，後殖民理論之所以重要，是因昔日理論僅關注於，西方國家如何藉政經權力操作而崛起並宰制世界，該理論則轉而著眼於已知的西方在維繫宰制時，其背後涉及的權力。透過這樣的權力網絡，西方對世界的再現形式得以流通，其所影響的不僅是「他們」(they)如何被「我們」(us)認識，也包括「他們」如何被說服以我們的方式去認識自己。我們對西方的已知認識，無論是科學、哲學和文學，甚或是流行的好萊塢電影，都已普遍得讓人以為它是唯一的認識方法。其他理解和表現形式則遭邊緣化，被視同是迷信、民間故事或神話學。

壹、為他者發聲／以他者身分發聲

為他者發聲牽涉到倫理學(ethnics)的問題，甚至是可能

性(possibility)的問題，也是地理學等後殖民研究的重要爭辯議題。如前所述，薩依德經典著作《東方主義》對後殖民研究深具影響。他認為，西方國家宰制其他世界的重要環節，便是用西方知識再現他者；換句話說，西方以他者身分發聲。如此一來，該理念便涉及傅柯的權力／知識概念。對傅柯和薩依德而言，知識與權力是不可分割的；權力是構成知識的宰制方式，而知識的宰制方式能發揮影響力，且與網絡中的權力位置有所相連。

知識要具備權力，就必須成為霸權，亦即必須在某程度上取得正當性，讓被統治者及統治者皆能接受。據此觀點，每個人都享有一些權力，即便是僅有抗拒權力，甚至於最不具權力者〔如最貧階級、女性和部落團體等遭邊緣化的人，有時這些人統稱為「屬民」(subaltern)〕，都有選擇不相信眼前事物的權力。甘地(Mahatma Gandhi)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對宰制的統治系統(在此指英國殖民主義)採取撤回同意的策略。從後殖民主義角度書寫的屬民歷史，往往彰顯出政治角色的重要性，因此被再現的他者，對於這種自身詮釋會產生抗拒。那麼，這種歷史該由誰書寫？誰能為屬民發聲？

111

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短文常被視為經典，其旨在探討的是為文化他者及文化背景殊異之人發聲的問題；〈屬民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這篇文章義理深奧，人們對結論的詮釋也大不相同。史碧娃克提出「知識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一詞，意指對非西方和原住民的認知世界與理解方式施以暴力。如前所述，西方認識方式被認為是唯一的(the)認識方式，無論是宗教、科學、哲學、建築學或治理均為如此。其他形式的知識則較無效，或者根本就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取徑實際上凸顯的是具西方學術特

色的文化，以讓西方自我成為歷史主體，非西方他者則為客體。史碧娃克針這種自以為是的科學取徑提出批判。史碧娃克指出，他者為求被人聆聽且被人重視，不得不採納西方思想、論理和語言。如本書曾指出，這種知識意欲從無處(nowhere)提供客觀觀點。這種假定係奠基於特權團體的特定經驗和觀點，卻意圖能普世化。究其實，這些研究乃根基於一種極具權力、文化和歷史的特定位置。

即便明顯表達她／他(史碧娃克是以「她」(her)來說話)的自我意見，屬民也無法表達真正的自我。史碧娃克在文中試圖找回南亞史學的屬民聲音與經驗，她指出屬民無法發聲，唯運用大量西方思想的文字、片語和韻律，才可以讓他人聆聽自己的聲音。為了要受人重視(被人視為擁有知識，而非僅單純發表意見或訴說民間故事)，屬民的生活世界必須翻譯成科學、發展或哲學的語言，而科學、發展和哲學皆受到西方概念及西方語言的宰制。因此，史碧娃克還主張，屬民注定要透過翻譯來發聲，注定無法真正表達自我、注定要經由他人詮釋。殖民主義期間尤為明顯，在當時，殖民者的歐洲語言在當地佔據特權。舉例來說，英國殖民者深信，唯有課堂間以英文教學，才可以將科學與技術知識傳授給印度學生。透過網際網路、媒體與學術期刊，歐洲語言(尤其是英文)持續佔有優勢，由此可見該觀察與當今現象仍有關聯。

- 112 此外，對於西方學者等「專家」(experts)瞭解其他地方的意願，史碧娃克等人投以質疑，畢竟一旦投入，就必須將自身專家的身分予以去中心化。胡克斯(Bell hooks, 1990)的自傳取徑與史碧娃克類似，同樣試圖從社會邊緣發聲，得人聆聽。對她而言，邊緣是「基進的可能性」(radical possibility)

的場域(hooks, 1990: 341)，拒絕內外部的政治，畢竟「位處邊緣的同時，雖屬於整體的一部分，但又位於主體之外」。她相信，這種知識提供一種獨一無二且十分重要的觀點，不會被中心偏見所扭曲。然而，胡克斯也認為自己被西方學者消音，畢竟西方學者只欲探索他者的經驗，而非其智慧。她主張：「在那空間，我被當成『他者』(other)……他們並未在那空間與我相會。他們與我在中心相會」(hooks, 1990: 342)。後殖民理論時常提及被邊緣化者的經驗，卻對其知識、理論與解釋過程未置一詞。相會的地方總是在中心：(主要地)西方權力／知識機構(救援機構、大學與期刊扉頁)，西方語言(科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等，均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闡述)。因此，在向知識機構靠攏的同時，胡克斯被迫移向中心；此位置意味了權威控制的隱喻，具有實際存在的地理。

她聲稱西方學者不願放棄權威標誌，渴望使用能據以解釋的資料，而且這種現象屢見不鮮。她感覺到，西方研究者只是想認識她的經驗，而非她自身的解釋：

沒必要聽妳的聲音，由我談妳，總比妳談自己好。
沒必要聽妳的聲音。只要告訴我妳哪裡痛就好。我
想知道妳的故事。回頭我再以新方法為妳重述故事。
我會以一種方式來重述，讓這故事變成我的、我自己的
故事。透過改寫妳，我便能重新書寫我自己。我仍
是作者，是權威。我仍是殖民者，是發聲的主體，而
妳現在位於我談話的中心(hooks, 1990: 343)。

胡克斯從西方觀點重述自身經驗，目的是讓自己發聲，但她的聲音已淪為例子或資料，唯有西方「專家」能詮釋。

113

從斯帕克(Matt Sparke)提供的下述例子，可清楚看到當代加拿大屬民的聲音未能被聆聽。例中呈現的是一九八七年威特蘇威登族(Wet'suwet'en)及吉特克桑族(Gitxan)的土地權聽證會。這場聽證會原由斯密瑟斯地方法庭審理，預期會有大批當地民眾前來支持土地權取得，但後來改至溫哥華舉行，距離斯密瑟斯約一千兩百公里遠。能負擔車費前來支援此案的人不多，如此一來集體行動的力量便削弱了，導致威特蘇威登及吉特克桑一案更無可能進入州訴訟。雖能以知識表演來顛覆法庭當代空間的順利運行，但威特蘇威登及吉特克桑人在法庭內的聲音，仍舊未能獲得聆聽：



圖 6.2：〈屬民能發聲嗎？〉（「當法律對上阿猶客」(The Law vs. Ayook)，擷取自斯帕克《理論的空間》(In the Space of Theory) (M. Sparke, 2005: 18)

一方面來說，第一民族(譯者按：加拿大印第安原住民通稱)顛覆性的法庭表演，展現出其口述歷史的豐沛活力與重要性。

來自威特蘇威登及吉特克桑的證人，紛紛在法庭上唱起儀式歌（一種歷史的地理紀錄），譬如威特蘇威登的昆格克斯(kungax)及令人遙想起吉特克桑家族口述歷史阿大烏克(adaawk)的林克斯烏(limx'ooy)(譯者按：口述歷史在 Gitxsan 稱為 adaawk，主要是對其祖先、歷史和領土的口述歷史；在 Wet'suwet'en 稱為 kungax，主要包含歌曲和舞蹈)。這類口述紀錄能否做為正當證據及豁免於傳聞規則，在法庭上備受爭議。在西方傳統司法場域中，唯有書面或地圖的領土紀錄能被接受，這類口述傳統被斥為不正當，怪不得這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無論在法庭上或在判決原因(Reasons for Judgement)書面報告中，都對這些口述紀錄流露輕蔑。譬如被問及安特吉莉莉碧克斯(Antgulilibix)(瑪莉·強森 Mary Johnson)能否獻唱一曲聖歌時，麥基徹恩(McEachern)喊道：

「難道就不能寫成文字，然後再看措辭如何？說真的，我們都快要文不對題了，葛蘭特先生。再次聲明，我並非有意找碴，只不過讓證人在法庭上唱歌，就我所知，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法。」

進行判決時，他最終解釋：

「撇開極少數例子不談，整體來說，這些證據讓人嚴重質疑，阿大烏克(adaawk)和昆格克斯(kungax)是否稱得上是可靠證據，以證明那鉅細靡遺的歷史、土地擁有權、使用或佔據的事實。」

即便如此，他們高聲歌唱，確實已顛覆一般法定程序應保持安靜及壓低聲量的原則。[……]

除了法庭的正式空間性之外，莫奈(Monet)的漫畫彰顯出另一更直接的地圖空間主題。一方面，他描繪安特吉莉莉碧克斯獻唱林克斯烏歌。另一方面，這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四周又被書面紀錄和地圖所包圍(Spark, 2005: 16-17)。

這則漫畫以飽富機智的手法，凸顯這名法官及整體加拿大司法系統未能理解第一國聲音的窘境。

但若是由某處（有一個定點位置、本真的(authentic)少數族群或屬民的觀點）出發的觀點呢？何謂非霸權的生活現實？本真再現該由誰提供？史碧娃克指出，要找回屬民聲音（特別是從歷史），可能牽涉到「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亦即一種通則化或具刻板印象的虛構小說，流於這般陳述：「這是印度部落／非洲女性／開羅窮人的『聲音』……」史碧娃克認為，若未否定其異質性，要找回屬民的聲音是難上加難。她說，儘管十分困難，在法庭上要為屬民找到有效的發聲計畫，就必須力圖避免招致權力／知識的危險。

史碧娃克雖指出有其複雜性與難度，但仍不排除他者發聲的可能。她建議採取「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暫時性聯盟，運用鮮明的認同圖像來對抗對立政治(但若將所有認同層面加以融合，則會功虧一簣)、爭取女權及少數族群或部落權利等。

然而，話說回來，這種取徑會牽涉到「本真性」(authenticity)概念。具特權的第三世界男性(或甚至是女性)知識份子，要如何再現其國家的貧窮女性？誠如她所言，史碧娃克(女性)是以第三世界人士及印度女性的「身分來發聲」(speak as)，同時這也是她參與國際研討會時予人的期待。但試圖以這種「身分來發聲」時，她又唯恐自己無權再現他人，畢竟大家經驗不同，她不可能全都知悉。她也擔憂會把「自己通則化」，將自己化約為本質和一組特徵，懼怕自己會成為西方學術界的象徵性姿態。她的經驗是否會被選擇和同質化，導致觀眾誤以為那便是知識，不知那只是幻覺(illusion)？她說：「你將不再聽見所有其他人的聲音，因為『我們都包辦了』。」議程上有她名列其中，能讓他們減少一些罪惡感(已將該聲音包括在內)這也是為何有人主張，後殖民主義具有某種療癒作用，能克服對過去不公義及其效應禍延至今的焦慮。

這對我們如何「研究」(do)地理又有何涵義？

史碧娃克和其他的後殖民批判，令許多人思索是否該說些什麼。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的是，若對後殖民批判嚴肅以待，西方學者是否有權為第三世界人士發聲。照此來看，西方學者應就此退出，不再涉入西方以外世界的研究。這對於我們該以何種方式研究地理，顯然有若干重要啟示。然而，這並非史碧娃克的本來用意。她譴責白皮膚、具特權的美國男學生，因為他們對於要為他者發聲深感無能為力，還說既然身為白人男性，乾脆保持緘默好了。她對他們說：

何不對這些透過可恥腳本將你消音的歷史，抒發某種程度的憤怒……你肩負的任務，不只是要透過語言和特定研究計畫來瞭解事情究竟，同時也要以身為研究者的立場來進行歷史批判，如此一來，你會獲得批判的權利及被人所聆聽。拒絕再現文化他者，只不過想減輕良心責備和縱容自己不做任何功課。

對於屬民究竟能否自我發聲，我們也可用較不理論的方式來思索。關鍵就是為這個世界製造知識的基礎建設，亦即媒體、研究所及大學等知識製造機構，尤為要者，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世界語言，宰制了我們瞭解世界的方式。因此，第一世界才得以再現第三世界。這般全球結構狀況，怎可能對其他聲音敞開心胸？還是說，「我們」(us)必須以他們的語言，來為「他們」(them)發聲？第一世界地理學家是否有責運用這些管道，來再現這些尚不足以自我再現的人？那麼，針對世界其他地方進行田野調查或研究時，又該採何種方式？胡克斯的論文《做為抗拒場域的邊緣性》(*Marginality as a site of resistance*)，便對白人學術界讀者說道：

這是一種干預。此訊息來自具有創造力與權力的邊緣空間，在此無所不括的空間裡，我們找回自己，齊心協力消除被殖民者／殖民者的分類。邊緣性是一個抗拒的場域。進入那空間。我們在那會而。進入那空間。我們以解放者的身分迎接你(hooks, 1990: 343)。

貳、後殖民女性主義

布希(George W. Bush)將阿富汗戰爭合理化的主要手段，是呼籲解放阿富汗女性。楊(Iris Marion Young)主張，布希的雄辯並非空穴來風，畢竟當時塔利班(Taliban)女性主義運動如火如荼進行，布希只是順水推舟：

為將這場戰爭合理化，而對許多美國人進行這般呼籲的作法，雖顯然頗具成效，但我認為會惹惱女性主義者，也讓我們亟欲檢視一項問題，亦即美國或西方女性主義者在面對世上某些女性時，是否有時會站在保護者的立場，而這些女性在我們建構下，是處於較依賴或附屬地位的……阿富汗女性構成終極犧牲者，而美國則站在終極保護者的立場(Young, 2003: 4, 17)。

印度小說家兼政治積極份子洛伊(Arundhati Roy, 2002)的見解略同，她認為此事十分耐人尋味：「這場戰爭的主旨變成是要顛覆塔利班政權，讓阿富汗女性褪去罩袍和得到解放，難道是要我們相信美國海軍陸戰隊進行的是女性主義任務？」她也指出，世上其他地方的女性處境也十分堪憂(包括美國盟友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部分南亞地區)，因此她問我們：「那是否也該轟炸這些國家？德里、伊斯蘭堡與達卡是否該被摧毀？對印度轟炸，便能將偏執一掃而空？我們是否能靠炸彈邁向女性主義天堂？」洛伊意指的是，對於西方自由主義議程，甚至是女性

主義議程，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多多少少都抱持一絲疑慮，畢竟這意味棕色皮膚女性必須倚賴白人男性或女性，才能免受棕色皮膚男性荼毒(常見討論係針對面紗文化政治，如下列表框所示)。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所有女性因遭受父權剝削，以姊妹情誼(sisterhood)相互牽繫，而且此議題是女性的首要政治關切，不因國家和地域或宗教而有所不同。

後殖民女性主義者譴責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們忽略了一件事實，亦即對世上許多女性造成壓迫的，不光是父權；剝削她們的也包括全球經濟系統、種族和階級。對許多第三世界女性來說，她們與同階級與國籍男性擁有的共通點，多過於具特權的西方女性。舉例來說，她們與男性團結一心，共同參與反種族主義鬥爭。令許多人忿忿不平的是，西方女性制訂出女性主義議程，導致許多第三世界女性對女性主義概念嗤之以鼻。在關切階級與種族議題時，要另外考慮性別議題並非易事——亦即我們不可能「加上女性，攪和既有秩序」或「加上種族，攪和既有秩序」。這種壓迫與特權、宰制與抗拒互為交織的現象極其複雜，更是後殖民主義研究至為重要的議題。

許多後殖民女性主義者偏好以「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概念，替代去脈絡化、非性別與去身體化，這些即是所謂「客觀的」知識。情境知識旨在關注地理和文化特殊性(specificity)，而非普世性(universality)。因此，男性或女性的意義，會因脈絡而異——換言之，人們是在多元物質與文化脈絡中，學習如何成為男性和女性。情境女性主義知識並不假裝具有客觀性，但仍聲稱較貼近真相，畢竟其旨在揭露權力結構，而非掩飾權力關係的真相。第三世界對於西方女性主義者的文化帝國主義態度之批判，也讓女性主義開始關注其他同時並行的壓迫，譬如種族主義、新殖民主義、

前殖民者的強迫遷移及全球經濟結構等。史碧娃克等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均質疑地理界線的連貫性，她們認為第一世界內部亦有一個第三世界，比任何特權女性都要能理解壓迫的複雜性，因此，白人女性開始研究種族主義及白人的社會建構，以做為女性主義的理解取徑。人們也逐漸意識到，「種族」與性別是相互定義的，而此事實對附屬團體而言是較顯著的，對宰制特權受益者而言則否。弗蘭肯貝格(Ruth Frankenberg)也點明一件事實，亦即對多數白人而言，「種族」是他者的特徵。即便是對種族主義批判者來說，「種族」都是歧視、壓抑和貧窮的標記。弗蘭肯貝格旨在闡述，白人也是一個種族標記，意味一種能增強白人擁有隱藏性特權的標記物：這是一個被享有但未獲承認的特權，也是一個活生生卻未被意識到的現實」(Thomas, 轉引自 Frankenberg, 1993: 51)。

根據這類後殖民批判認為，認同與對立的常規政治極難以運作，原因在於：認同與忠誠極為複雜，唯有策略聯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後殖民回應則認為，必須放棄認同與對立的穩定政治，並以植基於不確定性與矛盾心理的政治來取代之。這種政治的特徵就在於「混雜」(hybridity)。

面紗的文化政治

對西方評論家來說，所有東方主義符號中，最備受關注、匪夷所思、引人入勝、困惑不解的，便是面紗。歐洲探險家將戴面紗視為一種落後的女性遮蓋物，但同時又好奇面紗下究竟掩藏些什麼。有些評論家曾寫道，西方渴望解放這些女性，讓她們逃脫面紗的囚禁〔史碧娃克(Spivak, 1994)也曾談及這種渴望，她認為這是「白人男性欲將棕色皮膚女性從棕色皮膚男性身邊拯救過來」〕。面紗的複雜性，可從近來相關討論窺知一二。



118

圖 6.3：開羅原住民

在二〇〇六年秋天的英國，有關面紗意義的議題，備受媒體或國會議論紛紜，原因在於杜斯布里的柯克利斯議會(Kirklees Council)做出一項決策，決定將一名課堂助教雅茲米(Aishah Azmi)停職，只因她在校時拒絕卸下全罩式面紗。關於此事件的討論延伸到探討在現代及多元文化的英國，面紗具有何種意義。工黨政府官員等人均認為，戴面紗會構成阻礙，使英國穆斯林難以融入廣大社會，難以廣獲社會接受。其他人則認為既然是多元文化社會，就必須能認可差異，接受少數團體的信念。多年前，法國政府做出決議，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立學校穿

戴頭巾，亦不得戴有大型十字架等「公然」(overt)的宗教符號，這項決議顯然是要將公民身體重新註冊，使之變為中立空間，「確保公共場域中，所有精神或社群聯盟之間能保持距離，以讓公民生活中一切皆平等相同」(Lévy, 2004: 5.2)。有趣的是，即便其中舉列若干宗教藝品，最耐人尋味且也最備受爭議的卻是面紗。面紗是具異國風情又別具魅力的東方圖像，長久以來令西方想像無限遐思，渴望揭露面紗下的面貌，同時又渴望解救這些女性，讓她們從此解脫所謂宗教灌輸與父權壓迫。再次，人們爭奪的是女性身體的領地——世俗相對於宗教。但話說回來，在這場爭辯中，女性本身怎麼說？被問及此時，許多女性會答道，這是她們自我身分的一部分，是穆斯林全球姊妹情誼的符號，而非一種父權象徵；對某些人來說，九一一事件後，這項議題益顯重要。誠如一名英國女性穆斯林所言：「許多方面，我都認為戴頭巾(hijab)是一種全球伊斯蘭女性團結的行為。」(Aziz, 2004)。

許多外部評論家都指出，有愈來愈多中東女性「回歸面紗」(return to the veil)。西方評論家認為，這種作法形同將女性視為民族符號的反動力、傳統圖像的寶庫。然而，這卻將面紗的意義簡化了。

《可蘭經》並未明言女性應戴面紗，但確實要求女性遮掩胸部及飾品。因此，戴面紗並非伊斯蘭宗教律法的規定，而是根據一種提倡女性謙遜的文化價值。然而，女性戴面紗的原因多不勝數，可能出於自我選擇，也可能覺得有其必要；而面紗可被視為父權符號，或抗拒西方化的符號；可以是宗教虔誠的符號，或者是有利女性團結的符號。此外，我們不可忘記的是，面紗不僅是伊斯蘭的符號，也為其他宗教所使用(試想天主教修女)。

許多獨立、有才幹的女性都戴面紗。西方現代化女性將戴面紗視為被動傳統工具的觀點顯然有必要被加以挑戰。伊斯蘭社會中，有許多「性別表現」(gender performances)似乎終將化為同一圖像——確實，對某些人來說，重新戴上面紗，再現的是對西方價值的抗拒。然而，祖忽爾(Zuhur, 1992)在針對埃及的研究中發現，某些人會運用戴面紗女性的形像，來

會增強；更顯而易見的是，歸屬與排外的領地會益趨分明。伊朗裔美國人莫芬妮(Azadeh Moaveni)談及從伊朗返美時，指出面紗的複雜意義：

如今，我置身於空間上距離伊朗不遠處的一個國家，房間裡靜謐無聲，好不容易才把在德黑蘭兩年的行李收拾妥當。整理衣服之際，揭開一層層面紗，猶如數算樹幹年輪，只為明瞭其演化過程。外層是一抹色彩，綠松石、淡粉紅的混合色調，精緻薄紗、透明絲綢。這些是生活的顏色，是石榴與開心果的色彩，是天空與春葉的明燦色系，存於纖維的徐徐氣息間。待我抽絲剝繭，藏在裡頭的，是黯淡無光的面紗，連綿無形的長袍，全是葬禮般石板與黑色的色調。回想一九九八年，這就是我所穿的。時序流轉，律法依舊。國會不曾正式寬容鮮豔色彩，暴露腳趾和腰線仍是不允許的。當今年輕女性一點一滴、一絲不苟地匯聚力量，只為群起違抗。聖戰一字的古典原意即是：鬥爭。

——莫芬妮(Moaveni, 2005: 9)。

《口紅聖戰：伊朗回憶》(*Lipstick Jihad: A Memoir of Growing up Iranian in America and America in Iran*)

121

參、混雜

混雜是一種價值錯置……會導致宰制論述沿著具有再現和權威權力軸線逐漸分裂(Bhabha, 1994: 113)。

對立於其直接與殖民或宰制論述，巴巴(Homi Bhabha)等後殖民理論家的作法，是以正面方式重新定義後殖民，賦予其不確定性、矛盾性、混雜、第三空間，以及多元文化界線空間的涵義。與其將真相奠基於本真性，其重視的是雜質

與混合。

這對東方主義地理充滿挑戰。然而如前所說，現代西方思考的結構係根基於一連串二元性，也就是說，一個人非此即彼(黑或白、東方或西方、偏差或常態等)，後殖民混雜探索的是灰色地帶，內部／外部並無鮮明分界線。某些層面來看，被殖民者與殖民者有共通處(文化、教育和語言等)，但同時也有相異處(膚色和種族本源)。這種混合(他者的自我特徵)對二元性的存在無啻構成了挑戰。因此，東方主義二元邏輯與這種矛盾的存在是不相容的(cannot work)，畢竟混雜一旦存在，便彰顯出二元性純為空想。巴巴認為混雜的發現，為抗拒殖民主義拉下序幕，終會為殖民主義劃下休止符，畢竟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之間不可能徹底分割。

為闡明此論據，巴巴並不探討殖民主義文本(地圖、手冊、官方紀錄與文學)，改而思索殖民主義的實際實踐，他發現這些實踐是混亂不堪、殘缺不全，甚或是不稱職的，這點恰與文本大異其趣。現實中殖民的每日實踐，只不過證實殖民理念的純正性實際上並不存在。身為地理學家，我們或可說，殖民主義所賴以實踐的差異景觀，只不過證明現實不若理論——舉例來說，對於殖民聚落或莊園興建計畫，特定物質景觀會構成不同挑戰，而不同文化對於殖民規則與規定，也會產生不同回應，諸此之類。對巴巴來說，殖民主義是自取滅亡。巴巴並不將雜質／混合視為眼中釘(對殖民行政官員來說則是)，也不視之為失落(拯救典範)，反而稱許混雜是後殖民主義修辭。對巴巴而言，混雜提供一種抗拒政治，不僅重劃疆界(薩依德接受西方與東方的分界，因而往往為人詬病)，且能加以全盤顛覆。

122

對許多理論家來說，混雜能再現後殖民主義的圖像。其

歌頌矛盾與雜質，對殖民邏輯無疑帶來極大挑戰，畢竟殖民邏輯試圖認識世界萬物，並為世界萬物規劃型錄。但有些人不禁擔憂，這種歌頌混雜的說法，是缺乏批判性的。蜜雪兒(Katharyne Mitchell)稱此為「混雜的誇大」(hype of hybridity)。她認為賦予混雜特權，形同歌頌任何有雜質的事物，而將本質與本真性棄如敝屣，是導致界線、二元性、層級及排外的淵藪，然而，她也認同強大力量也可混雜化。她以國際資本主義為例，指出其能有效剝削混合及新形式(如認同、文化、食物、音樂、時尚……)，鏗而不捨地追求新產品及增加利潤。此外，蜜雪兒主張，並非所有對純粹性和本真性的追求都是不足取的。如前所述，本質主義具有政治功效——相較於公然對立，矛盾是較弱形式的政治行動。誠然，有人認為混雜政治(如模仿)略嫌微不足道，不若政治遊行和示威等直接對立的身體化結果，而示威是對抗殖民政權屢見不鮮的對立行動。

蜜雪兒結論道，混雜或(or)本質認同均無固有(inherent)價值，我們必須根據相關議題(以及我們對事件的詮釋)來個別評斷。然而，其他學者堅稱殖民混雜性有負面效應，認為這是創傷狀態，並不值得頌揚。

肆、法農與後殖民主義的暴力

某些形式的後殖民主義主張，推動變革必須採行更直接的干預手段，著名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便曾指暴力是必要之惡。一直以來，暴力都是備受爭議的議題，畢竟其本質上具破壞力且會引起分裂。有些後殖民理論家及政治人物認

為暴力絕不可取，有些則主張，一旦人們落得毫無權力，暴力便成為唯一的可行手段，此時的暴力行動成為唯一可讓控制者聆聽的「聲音」(voice)(試想目前極具爭議的中東自殺炸彈客)。

法農對殖民世界的詮釋，與巴巴迥然不同，但也認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界線逐漸模糊。對法農而言，混雜的破壞力十足，必須全盤予以抵拒。 123

在其一九六三年著作《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法農指出「殖民世界是摩尼教式的世界」(colonial world is a Manichean world)，在此世界非黑即白，殖民知識試圖將黑與白劃清界限。法農認為在此二元性中，殖民主義的二要素僵持不下：

1. 透過殖民統治及教育，被殖民者常聽到的是，應追尋並複製具優越性的殖民者價值。
2. 然而在此同時，法農提出所謂「黑的事實」(the fact of blackness)，即在指出要辨明誰是被殖民者，最直接的辦法是根據膚色(或其他特徵)。這種「黑的事實」是自卑的標記物，也是難以逃脫的。

對法農而言，殖民權威運作的方式是邀請黑人主體模仿白人文化，此論證出自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67)。但對被殖民者來說，要達到第一點(複製殖民者價值)是永遠不可能的，因而也更增添殖民者的優越性。倫巴(Ania Loomba)對此論證做如下解釋：「印度人能模仿，但要切實複製英國人的價值是不可能的……他們體認到自身與「真物」(real thing)之間的永恆落差，如此又確保

了其服從地位」(Loomba, 1998: 173)。

因此，被殖民者會掉入陷阱：儘管意識到種族差異的「事實」(fact)，卻又同時崇尚那些被標榜為文明與發展模式的殖民者文化。他們無法逃脫混合或混雜的命運。巴巴等後殖民思想家頌揚這種矛盾性，但法農視此為創傷狀態。只要看看法農的生平，便能瞭解他作此結論的原委：

法農生於馬提尼克島，打從出生便是典型被殖民的受支配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自願入伍，後又返法學醫。然而，到阿爾及利亞為法國人做事後，難忍殖民政權的暴虐無道而辭職。擔任軍醫的期間，眼見病患者有各種心理健康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多半是受殖民主義心理衝擊所致。於是，他加入阿爾及利亞抗拒陣營，撰寫專書鞭斥殖民主義。

法農認為，被殖民者之所以有精神創傷，是因意識到他〔而且一定是「他」(he)，原因稍後再述〕雖一再被教導要崇尚白皮膚，卻永不可能變為白皮膚；雖一再學習要貶低黑皮膚，卻終生褪不去黑皮膚。他的結論相當直言不諱：「冒著可能惹怒我那些有色兄弟的危險，」他在《黑皮膚、白面具》指出：「我要說的是，黑人不是人。」罪魁禍首是殖民系統的衝擊：

因為這是一種對他者的系統性否定，是一種令人髮指的裁定，將他者的人性特質一概否定，殖民主義迫使被宰制者無時無刻捫心自問：「老實說，我到底是誰？」(Fanon, 1963: 250)

法農針對白人世界黑人男女面臨的心理問題進行一項分析，發現到自我分裂或自我異化的狀況。他呈現若干關

《黑皮膚、白面具》



圖 6.5：對《黑皮膚、白面具》的兩種詮釋。這兩種面具各有何種本質？

殖民主義摧毀了黑人主體。對白人主體來說，黑人他者將自我排除於外(誠如薩依德在《東方主義》所言，他們只能委身於投射他者的負面特徵來定義與認同自我)。對黑人主體來說，所謂理想事物均由白人他者所定義：白人主體不僅是他者，也是主人(因有不平等權力關係)。因有黑、白人自我得以確立，但因有白、黑人的主體性被淘空殆盡。也因此，黑人試圖戴上白人面具，讓黑的事實消失無蹤。有關的口語說法多不勝數，例如澳洲原住民所說的「椰子」(coconut)。黑皮膚／白面具反映出被殖民者的認同是辛酸的精神分裂。

於「殖民戰爭與精神異常」(Fanon, 1963)的病例記錄。根據診斷，某名男性因妻子遭殖民軍強暴而罹患性無能且深受創傷(參見下列表框)。對於這些創傷，法農主張這些被殖民者所需要的是「唯有將自我從有色人種中解放」。

法農與殖民主義創傷

〈殖民戰爭與精神異常〉一章出自法農著作《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內容旨在闡述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間，在阿爾及利亞醫院診斷的若干病例。這些病例多半是阿爾及利亞人，但這場戰爭對法國人本身的衝擊，也是法農所欲探討的。

下列病例旨在描述 B—男的創傷，及接受治療後述說的自身故事。試想該戰爭如何在他身上內化，方式包括他的自身行為與妻子遭受的行為，並以批判角度思考，法農訴說此故事的用意為何。為何訴說此男子的故事？妻子在故事中扮演何種角色？她遭受何種創傷？

病例一：某阿爾及利亞人於妻子遭受強暴後，罹患性無能

B—是名二十六歲男性。在民族解放陣線健康服務中心建議下，他來我們這裡看失眠和長期頭痛問題。他之前是計程車司機，十八歲起便為民族黨工作。一九五五年起，即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員。多次開自家計程車運送政治文宣，也載過政治人物。
[……]

然而某天在歐洲區城鎮的中心，由於與人起嚴重衝突，在警方大力圍捕下，他被迫棄車逃逸，突擊隊員分頭追捕。好不容易躲過敵方陣線，B—藏匿在友人家中。這幾天他都無法回家，後來是長官命令下，才就近加入馬其斯[反抗者]陣營。

數月以來，妻子和一歲八個月的小女兒音訊全無。他聽說警方一連數週搜遍整個城鎮。加入馬其斯陣營兩年後，妻子給他捎來口信，說被人玷污，要他忘了她，反正兩人不可能重修舊好。他焦慮萬分，欲跟指揮官請假，偷偷溜回家中。但指揮官不許他請假，而採取其他措施，由一名民族解放陣線成員

代 B—聯繫其妻與雙親。

兩週過後，B—部隊指揮官收到一份詳細報告。

B—丟棄的車被發現時，裡面有兩枚機槍彈匣。事發不久，法國士兵在警方陪同下來到他家中。發現他不在家，於是把妻子帶走，拘禁逾一禮拜。

他們質詢她，丈夫平時跟哪些人交往，而且一連兩天毒打她。但到了第三天，某法國士兵(她不確定是否為軍官)要其他人離開房間，然後強暴了她。過一陣子，另一名士兵也強暴了她，而且這次是當著其他人的面，還對她說：「你如果還見得到你那卑鄙的丈夫，別忘了把我們對妳做的事告訴他。」[……]她把此事告訴母親，母親說服她把原委一五一十告訴 B—。因此，與丈夫聯繫上時，她把被羞辱的事向他坦白。他起初十分震驚，但工作每分每秒都十分繁忙，久而久之也終於釋懷。[……]

一九五八年，他受派到國外進行任務。歸隊之時，他常顯得心不在焉、昏昏欲睡，長官和其他隊員都十分憂心，決定將出發之事暫緩，先讓他接受體檢。因此，我們看到了他。剛開始認識時，覺得他似乎很容易與人打成一片，有張表情豐富的臉：或許有點太豐富了。微笑得有些誇張；表面上看來一切順遂：「我真的很好，非常好。我覺得好多了。給我一兩片奎寧、幾片維他命，我精神就來了。」然而，一次輕微焦慮，終於打破了表面平靜。他立刻被送往醫院。[……]幾天過去，我們終於重新拼湊出他的故事。

出國期間，他試圖要性出軌，但沒成功。長期被迫出征，飲食常營養不良，疲憊不堪早已是家常便飯，因此他也不以為意，兩週後又躍躍欲試。但又失敗了。和一名友人傾訴後，友人建議他服用維他

命 B12，吃了幾片維他命，一試再試，仍是失敗收場。[……]

他對我們首次傾吐妻子的事，笑說：「她嚐過法國人的滋味了。」聽到這裡，我們把整個故事重新拼湊。一連串事件交織起來，癥結昭然若揭。他告訴我們，每次試圖性交時，都會想起妻子。[……]

「在馬其斯時，聽到她被法國人強暴，起初我真的很氣這群畜生。後來我說：『喔，好吧，這還不算太糟，至少她沒被殺死。起碼還能重生。』過了幾週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會強暴她，是『因為要找到我的行蹤。』他們是要懲罰她，懲罰她不肯順從，不吐露半句。其實當下她也可以選擇報上一名隊友的名字，但這麼一來，他們就會搜出整個網絡，然後將之摧毀，說不定還能逮捕我。那可不是一般的強暴，一般的強暴是因為沒事可做，或者出於虐待心態，這在我村落是見怪不怪了；但他們強暴的卻是一個頑固的女人，寧可逆來順受，也不願出賣自己丈夫。而且這位丈夫就是『我』。這女人救了我，還保全了整個組織。她會被人玷污，都是為了我。但她不曾對我說：『看我為你犧牲多大。』事實恰恰相反，她說：『把我忘了，重新過生活，因為我已經被羞辱了。』[……]

「所以我把她接回來；但一看到她，我便手足無措起來。看到女兒的照片，我時常會想，她八成也被羞辱了，彷彿跟我妻子有關的一切都腐敗不堪了。如果他們只是拷打她、打斷她的牙齒或手臂，我或許還都不會這麼在意。但做那檔事——那種事誰能忘記？她為什麼連這種事都要告訴我？」

——法農(Fanon, 1963: 254-258)

《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法農把殖民者的理念顛倒過來。與其將殖民主義視為他者失敗的結果(result)(換言之，他者無法自我統治，乃出於歐洲殖民主義的必要)，法農主張殖民主義是導致他者心理缺陷的原因(cause)。對法農來說，具有精神病態和暴力的是殖民主義，而非被殖民者。因此，被殖民者往往被冠上負面的人格特徵(暴力、歇斯底里和懶惰……)，在法農來看全是殖民主義導致的狀態。

除對殖民主義狀況進行心理檢視，法農也提出因應措施。在《大地上的受苦者：改變世界樣貌的黑人革命手冊》(*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he Handbook for the Black Revolution That is Changing the Shape of the World*)一書中，他提出行動願景。該書也討論到，暴力是去殖民化過程的必要之惡。

伍、何以要暴力？

讀讀法農：你會知道，到了窮途末路之際，謀殺的狂亂衝動是一種當地人的集體無意識。

——沙特(Jean-Paul Sartre)

擷取自《大地上的受苦者》緒論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3: 18)

歐洲人將反殖民抵抗視為暴力至極，意指原住民無法自我統治，歐洲的文明化影響力實出於必要。但在法農來看，殖民主義本身才是真正的暴力源頭；首先是最初的征服行動，再來是日復一日的統治實踐，以權力控制當地人的身心。對法農來說，這是一種整體性暴力，誠如沙特所說：「不

僅旨在對這些被奴役者敬而遠之，還試圖將他們去人性化」(Sartre, 1963: 15)。法農說：這種去人性化的作法使被殖民社群愈趨暴力。殖民主義創造的異化，是被殖民者產生暴力的始作俑者。被殖民者出於沮喪，使這種最初暴力一觸即發。然而，法農認為這種對抗殖民者的暴力能滿足若干目的，因此十分重要。首先，這種作法能鬆脫殖民者的掌控，而殖民者固然不希望放棄權力，因此去殖民化勢必會是一種暴力現象。其次，去殖民化行動能團結被殖民者，為同一目的努力。最後一點，也最受爭議的是，暴力能為臣服於殖民統治的個人帶來淨化與恢復作用，亦即將無能與自卑等感受一掃而空，恢復自尊。

128 就個人層面而言，暴力是一種淨化力量。能讓當地人從自卑情結、絕望與無能為力中解放出來；令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民族解放過程中，人民採取暴力行動，不許他人自詡為「解放者」(liberators)……昨日他們一副事不關己；今日則要釐清一切，攬下所有決策(Fanon, 1963: 94)。

抗拒策略

法農提出若干抵抗策略，方法不僅包括玩弄傳統，更包括要擺弄歐洲人對此的感知。其中最有趣的例子是「揭開面紗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 Unveiled)。阿爾及利亞女性穿戴面紗的作法，是與殖民主義者對立的策略之一，殖民主義者亟欲揭開女穆斯林的面紗，以進步之名，行弱化原住民族文化及摧毀反殖民抵抗之實。許多女性之所以戴面紗，是因為法國人要她們褪去面紗。然而，女性正可藉以做為抗拒運動策略：揭開面紗的女性是平凡無奇的(因為她們看似

有西方面孔)，因而能滲透歐洲駐屯。在此同時，戴面紗的女性因服飾寬大，能運送武器。阿爾及利亞反殖民運動便採行此二策略，由女性藉由易容，在城市裡自由行走。電影《阿爾及爾戰役》(Battle of Algiers)中最扣人心弦的場景，便描繪了這種作法，片中我們會看到戴面紗的女性揭開面紗，易容為西方面孔以通過關口；接著又戴回面紗，穿越另一道關口，藉機在公共場合放置炸彈。這種文化實踐的操作，不僅牽涉到抗拒的時機與手段，更顯示殖民壓迫處心積慮製造的武器，反成為自戕的雙面刃。



圖 6.6：影片中有關阿爾及利亞女性的兩則圖像

法農認為，他所揭露的創傷並未單純隨著後殖民崛起而消逝，唯有透過暴力推翻，才可讓被殖民者尋回自尊與自我意識。權力和平轉移所帶來的風險是，換走原本歐洲殖民者，但留下的卻僅是西化的當地菁英，如此一來，便無法達到武裝鬥爭所能帶來的徹底變革。那麼，情況不會有所轉變。高層人士或許汰舊換新，但多數人的生活(包括法農提及的心理自卑感)會依舊存續下去。因此，即便實質上已去殖民化(剷除歐洲人)，當地人仍難逃脫被殖民心態。因此，

法農堅稱這會導致一種延續不絕的矛盾感，原因不外乎新殖民主義及西方宰制的國際資本的權力，會使新興獨立國家難以和平發展。

法農的這項論證說服力十足。他的撰述充滿激情和權威，一如參與阿爾及利亞抗拒的人士。很顯然，他的諸多論證至今仍為人共鳴，尤其是針對獨立運動與應採取之行動的有關爭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閱讀法農著作的同時，常讓人想起近來的新聞報導，如巴勒斯坦、車臣與伊拉克等國的自殺炸彈客和暴力反抗事件。然而，法農的論證中，仍有若干重要議題有待評估，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暴力的角色。對於任何提倡暴力的論證，我都會深感驚扭不安。不過，我從未居住在被殖民社會，從未面臨法農所描述的創傷，也從未經歷他在個案中所描繪的絕望至極感受，或許正因如此，我才會輕易公然譴責暴力。

法農的變革觀並非毫無缺陷。舉例來說，如前所見，他所描述的是性別化的創傷。其著作是為男性抗拒者而寫。只要看一段摘自《大地上的受苦者》的話便能瞭解：

當地人瞻望殖民者的眼光，是充溢慾望和嫉妒的；流露出佔有的夢想——這種佔有是無所不括的：能坐在殖民者的桌上，睡在殖民者的床上，最好身旁還有他的妻子(Fanon, 1963: 39)。

上例因妻子遭強暴而備受創傷的男子，也可一併納入思考。法農關注的並非慘遭暴力的女子，而是該女子的丈夫所遭受的心理創傷。據法農認為，該男子之所以性無能，是因深感自己無力保護妻子。因此，如前所述，被殖民者要扭轉

逆勢，唯一辦法便是暴力革命。這種將女性視為性暴力客體的觀點極具問題意識。

延伸閱讀

130

■ 有關後殖民理論的介紹

Childs, P. and Williams, P.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Prentice Hall.

Lomba, A. (1998)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有關為他者發聲／以他者身分發聲

hooks, b. (1990) 'Marginality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in R. Ferguson et al.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Cambridge, MA: MIT. pp. 341-43.

Spivak, G.C. (1994)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66-111.

■ 有關我們如何「研究地理」

Huggins, J., Huggins, R. and Jacobs, J. (1995) 'Kooramindanjie: place and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9: 165-81.

這部合撰著作中，試圖以澳洲個案為例提出各種聲音，描述地理學家雅各(Jane Jacobs)與原住民歷史學家哈金斯(Jackie Huggins)、母親和幼子共同前往卡那封峽谷國家公園的經歷。

Radcliffe, S. (1994) '(Representing) post-colonial women: authority, difference and feminisms', *Area*, 26: 25-32.

■ 有關後殖民女性主義

Mohanty, C., Russo, A. and Torres, L. (eds)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有關混雜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Mitchell, K. (1997) 'Different diasporas and the hype of hybrid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 533-53.

■ 有關法農

Fanon, F.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Especially 'Concerning violence'.)

Sartre, J-P. (1963) 'Preface' in F.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最後，請觀賞《阿爾及爾戰役》(*The Battle of Algiers*)，並思考法農提出的暴力議題。這些與當代戰爭、抗拒運動(譬如伊拉克戰爭、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中所見的暴力，又如何產生共鳴？

後殖民文化

猶如一輛老爺巴士，海灣航空公司的飛機顛簸搖盪，穿梭天際，不禁令人捏把冷汗，但過沒多久，乘客馬上就能習慣這種缺乏活力的搭乘方式。喔！是的，他們要回家了，即便膝蓋抽筋、頭挨著天花板、汗流浹背、聽天由命，心情還是愉快的。

第一站是希斯羅，他們在遠方的那端魚貫而出，當時全球化序幕初揭，但還在流連昔日殖民的光景。所有第三世界的班機都在此停靠，接機家屬等待數日，如細菌般一窩窩蹲坐地板，距離來來往往的歐洲北部與美國旅客有一大段距離。只見那些飛航快速且品質無可挑剔的班機，有足夠放腳的空間和個人電視，乘客往來只為一場會議，如此體面，難以想像他們真的是有屎有尿、有血有淚的人類。絲綢、喀什米爾羊毛、漂白的牙齒、百憂解、筆電，中餐是朱蘭諾三明治。

德賽(Kiran Desai, 2006: 285)

《繼承失落的人》(*The Inheritance of Loss*)

本章要探討的是，某些源於後殖民理論的理念，是如何與小說、音樂、電影等文化產品產生相似之處。我們試圖含括來自非西方國家的藝術家(或者認同跨越西方及其他世界的人士)，聆聽他們的聲音，以檢視他們如何去探討且試圖表達對後殖民概念的意見，以及對性別關係和混雜的想法。

我們已探討西方後殖民主義消費及後殖民產品背後的假定，也試圖指出這並非單純的單向過程，即便其中牽涉帝國權力關係，非西方他者亦有再現自我的能動性(agency)。如前一章所言，問題在於這些聲音如何被表達、被人聆聽，乃至於如何對宰制知識及文化系統提出挑戰。音樂、文學、藝術和電影等均對西方文化呈現各種形式的另類再現場域。透過全球化的分配及消費過程，吸引更多廣泛的閱聽人，並對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提出不同反應。其中有些試圖維護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有些則意圖歌頌混雜。

在此要討論的產品均取自媒體，因此例子勢必是選擇性挑出來的。對此，史碧娃克(Spivak)想必會告誡我們，要小心界定何種程度可被視為他者的聲音。

壹、混雜

誠如前一章所述，許多後殖民理論家都對自我及他者的二元認同提出質疑，這一點從後殖民文化的混雜形式便可窺知一二。這種混雜概念並非僅在融合兩種文化，也旨在從差異中創造一種嶄新事物，提出第三條路或「第三空間」(Third Space)的可能性，一個並非中心或邊陲、內部或外部、已開發世界或開發中世界，位置彷彿兩者兼具的空間，並且去除

了二元主義的可能。上一章談到後殖民理論時，已談到這一點，另外也援引諸多音樂〔例如阿特拉絲(Natacha Atlas)、查勒(Claude Challe)、恩多爾(Youssou N'Dour)、圖日(Ali Farka Touré)的作品〕、寶萊塢電影、小說〔例如蘇維芙(Ahdaf Soueif)、庫雷西(Hanif Kureishi)、德賽(Kiran Desai)等作家〕等例子。

魯西迪(Salman Rushdie)曾探討混雜概念，他是一位印度裔英國人，著作中反映了這種混雜的民族認同。他主張混雜書寫如今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畢竟英語「不再是英國人的語言，現在英語從許多源頭向外發展；那些曾被英語殖民的地方，如今開創並拓廣了領土，並有了自己的語言」(Rushdie, 1982: 10)。

他的著作以多種方式呈現此觀點，例如在文本中使用南亞文字、以及指涉西方及印度的故事和傳奇，小說設景於真實及想像之境。其最飽富盛(臭)名的小說《魔鬼詩篇》(*Satanic Verses*)，便以混雜為文本中心，故事開頭只見兩名主角遭遇恐怖炸彈攻擊，飛機爆炸，摔落在英國南岸的海灘。他們突如其來的現身，顯然將英國近來的後殖民「侵略」與英國特性，視為單一認同的象徵。在整部小說中，他堅稱殖民主義遺產讓單一(an)的英國特性失去發揮的可能。如前面幾章所述，殖民者將歐洲知識與價值系統強加於全球各地的原住民。在經過殖民接觸之後，有哪一個社會還能保持文化的「純粹性」？

《魔鬼詩篇》探索的是，帶給人們影響的文化產製有一種以上：人類成為全球化產品，而全球化是一種持續整合的世界系統，牽涉政治、經濟、文化及認同。魯西迪的文本充斥著現代生活的矛盾與抵觸，有時甚至是詭譎並置：描述當代全球化社會時，將有關西方電視影像、印度文學、傳統歌曲和電影主題的指涉相提並列。同時也探索當代社會混雜過程對主角們產生的不同後果。其一角色想成為真實、「本真」

(authentic)的印度人〔吉百列·法瑞希塔(Gibreel Farishta)〕，另一人則寄望為英國所接受，成為歌頌混雜、不折不扣的棕色皮膚英國人〔薩拉丁·錢查(Saladin Chamcha)〕：

……錢查是個選擇性且非連續的人物，是出於自願的再創造，對歷史造反的特殊偏好，使他顯得……「虛假」(false)?……依循我們既有術語的邏輯，吉百列有希望一切照舊的優點，他會被認為是「良善者」，其實他所有的人生順逆都沒有被詮釋……這種特性依據的是自我的概念(在理想上)是同質的、非混雜的、「純粹的」，這是盡皆荒唐的概念，是不能也絕不可能足供所用。

——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88: 427)，
《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

這部小說提出的中心問題是，誰才是「真實」(real)的人？誰才是真正做自己的人，誰是虛構物？根據這部小說指稱，沒有一者是「真正」(true)的，兩者同樣亦真亦假，不分上下。魯西迪確實還指出，兩者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後殖民情況是「A與B」(A AND B)雙重性，不同於非殖民的「非A即B」(A NOT B)二元性，前一章談及的後殖民理論家亦有同感。

魯西迪將此書視為移民者的字面對等詞：

如果說《魔鬼詩篇》有什麼內涵，該書正是移民者的世界觀。其書寫的角度是根據拔離、脫節、蛻變的特有經驗……那是移民者的狀況，我深信還可據此推衍

出全人類的隱喻(Rushdie, 轉引自 Bhabha, 1990: 16)。

小說中以若干方式傳達混雜地理：

1. 故事設景於英國和南亞。然而，魯西迪強調遠方地域之間的相似性，而非有界空間的連貫性和一致性。對於看似孤立的地區及其空間的可分割特性，他抱以質疑：他們飛了多遠？五千五百公尺，如烏鴉一般。或者印度人與英國人之間，有著不可估量的距離。或者根本一點都不遠，因為他們由一偉大城市而生，又落在另一偉大城市。城市間的距離總是短的；村民行旅一百哩來到城鎮，橫越的空間更為空渺、漆暗、駭人〔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1988): 41〕。
2. 故事中指涉兩種特定文化。這些是英國歷史中的重要時刻，包括諾曼征服和當代英國文化特色，此外也涵蓋印度歷史、神話和電影明星。依背景不同，您有時會認識該指涉，有時您會發現對這些指涉相當陌生，有些時候甚至對這些指涉渾然不覺。因此，魯西迪為讀者創造出一種混雜感：有時您會成為社區的一份子，有時又覺得被排除在外——於內於外都像一位移民者。
3. 語言包括印度的文字、詞彙，還有來自《可蘭經》的名字。舉例來說，許多角色名字在阿拉伯文中都具有意義，但對不懂該語言的讀者來說，只是有異國風情的符徵：魯西迪將《魔鬼詩篇》中的聖城取名為加希利亞(Jahilia)，此名在阿拉伯文中意味「無知」(ignorance)，指涉伊斯蘭的前時期；同部小說中的主角取名為錢查(Chamcha)，意思為「馬屁精」(ass-kisser)。對於瞭解這

些指涉的人，會建立起較深刻的歸屬感；而對於不瞭解的人，該書則喚起一種他者、排除與差異的感覺。

4. 第二、三點意味著魯西迪著作的讀者群，其中存在著地理特性。因文化背景不同，讀者對該文本產生的詮釋與解讀也會有所不同，每位讀者會對某些指涉感到熟悉，同時又會被排除在他者的意義之外。
5. 以非線性敘事，在數百年間前後穿梭：《可蘭經》把穆罕默德的口述時期，與當代事件相為混合，而拒絕接受歷史的世俗進展。荒誕角色結合了神話與現實。二位主角降落在現代英國，發現自己蛻變為荒誕不經的野獸，在倫敦四處晃蕩，路人都投以怪異眼光。這裡暴露了刻板印象的力量被拿來投射到他們的身體，因為社會仍著倚賴著東方主義的世界觀。主角是英國與印度文化的混雜，卻置身於種族主義的英國，因而被視為外來者和他者；根據東方主義刻板印象，印度人具有了不起卻駭人的特質（參見下列表框）。對於身為後殖民移民者的魯西迪來說，真實與隱喻並非存在於不同的世界，某部分而言，符號與文字確實是相互構成的。

《魔鬼詩篇》（頁 167-8）的移民者經驗

主角之一的薩拉丁·錢查(Saladin Chamcha)發現自己外型開始變異，額頭竄出角，呼出的氣臭味四溢，還有硫磺的味道，大腿變得孔武有力，毛髮濃密得不可思議，雙腳長蹄。他與當地警察吵完一架之後，醒來時發現自己所身處的建築物，裡面住著同樣不可思議的生物。

……薩拉丁被印度市集的喧鬧聲吵醒。
「喂。說你啦，惡魔。快醒。」

站在眼前的是一個怪異出奇的人物，錢查好想趕忙把頭埋進被窩；……

它有完整的人類身軀，卻有凶猛老虎的頭，三排牙齒……

就在這時，另一床傳來一個聲音……大聲哭嚎：「喔，誰的身體受得了！」同時還有，自稱為曼提柯爾的人身虎面，突然怒嚎一聲。「那位蒙娜麗沙(Moaner Lisa)」它喊道。「他們所做的都是要把他弄瞎。」

「誰幹了什麼？」錢查深感困惑。

「重點是你願不願忍下去？」曼提柯爾繼續說道。

薩拉丁仍困惑不已。那人似在暗示，這些突變是誰的責任？會是誰？——「我想不透，」他鼓起勇氣。「是誰的錯？」

曼提柯爾緊咬三排牙齒，神色十分沮喪。「那裡有個女人，」它說，「現在幾乎成了水牛。有幾個奈及利亞商人長出又粗又長的尾巴。有一群塞內加爾人原本來度假，結果才轉機，就變成滑溜溜的蛇。我是走服裝業的，好多年都是拿高薪的男模，在孟買工作，穿各式各樣的西裝和襯衫。但現在誰還要雇我？」他突然迸出淚水。

「他們憑什麼辦到這種事？」錢查急忙問道。

「就憑他們能描述我們，」那人以嚴肅口吻，悄聲說道。

「就只是這樣。他們有描述的權力，我們屈服在他們建構的畫面之下。」

思考此段落與先前所述殖民權力／知識之間的相似之處，並將這種分類斷裂，與第二章開篇傅柯所謂的「某部中國百科全書」(certain Chinese encyclopaedia)相為比較。

該小說的許多主題與後殖民理論息息相關，尤其是對於純粹性的挑戰。如同巴巴(Bhabha)，魯西迪相信所謂的純粹性會帶給宰制的文化形式太多權力：

問題：信仰的相反是什麼？

並不是不相信，而是那太過於武斷、特定、封閉。

其本身即是一種信念。

是懷疑。

Rushdie, 1988: 92

許多後殖民音樂家的作品皆歌頌混雜，通常會歸類成「世界音樂」(world music)。但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音樂總能快速地对文化的交會做出反應。文學是受過教育者的殿堂，相較下，音樂表演者則是來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流行音樂的興起，可說讓被邊緣化的聲音得以表達，是從後殖民角度瞭解世界的極重要來源。

136

興起於殖民經驗的混雜音樂形式，其一最佳例子即是籟樂(rai)。“rai”源自阿拉伯語，表示意見。在阿爾及利亞興起時，被視為表達意見與異議的方式。從二十世紀初葉起，該詞則用作一種政治表達形式，以致於一九六二年獨立後沒多久，若干著名籟樂歌手慘遭逮捕，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取消籟樂的廣播播放禁令。籟樂結合傳統北非及歐洲音樂傳統。由於以當地方言歌唱，與官方阿拉伯語、城市菁英開口閉口所使用的法語有所區隔。

二十世紀初早期的籟樂歌手，如今稱為“shikh”(男歌手)及“shikha”(女歌手，傳統上是該曲風最重要的創立者)，該曲風的新支持者自稱為“cheb”或“chebba”，以自我區別。籟樂

旋律逐漸走折衷路線，融合阿拉伯、非洲、佛朗明哥、迪斯科、嘻哈與雷鬼等曲風，以面迎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全球音樂傳統。籍樂雖逐漸成為音樂表達的一種全球形式，但仍然緊握本身的政治根源。住在法國的法裔阿爾及利亞歌手，會把歌詞關注在身為一個移民者的問題與困難。

離散者(diasporaic，指因戰爭和殖民主義而被迫離開家園之人)與移民社群，也透過音樂來再現。這類例子舉凡搖滾樂(rock，指混合非洲黑奴與歐洲裔美人音樂傳統)、邦拉(bangra，指旁遮普傳統婚禮音樂傳統，配上電子科技節奏)、當代全球沙發音樂〔contemporary global lounge，例如法國音樂家查勒(Claude Challe)最著名作品〈佛陀酒吧〉(Buddha Bar)系列〕等。

對於混雜的本質，其他後殖民藝人和小說家的看法則較矛盾。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書籍《薩拉》(*Xala*)(後經作者執導改拍為電影，是首部非洲人執導的長片)中，塞內加爾作家烏茲曼(Sembene Ousmane)從書中人物哈吉(El Hadji Abdou Kader Beye)的角度，檢視自己國家的後殖民狀況。本書的開場把哈吉視為一位功成名就的工商界人士，由一名塞內加爾男士領進門。就在當天，哈吉娶了第三位妻子。然而正當洞房花燭夜，卻變得性無能，幸福就此煙消雲散，而原因是薩拉(xala)，亦即遭人詛咒。接下來的故事，旨在描繪他看遍當地治療師和隱士(marabout)，以期重振雄風。野心過盛娶了三個妻子，財務日漸吃緊，再加上無力為三個妻子行使做為丈夫的責任，雪上加霜，他的生意最後也宣告失敗。他被宣告破產，兩個妻子離他而去，而為能重振男子氣概，甚至不惜當著一群乞丐的面自我羞辱。

故事記錄了哈吉試圖邁向成功的路程，一方面他追求「西化」(westernized)的生活，成為一名商人，穿著歐式西

137

XALA

A NOVEL BY
Sembène Ousmane



圖 7.1：薩拉(Xala)的封面

裝，說一口法語，喝著礦泉水，而且也是一個一夫多妻制的穆斯林，身分地位取決於能撫養幾名妻子。在作者呈現下，這種雙面個性——而且也許因為擴充的關係，這兩個當代塞內加爾社會的觀點——被顯示為具有密切關聯，其一領域的成功，能增進另一領域的成功，然而隨薩拉出現，他不惜付出代價修補一切，甚至商場地位也逐漸蕩然無存。參見下列

摘要(Ousmane, 1974: 2-3, 16, 17-18, 47)，試想哈吉人格的各層面如何相互依存。除此之外，請思考這種特定詛咒何以施加於他身上。這與法農(Fanon)針對殖民主義的「治療」(cure) 是否有何關聯？

該[企業]集團總裁演講到一半突然打住。他的眼神流露滿足，逐一掃過每位觀眾：十多名盛裝出席的男士。他們那訂製的西服、完美無瑕的襯衫，是功成名就的充分證據。[……]

「我們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商業人士，因此也肩負重責大任……現在是這值得紀念的一天收尾的時候了，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受邀參加同事哈吉的婚禮。我們雖亟欲邁向現代世界，但也從未拋棄我們的非洲習俗。現在就請哈吉為我們說幾句話。」

138

坐在總裁右側的哈吉站起身。削短的頭髮有幾絲斑白，但以五十多歲人來說，算是不太老。

「各位朋友，就在此刻(看一看黃金打造的腕錶)，清真寺的婚禮已結束，而我現在已結婚了……我娶了第三位妻子，所以就是我們非洲人所說的「大亨」(captain)了。總裁先生，您能否賞個光，參加我們的婚宴？」

「倒是不錯的主意，也算為一天畫下完美句點。各位紳士，女士們已經在等我們了。該走了吧？」會面結束。

一列昂貴轎車在外頭等候。哈吉把總裁拉向一

旁，說：「您搭第一輛。我必須去接我另外兩個妻子。」[……]

走出前門時，多耶(Oumi N'Doye)[哈吉的第二任妻子]對哈吉悄聲說道：

「我們之中是誰跟你坐在後座？」

哈吉還來不及回答，她又說道：「那就我們三個一起坐吧。畢竟又不是她的穆明(moome)[一妻多夫制者與每任妻子共處的期間]。」[……]

[洞房]裝飾得清一色白。地面一角鋪著床墊，倒放的乳鉢、樵夫的斧柄是此時房裡唯一的飾品。

「該更衣了，哈吉，」貝登(Bayden)告訴哈吉。

「更衣？幹嘛更衣？」

「你現在必須穿上卡夫坦長衣(caftan)，脫掉褲子，坐在乳鉢上，斧柄放在兩腿之間，直到有人宣布你老婆到達為止。」

「喂，賓內塔(Bineta)，妳該不會相信這鬼話吧！我有兩個老婆了，而我也沒為了她們被這種騙人把戲耍得團團轉。本人今天才不幹這種事！」

「你不是歐洲人，但我覺得你根本就是。」

[……一旦薩拉產生效果時，哈吉就更加有意尋求非洲傳統的幫忙，反觀婚禮當晚，他對這些傳統根本不屑一顧……]

哈吉依循隱士的指示：喝下調配好的藥，以油膏揉抹身體，腰部圍上他們的薩庭(xatim)……日復一日，夜復一夜，這樣的心理折磨終究影響了他的工作。猶如河畔浸滿水的木棉樹，陷入泥淖，不可自拔。由於自身狀況，他對商界夥伴避不見面，

所有交易都由這些夥伴商議和敲定。在不堪擔憂和心力交瘁之下，無暇顧及事業。不知不覺中，生意一落千丈。

他還必須維繫原本的高生活水準：三棟別墅、數台轎車、三名妻子、孩子、傭人、員工。習慣以支票周轉的他，總以預支方式來負擔家庭開銷。他繼續花錢如流水，不消多久便負債累累，信用破產。

貳、基本教義派

誠如前一章所見，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對於文化中被查覺到的同質化，採取抗拒的姿態，這種同質化有時被詮釋為一種西方目標和價值與信念的新殖民主義，而且在大眾傳播媒體中處處可見。因此，在此同時，隨著混雜文化、全球認同和文化產製的興起，我們會發現反動認同(reactionary identification)的新形式也隨之浮現。

必須永遠謹記的是，小說不單單是文字的收藏品，也是真實和物質的客體，在現實世界中擁有生命，且一如魯西迪所言，書頁上的理念不必然會停留於書本，而是會有後續事件。文化產製會「掙脫」(escape)原本的產製之地，成為全球媒介、全球市場和全球文化的某一環節，同時以多種語言出版。作品的影響及詮釋非由作者掌控，就以《魔鬼詩篇》來說，想要呈現梅西(Massey)權力幾何圖形(power geometrics)的流動性，是有其侷限的。雖然全球化和混雜具有流動性，魯西迪發現《魔鬼詩篇》在出版後，仍涉及真實界線與真實

認同。

有關這一點，可從其他作家的作品中窺知一二，這些作品對本書做出回應，質疑其宗教／傳統權威。《魔鬼詩篇》有若干具冒犯性的段落，質疑《可蘭經》做為宗教文本的純粹性。問題不僅在於有人質疑《可蘭經》的純粹性，而在於質疑者是魯西迪，他所創作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描述後殖民印度的形成)被西方媒體譽為南亞小說的上乘之作，此外，魯西迪自小接受伊斯蘭教育，卻在這部極盡世俗的作品中與此信仰撕破臉。由於其褻瀆行為，伊朗教士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對魯西迪發出宗教敕令(fatwa，一種宗教死刑)。中東及西方伊斯蘭社區發起遊行、抗議和焚書等活動。結果魯西迪不得不隱姓埋名。

因此，魯西迪失去對《魔鬼詩篇》的詮釋控制權。如此一來便證實了文學建構「現實」(reality)的重要性，而「虛構的」(fictional)文本及意圖以較直接手法再現現實的文本，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對魯西迪而言，事實與虛構小說之間的分界極為模糊。其因伊斯蘭宗教敕令而死之事，後經克拉克(Brian Clark)的虛構化，寫成戲劇《誰殺了魯西迪？》。於此同時，在其他媒介要素作用下，魯西迪的人生引起廣泛爭議：

在電視節目要求下，攝影棚觀眾舉起手來，回答我是否該死的問題。一個人的生死(我的生死)竟變成全國民調的正當主題(Rushdie, 1991: 407)。

《魔鬼詩篇》引起各形各色的反應〔布萊佛德(Bradford)焚書事件、巴基斯坦及印度的暴力示威，以及該宗教敕令本身〕，這些反應大抵針對該著作的某章節，魯西迪在該章節

指出，該小說中的世界不僅混雜，且備受媒介影響。

因此，反諷的是，魯西迪對於《魔鬼詩篇》所擁有的作者權被抹去了。有關《魔鬼詩篇》的大量論文中，唯有少部分探討該小說本身。史碧娃克認為「我們可將這名已故『神人』(Ayatollah，譯者按：音譯為阿亞圖拉，是在伊朗等國對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尊稱)視為有作者功能，而魯西迪則置身於截然不同的文化邏輯，因此不過是名『做為表演者的作家』」(Spivak, 1990: 42)。

魯西迪採取的文學模式，也顯示出其本質上對該模式的極端反應。他的著作泰半為小說。因此，魯西迪選擇了一種極特定的文學傳統，與西方歷史特定時期有相當淵源。然而，雖然採此形式的書寫，魯西迪卻未忠於傳統。反之，他顛覆了小說風格，迫使其再現主角呈現的混雜。身為後殖民主體，魯西迪對這種西方再現模式進行再殖民，以展現其矛盾性，而非獨一性、主體性。因此，該文本結構所反映的，是魯西迪所創世界的結構。

透過虛構小說，可與事實保持某種距離感，以免冒犯他人。但我錯了(Rushdie, 1991: 408-9)。

薩依德(Said)認為原因在於，對於基本教義派來說，伊斯蘭小說為世界提供另類再現的詮釋方式是極具問題的。該小說旨在「將初始的意圖加以制度化」(Said, 1985: 100)，這一點對此世界觀是極具衝擊性的：

……重要的是，透過書寫的行為，來滿足創造另類世界、修正或提升現實世界的慾望(西方小說傳

統內蘊的動機)，與伊斯蘭世界觀是相為抵觸的。先知才是完成(completed)世界觀的人；異端(heresy)一字在阿拉伯文中，與動詞「創新」(to innovate)、「開始」(to begin)是同義詞。伊斯蘭認為世界是一充滿物質的空間，不可加以縮減，亦不可加以擴大(Edward Said, 1985: 81)。

- 141 《魔鬼詩篇》對穆罕默德書寫的《可蘭經》提出另類記述。雖然此段落乃以夢境手法呈現，指某角色對宗教懷疑而終至毀滅，但同時也是小說中的一環，對善與惡、神聖與褻瀆的分野提出質疑。《可蘭經》詩句的宗教純粹性不可質疑，更何況質疑者還是備受西方文學機構推崇、譽為南亞書寫救世主的作家。後來在二〇〇七年，英國授與魯西迪騎士爵位，使二〇〇一年以來西方與伊斯蘭的緊張局勢更添威脅。
- 根據西方的一般詮釋，「魯西迪事件」(Rushdie affair)肇因於特定伊斯蘭領袖偏狹、甚至神秘的信念，而這些信念與現代、普世的言論自由價值是不相容的。然而，若堅稱唯有伊斯蘭聲音會再現這類備受爭議的特定信念，則有失公允：

……另一種說法也極為荒謬，同樣偏激，但也同樣常見。假裝書寫者／作者無知於作品產製的脈絡及無視這種小說的可能性：將某位先知的生命變為種族主義世界中的東方主義圖像……無論作者的意圖究竟為何，《魔鬼詩篇》對文學界都具有特殊涵義，因而被冠以經典(Keith and Pile, 1993: 33)。

舉例來說，全球媒介時常報導穆斯林將魯西迪著作視為

異端而加以焚燒，卻鮮少報導美國基督徒基本教義派將羅琳(J.K. Rowling)著作《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視為是提倡巫術，而將其著作予以焚燒的事件，如此一來，便增強基本教義派是與伊斯蘭有關的流行形象。

這麼一來，便又彰顯出一件事實，亦即全球化顯然並不否定地理，而是使地理更添複雜和矛盾。這種流動性與疆界、民族主義、宗教的物質地理相為衝突。這類爭論使用的語言及例子也必須納入考量。某些人對現實邊界的看法較直截了當。墨西哥裔美國女作家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的見解，與梅西(Massey)的權力幾何圖形理念有所共鳴，她於著作中探討美國與墨西哥疆界的本質。與魯西迪類似的是，她在書寫時亦結合語言、混合事實與虛構，以呈現一幅生活現實被疆界所分割的圖像：

生活在邊境，意味你
既非西班牙印度黑人
或外地人，你是混血、黑白混血、混血兒
在各方陣營戰火中進退不得
背上馱負五個種族
不知該投向何方、逃離何方；
生活在邊境，意味著知道
你身上的印度，遭忽略五百年
已不再對你說話，
墨西哥人叫你五彩粗布，
否認你體內的安格魯
印度或黑人身分亦遭否認，情況同樣慘烈；
生活在邊境

人們穿越你而行，風偷走你的聲音
 你是驢，是牛，是代罪羔羊，
 是新種族的先驅，
 一半一半——亦女亦男，又非——
 一種新性別；

生活在邊境，意味
 羅宋湯放入辣椒
 吃全麥玉米餅，
 以布魯克林腔叫了一份德州式墨西哥料理；
 在邊境關口被移民官攔下

生活在邊境，意味你死命掙扎
 只為抵抗瓶中那金色的靈丹妙藥
 槍管的推桿，
 和那抵著喉嚨的繩索；

身在邊境
 你便是那戰場
 親人為敵；
 你身在家園，又是異客，
 疆界論爭已然弭平
 齊槍掃射劃破休戰的平靜
 你身負傷口，不知所措
 奄奄一息，死命還擊；

生活在邊境，意味
 白色利齒的磨子欲撕裂
 你橄欖紅的皮膚，粉碎你的核心、你的心臟
 捶你、擰你、將你碾平
 散發白麵包的味道，但死氣沈沈；

要在邊境生存

你必須住在無國界

成為十字路口。

.....

一千九百五十哩長敞開的傷口

將人、文化分割，

順著身體向下延伸

柵欄桿插在皮肉裡，

將我撕裂，將我撕裂

我被割傷，我被割傷

這是我的家

在這邊緣又細又薄的

鐵蒺藜上。

.....

143

美國與墨西哥疆界是一個開放式傷口，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摩擦流血(譯者按：此詩主要由英文寫成，**粗體**所加之處是原作者刻意以西班牙文和墨西哥方言取代英文字彙，象徵文化混雜的涵義)。

——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 1987: 194-5, 2-3)，

《邊境／未知的祕境：新混血文化》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安莎杜娃會採此特定書寫手法，是有具體原因的，與魯西迪的語言使用相為類似，同時顯然也反映前一章所述史碧娃克的聲音政治：

本書的「編碼」(codes)切換，從英文、卡斯蒂利亞西班牙語切換到北墨西哥方言、「德州式墨西哥料理」(Tex-Mex)，然後再全部加以混合，反映在我的語言，一種嶄新的語言——邊境的語言。就在這語言交會處，各語言交叉授粉、得以振興；起死回生。如今，這種嬰兒語言、這雜種語言、墨西哥裔美國人西班牙語，是不被任何社會准許的。但我們身為墨西哥裔美國人，不再覺得有必要乞求入內，我們總要搶得先機，揭開序幕——翻譯成安格魯語、墨西哥語和拉丁語，嘴裡總是不停吐出道歉，亦步亦趨。今日，我們要求半途見(Gloria Anzaldúa, 1987: viii)。

延伸閱讀

本章節最推薦的閱讀書單，是上述提及的小說。其他您還可讀庫瑞許(Hanif Kureishi)的《郊區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 (1991)、阿里(Monica Ali)的《紅磚巷》(*Brick Lane*) (2003)。

■有關第三世界文學的討論

Ahmad, A. (1987)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allegory"', *Social Text*, 17: 3-25.

Jameson, F.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65-88.

Prasad, M. (1992) 'On the question of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Social Text*, 31/32: 57-83.

■有關《魔鬼詩篇》

Sharp, J. (1996) 'Locating imaginary homelands: literature, geography and Salman Rushdie', *GeoJournal*, 38 (1): 119-27.

Spivak, G. (1990). 'Reading *The Satanic Verses*. *Third Text*, 11: 41-60.

■ 有關電影

Downing, J. (ed.) (1987) *Film and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Autonmedia.

Nwachukwu, F. (1994) *Black African Cinem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ohat, E. (1997) 'Post-Third-Worldist culture: gender, nation and the cinema', in J. Alexander and C.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離開扶手椅？

我們在本書中提出了各式各樣的例子，看過了後殖民理論提出的論點，思考了殖民與後殖民過程所形成的地理學。近年來，後殖民取徑影響力驚人，無論是最早興起的文學和文化領域，或是社會科學和藝術等領域皆然。同時，無異於任何深具影響力的取徑，後殖民主義也引來不少批評。前面幾章已穿插諸多類似批評，而在此最後一章，我們要直接探究單一批評，以評估如何以後殖民主義及後殖民地理學取徑，來理解當今「他們」(them)與「我們」(us)的關係。

145

壹、後殖民主義與發展

做為智識計劃的後殖民主義，由於專注在文本及再現，而招致大力批評。這些理念前面均已論及，此外，本書旨在彰顯一種以特定地理學的(geographical)取徑探討後殖民主義的優勢。舉例來說，如前所見，為特定區域繪製的地圖與計畫，是一種對空間的理想再現，能透過後殖民景觀地理加

以超越，以瞭解景觀的日常使用含意。

然而，葛羅斯(Gross, 1996: 248)在一個相關且有力的批評中，卻指出後殖民批評家「是不切實際的去殖民者，保衛著自己的立場」，指出後殖民理論的理念源自於西方內部和學術界內部，來自文本分析而非田野調查。後殖民理論的巧思有時之所以遭受質疑，是因過度根據西方思想來批評文本(無論是西方哲學、文學或藝術)，未能花費足夠心思來探究當今全球南方人們真正面臨的議題。例如，令某些人好奇的是，對於貧窮、不平等、種族主義與屈服等問題，就憑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與理論基礎又能告訴我們多少訊息。有若干評論家指出，後殖民主義對地理研究的影響，在於將研究主題移向西方以外世界。有關再現的後殖民理論也主張，某些人唯恐自己會對其它地方及人種產生錯誤再現，於是乾脆檢視他人的記述。如此一來，身為地理學家的我們，似乎面臨楊(Robert Young)所謂的困境：「如果參與[研究]的是你自己，那麼就可以說你是一名東方主義者，但如果你不參與，你當然會變成忽略問題的歐洲中心主義者」(轉引自 Sparke, 1994: 119)。

殖民主義及其後續影響在過去(還有現在)，主要且根本與經濟剝削與宰制相關的部分，尤其與後殖民主義的批評具有關連性。特別是基進發展理論學者，他們終結了這種狀況，他們把當今全球南方各國的狀況，視為經濟剝削所致。據此觀點，後殖民理論的文化焦點是無足輕重的，相形之下，貧窮、飢餓和疾病才是癥結所在。

發展理論家關注人民生存的物質狀況，確實有其價值，這點是無庸置疑的，但在此我也意欲指出，後殖民論證的優勢是不容否定的。如本書所見，文化絕不膚淺：虛構的記述不僅是書本探討的主題，也會滲入現實世界；影響人們對新

地域的期待與反應；影響學術界對異國社會有關政治實踐的記述，無論是十九世紀的殖民統治，抑或二十一世紀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影響離散音樂，使之不僅結合音調與文字，而讓家鄉跨越全球化地理區域的人們，在彼此之間有真正的連結，這些人們正是當今世界的特徵。

此外，後殖民理論家強調，世界的殖民概念被發展理論與實踐繼續使用著。舉例來說，「低度發展」(less developed)或「發展中」(developing)的概念，顯然都不脫十九世紀殖民心態對社會革命進程的概念，只是以不同語言闡述罷了。當然了，我們不得逃避這個事實，亦即雖然懷有樂觀初衷，且對「發展十年」(development decade)及後續數十年抱以期待，貧窮現象仍未剷除——事實上，發展無用，而貧者愈貧。

發展理論與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依舊沒有破冰。由於雙方缺少信任，發展理論家及實務者與後殖民主義之間，向來缺乏智識交流。誠如絲維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 1993: 703)所言：「發展研究從未試圖聆聽屬民，而後殖民研究從未試圖關注屬民是否有食物可吃。」 147

然而，絲維斯特本人也指出，發展理論與後殖民主義若能進一步溝通，將會有極大收穫：讓後殖民主義紮根於現實生活中世界各地貧民的生存鬥爭，使發展能更聚焦於其根本概念。欲瞭解相關現象，可從本土知識的例子窺知一二。

某些發展理論家認為，發展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發展實務者未能聆聽有待發展者的知識。對世界貧國人民進行發展的，是來自富裕地區的人們。發展實踐沿用的理論係將西方知識賦予特權(其中又以科學知識最為顯著)，視之為能促進發展的知識形式。因此，「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s)意指貧民自有的認知方式，有些人轉而訴諸這種

知識，讓發展能更為相關且適切，以期增進成效。畢竟，這些人民雖生活貧困，卻也已發展出一套不容忽視的文化價值，此外，他們常與艱困環境搏鬥，因此其經驗心得無疑也值得西方「專家」(experts)學習。如此一來，就能明瞭這種取徑以及聆聽他者聲音的後殖民關注，是如何產生關聯。

誠如本書所見，後殖民取徑呈現出世界的複雜性，尤為要者，是強調尊重他者聲音「與」(and)其解釋、目標及抱負的重要性。然而，若要讓本土知識與西方發展概念進行真正對話，就必須讓此交流名符其實，而非僅是單純結合。無論多麼困難，西方發展知識都必須敞開心胸。在討論中，令科學家害怕的是，本土知識重要性一旦受到充分重視，神創論與占星學恐會取得研究上的效度。中島與古坦納(Nakashima & de Guchteneire, 1990: 40)曾表示：

我們或許認為，這些科學家的不安，顯示出一種更為根本的憂慮……關於知識的其他體系、對世界的其他理解、以及科學之間的關係。當然，本土知識若被視為尋常的資訊蒐集，可從中萃取資料以納入科學的理解框架，那麼科學世界觀便不會受到威脅了。然而，這種實際取徑——無論是製藥產業或保育生態學，後者認為傳統資訊具有效度，可達成預先定義的目標——可能危及傳統知識系統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來說，我們若將科學視為眾多知識系統的其中一環，那麼科學家必須對其知識及「現實」(reality)詮釋的相對性加以反省。因為傳統知識殘存下來的部分被視為一個動態、活生生及具文化意義的系統，這種爭論是無可避免的。

如果依循後殖民理論對發展的涵義，那麼西方科學與其他西方發展理論將面臨去中心化。後殖民主義對發展研究的意義，旨在強調人們行為方式再現的重要性。但是將理論轉化為實踐是相當困難的：本土知識若與發展取徑相互矛盾，該如何是好？應聆聽哪些人的知識(年長者、「一家之主」、女性)？互相衝突的觀點如何協商？這些議題挑戰性十足，但仍須加以解決，以確保任何發展計畫均能切合目標人民所需。

讓不同聲音得以發展：埃及個案研究

埃及南部的瓦地阿勒吉(Wadi Allaqi)是一個延伸至高壩湖的溪谷，在一九八九年時，埃及法律宣布此地為保育區，後來在一九九四年時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生物圈保留區。在此過程中，他們諮詢該區的貝都因社區居民對這些計畫的意見。然而，關鍵決策卻是在西方環境論述的脈絡中進行，此西方論述有別於瓦地·阿勒吉貝都因人(Wadi Allaqi Bedouin)對環境的理解。根據西方環境實踐，不同土地區塊之間界線分明，以劃分核心與緩衝區域，賦予不同程度的環境保育。在這些界線內，必須遵循法律採取特定保育實踐。但對貝都因人而言，在不同地區劃分界線是不合常理的。在貝都因人眼中，資源是具有流動性的。進行保育時，必須考量社區需要，並在特定時節對不同植被資源採取不同保育措施，以避開乾旱威脅，週期可能以年計算，或者甚至更長。對他們來說，保育是一種時間性的實踐，是一年當中特定時節必須採取的措施。自然資源的保育是一種具週期性、時間性的知識，而西方的空間定義，就是在清晰的地理位置中限制或排除特定的實踐，兩者是迥然不同的。

環境管理知識的差異明顯可見，舉例來說，貝都因人與西方保育人士對相思樹保育的理解即相互衝突。對貝都因人來說，相思樹是至為重要的經濟資源，應以永續的方式予以利用。相思樹的自然落葉與搖晃欲墜的樹葉果實，是家畜的飼

149

料來源，也是製造木炭的重要木材來源；相思樹製造的木炭品質佳，因此極具價值。相思樹及灌木的各種經濟要素，在使用上是相當複雜的。以同一棵樹而言，某家庭或許僅有權取得其自然落葉，另一家庭則可利用搖晃樹枝所掉落的葉子，第三個家庭則僅能拿枯木製造木炭。而以另一棵樹來說，某一家庭或許擁有全部生產權利。此外，還可能因當地禁令規定，而使情況更為複雜；例如根據禁令，一年當中某些時候禁用資源，以利其他時候方便取得。因此，這種方法能為稀有資源創造一保育系統，不過，這種方法不見得符合官方及西方保育實踐的要求。貝都因人文化層面與經濟層面鑲嵌著保育的概念，而且在廣大社區的利益考量之下進行管理。



圖 8.1：貝都因婦女搖晃樹枝，以掉落的樹葉餵食山羊

規劃後的新環境區域，因有相思樹利用的禁令，而導致其他問題。一九九八年，高壩湖水位空前升高。約有十二棵相思樹遭淹沒和枯死。事實上，枯木再也無法長出新的枝芽，所以貝都因人面對這種情形時，會運用傳統的方法，把樹製成木炭。然而，由於這些樹位於保育區，禁止人類利用。因此，為遵守保育區標示上的規定，貝都因人應對枯木視若無睹。但實際上，

官方及西方的保育立場在貝都因人看來毫無邏輯。由此可見，兩者並非對保育抱持不同觀點，而是文化鴻溝鮮明。

為確保發展計畫(以此例來說，要透過保育計畫來施行)發揮長期效果，必須考量當地居民的觀點和理解方式。不消說，貝都因人富於彈性的保育系統，或許是為較慣常的取徑，提供一種重要的另類策略。

擷取自：布里格斯與夏普(Briggs and Sharp, 2004)

貳、結論

後殖民主義的地理學(geographies)已經向我們證明：想要將後殖民主義以及殖民與後殖民時期有關物質或經濟層面的描述，視為互不相容的兩種解釋，是站不住腳的。物質議題被表達出來與發生效力的方法，與既有的文化價值與知識密不可分，此外，後殖民文化再現與知識最後的結果，也帶有深刻的物質性。文化既非奢侈品，亦非可有可無的消遣，而是會針對我們的周遭世界進行想像與(重新)製造。透過後殖民理論的權力，我們得以超越既有地理想像的視界，開創嶄新想像。

延伸閱讀

■ 有關後殖民主義、發展、本土知識

Gross, J. (1996) 'Postcolonialism: subverting whose empir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7 (2): 239-50.

Nakashima, D. and de Guchteneire, P. (1999) 'A new impetus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from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Monitor*, 7 (3): 40.

Sylvester, C. (1999)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disparate tales of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 (4): 703-21.

■ 有關本土知識與發展理念之間的衝突

Briggs, J. and Sharp, J. (2004) 'Indigenous knowledges and development: a postcolonial cau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4): 661-76.

Silvern, S. (1995) 'Nature, terri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Wisconsin treaty rights controversy', *Ecumene*, 2 (3): 267-92.

- Abu-Lughod, L. (1995) 'The objects of soap opera: Egyptian television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ity', in D. Miller (ed.), *Worlds Apart: Modernity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Local*. London: Routledge. pp. 190-210.
- Adas, M. (1989) *Machines as the Measures of M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hmad, A. (1987)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3-25.
- Ahmad, A. (1992) 'Orientalism and after', in A. Ahmad, *In Theory*. London: Verso. (Reprinted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1994),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162-71.)
- Ali, M. (2003) *Brick Lane*. London: Doubleday.
- Allen, R.C. (1995) *To Be Continued: Soap Operas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CA: Aunt Lute.
- Appadurai, A. (1994)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324-39.
- Arnold, D. (1993) *Colonizing the Bo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ziz (2004) *Viewpoint: why I decided to wear the veil*. BBCi news.

- http://www.bbc.co.uk/go/pr/fr/-/1/hi/talking_point/3110368.stm. viewed 3/2/04.
- Barber, B. (1992) 'Jihad vs McWorld', *The Atlantic Magazine*, March.
- Barthes, R. (1956) *Mythologies*. London: Grant and Culter.
- Baudet, H. (1988)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trans. E. Wentholt). Middletown, CT: Wesleyan Press.
- Bhabha, H. (1990) 'Novel metropolis',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6 Feb: 16-18.
-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lunt, A. (1994) *Travel.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ry Kingsley and West Africa*.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lunt, A. (2005) *Domicile and Diaspora: Anglo-Indian Women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Home*. Oxford: Blackwell.
- Blunt, A. and McEwan, C. (2002)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London: Continuum.
- Briggs, J. and Sharp, J. (2004) 'Indigenous knowledges and development: a postcolonial cau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4): 661-76.
- Bruner, E. (1991) 'Transformation of self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8: 238-50.
- Carter, P. (1987)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 Knopf.
- Chatterjee, P.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Chatterjee, P.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e especially the chapter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 Childs, P. and Williams, P.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Prentice Hall.
- Conrad, J. (1988 [1926]) *Heart of Darkness* (ed. R. Kimbrough)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 Coombes, A. (1994) *Reinventing Africa: Museum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pular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urrier, G. (1832) *The Animal Kingdom: Arranged in Conformity With its Organization*. Abridged version. New York: G. & C. & H. Carrill.

-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Murray.
- Desai, K. (2006)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 Domosh, M. (1991)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95-104.
- Downing, J. (ed.) (1987) *Film and Politic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Autonmedia.
- Driver, F. (1991) 'Henry Morton Stanley and his critics: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133: 134-66.
- Driver, F. (2001) *Geography Militant: Cultures of Exploration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 Duncan, J. (1990) *The City as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J. (1992) 'Re-presenting the landscape: problems of reading the intertextual,' in L. Mondada, F. Panese, and O. Söderström, (eds), *Paysage e crise de la lisibilité. Lausanne: Université de Lausanne, Institut de Géographie*, pp. 81-93.
- Duncan, J. (2002) 'Embodying colonialism?: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19th century Ceylonese coffee plantation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8, (3): 317-38.
- Duncan, J. (2007) *In the Shadows of the Tropics: Climate, Race and Bio-pow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 Aldershot: Ashgate.
- Fanon, F. (1963)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pp. 206-48.
- Fanon, F.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Especially 'Concerning violence'
- Fanon, F.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riedman, J. (1981)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dlewska, A. (1994) 'Napoleon's geographers (1797-1815): imperialists and soldiers of modernity', in A. Godlewska and N. Smith (eds), *Geography*

-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 Greenhalgh, P. (1988) *Ephemeral Vistas: 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 1851-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regory, D.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 Gross, J. (1996) 'Postcolonialism: subverting whose empir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7 (2): 239-50.
- hooks, b. (1990) 'Marginality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in R. Ferguson et al.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Cambridge, MA: MIT. pp. 341-43.
- Huggins, J., Huggins, R. and Jacobs, J. (1995) 'Kooramindanjie: place and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9: 165-81.
- Huntington, E. (1907)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cs of History*. London: Constable.
- Huntington, E. (1915)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3): 22-49.
- Irvine, R. (1981) *Indian Summer: Lutyens, Baker and Imperial Delhi*.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yer, P. (1988) *Video Night in Katmandu: And Other Reports from the Not-So-Far East*. New York: Vintage.
- Jacobs, J. (1996) *Edge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 Jameson, F.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65-88.
- Keith, W. and Pile, S. (1993) 'Introduction part 2: The place of politics', in W. Keith and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2-40.
- Kenny, J. (1995) 'Climate, race, and imperial authority: the symbolic landscape of the British hill station in India',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5: 694-714.
- King, A.D. (1976)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ingsley, M. (1897) *Travels in West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 Klein, N. (2007) 'Using Crisis to Take on the Fakes', *The Herald*, Oct 4, p. 7.

- Kumar, S. (2002)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ordering in colonial Madras', in A. Blunt and C. McEwan (eds),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London: Continuum.
- Kureshi, H. *The Buddha of Suburbia*.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Lévy, B-H. (2004), 'Off with their headscarves', *The Sunday Times*, 1/2/04, p. 5.2.
- Loomba, A. (1998)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Lutz, C. and Collins, J.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and G. Robertson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 MacCannell, D.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hocken.
- MacCannell, D.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London: Routledge.
-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London: Routledge.
- MacKenzie, J. (ed.) (1986)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K. (1997) 'Different diasporas and the hype of hybrid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 533-53.
- Mitchell, T. (1988)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aveni, A. (2005) *Lipstick Jihad: A Memoir of Growing Up Iranian in America and American in Iran*. Cambridge, MA: Perseus Books Group.
- Mohanty, C., Russo, A. and Torres L. (eds)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Myers, G. (2003) *Verandas of Power: Colonialism and Space in Urban Africa*.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Nakashima, D. and de Guchteneire P. (1999) 'A new impetus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from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Monitor*, 7 (3): 40.
- New Internationalist (2005) 'The unreported year 2004', *New Internationalist*,

p. 8-9.

- Nwachukwu, F. (1994) *Black African Cinem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useman, S. (1974) *Xala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 Peet, R. (1985) 'The social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 309-33.
- Philips, R. (1997) *Mapping Men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 Pletsch, C. (1981)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5-590.
- Porter, D. (1994) 'Orientalism and its problems',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150-61.
- Prasad, M. (1992) 'On the question of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Social Text*, 31/32: 57-83.
- Pratt, M.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Radcliffe, S. (1994) '(Representing) post-colonial women: authority, difference and feminisms', *Area*, 26: 25-32.
- Riffenburgh, B. (1993) *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London: Wiley.
- Rostow, W. (1960)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henberg, T. (1994) 'Voyeurs of imperialis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before World War II', in A. Godlewska and N. Smith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 Roy, A. (2002) 'Come September', Zmag. http://www.zmag.org/content/print_article.cfm?itemID2404§ionID=15 (accessed 1st March 2004).
- Rushdie, S. (1981)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Picador.
- Rushdie, S. (1982) 'The empire writes back with a vengeance', *The Times*, July 3, p. 10.
- Rushdie, S. (1988)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 Rushdie, S.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New York: Granta.
- Ryan, S. (1996) *The Cartographic Eye: How Explorers Saw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id, E. (1985)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Critique*, 1: 89-107.
-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aid, E. (1999) *Out of place: a memoir*. New York: Vintage.
- Sartre, J-P. (1963) 'Preface', in F. Fanon (ed.),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 Shohat, E. (1997) 'Post-Third-Worldist culture: gender, nation and the cinema', in Alexande et al.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 Shohat, E. and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London: Routledge.
- Sidaway, J. (2000)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an exploratory essa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4): 591-612.
- Silvern, S. (1995) 'Nature, terri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Wisconsin treaty rights controversy', *Ecumene*, 2 (3): 267-92.
- Smith, P. (1988) 'Visiting the Banana Republic', in A. Ross (ed.), *Universal Aband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Sparke, M. (1994) 'White mythologies and anemic geographies: a review',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105-23.
- Sparke, M. (2005) *In the Space of Theory: Postfoundat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Nation-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pivak, G. (1990) *Reading The Santanic Verses*. Third Text, 11: 41-60.
- Spivak, G.C. (1994)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pp. 66-111.
- Stanley, H.M. (1878)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o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around the great lakes of equatorial Africa and down the Livingstone River to the Atlantic Ocean*.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 Stoddart, D. (1986) *On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 Stoddart, D. (1991) 'Do we need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 and if we do, what should it be lik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484-87.
- Sylvester, C. (1999)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disparate tales of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 (4): 703-21.

- Wright, J. (1947) 'Presidential address: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7: 1-15.
- Yeoh, B. (1996) *Contesting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M. (2003) 'The logic of masculinist protec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ecurity stat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9 (1): 1-25.
- Young, R.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Zuhur, S. (1992) *Revealing Reveiling: Islamist Gender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Egyp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本索引頁碼係英文版頁碼，請按中文版頁邊號碼檢索

- abstract bodies 抽象身體 64-6
 abstract space 抽象空間 64-6
 Adas, M. 雅達斯 31-3, 65
 advertising 廣告 88-91
 Afghanistan 阿富汗 116
 Age of exploration 大航海時代 4, 96
 Aid 援助 77
 Al Qai'da 蓋達 25-6
 Algeria, resistance to colonialism in 阿爾及利亞對殖民主義的抗拒 123-9
 Anthropology 人類學 33, 35-7, 79-80
 physical anthropology 體質人類學 35-7
 popular anthropology 通俗人類學 91-4
 Anzaldúa, G. 安莎杜娃 1-2, 141-3
 apartheid 種族隔離 64
 Arab Nationalism 阿拉伯民族主義 76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14-15
 armchair decolonization 扶手椅上的去殖民 145-6
 art 藝術 22-5
 authenticity 本真性 103-4, 114-15
 Azmi, A. 阿茲米 118
 Bandung Conference 萬隆會議 75-6, 79
 Barber, B. 巴柏 98-9
 Barthes, R. 羅蘭·巴特 90
 Bataille, G. 巴塔耶 59
 Battle of Algiers 《阿爾及爾戰役》 128
 Bedouin 貝都因 148-50
 Benetton 班尼頓 90-1
 Bhabha, H. 巴巴 121-2
 Binaries 二元性 19, 37, 43, 78-80, 90-1, 121-5

- binary logic 二元邏輯 37
 bird's eye view 鳥瞰 39, 41, 4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Fanon)
 《黑皮膚、白面具》(法農) 124-8
 blackness, the fact of (Fanon) 黑的事
 實(法農) 123-8
 bodies, abstract 抽象身體 64-6
 body, the 身體 35-7
 Bollywood films 寶萊塢電影 101
 borderlands 邊境 141-3
 Bush, G. 小布希 25-6, 116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31, 36, 64, 122
 Carry on up the Khyber 《百鳥嬉春》
 52-3
 Chatterjee, P. 查特吉 74-5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sis (Huntington)
 《文明衝突論》論文(杭廷頓) 25-6
 class 階級 52-3
 classification 分類學 29-37
 climate and degeneration 氣候不利
 影響 66-8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84-5
 Cold War 冷戰 77-80
 Colins, J. 92-3
 colonialism (definition) 殖民主義(定
 義) 3
 communism 共產主義 77-80
 Conrad, J. 康拉德 38, 73
 conservation 148-50
 consumption 消費 84-104
 Cosmology 宇宙論 14-15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國主義
 83-4, 97-103

 Darwin, C. 達爾文 36
 de Guchteneire, P. 古坦納 147
 Decade of Development, the 發展十
 年 71-2, 77
 decolonization 去殖民 73-6
 armchair decolonization 扶手椅上的
 去殖民 145-6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22-3
 Desai, K. 德賽 131
 development 發展 145-50
 decade of 發展十年 71-2, 77
 discourse of 發展論述 19
 difference 差異 14, 16, 19, 21-2, 30
 selling difference 販賣差異 84-5
 discourse 論述 18-21, 19, 63
 of development 發展論述 19
 of morality 道德論述 20
 of religion 宗教論述 20
 of race 種族論述 21, 35-7
 of science 科學論述 21
 of time 時間論述 19
 disease 疾病 66
 domain 範疇
 material 物質範疇 75
 spiritual 精神範疇 75
 Drop the Debt campaign 免除債務
 宣傳活動 91
 Duncan, J. 鄧肯 56-7, 64-6

 Eden 伊甸園 96
 education 教育 74-5
 Englishness 英國特性 132-3
 Enlightenment 啓蒙運動 4, 19-20,
 31, 37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
 定論 34-5
 episteme 知識性 30
 epistemic violence (Spivak) 知識暴
 力(史碧娃克) 111
 Europe, definition of 歐洲的定義
 11-15, 17, 18

- European Enlightenment 歐洲啓蒙運動 4, 19-20, 31, 37
- Exploration, Age of 大航海時代 4, 96
- fact of blackness, the (Fanon) 身為黑人的事實(法農) 123-8
- family of man (Barthes) 人類一家(巴特) 90, 92
- Fanon, F. 法農 75, 122-9
- fashion 時尚 88-91
- feminism 女性主義 116-21
- feminist geography 女性主義地理學 46
- film 電影 25, 85-8
Bollywood 寶萊塢電影 101
- First World 第一世界 78-80
- Foucault, M. 傅柯 18, 29-30, 57-9, 110
- Frankenberg, R. 弗蘭肯貝格 117
- frigid zone 寒帶 14
- fundamentalism 基本教義派 139-41
- Gandhi 甘地 85-7
- gaze, the 凝視 57-9
- gender 性別 27, 128-9
- Geography (discipline) 地理(學科) 33-5, 115
另請參見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學會
- geography 地理
feminist 女性主義地理學家 46
imaginative 想像的地理 16-18, 17
imagined 想像地理 11-12
-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 25-6, 79
- Gerome 熱羅姆 23
- globalisation 全球化 83, 97-103, 139-43
- Godlewska, A. 加羅斯卡 34
- governance 治理 73-5
- Gross, J. 葛羅斯 145
- heroism 英雄主義 41-2
- hijab 頭巾 119, 120
- hill stations 山中避暑小鎮 66-8
- hooks, b. 胡克斯 112, 115
- Humboldt, A. von, 洪堡德 33
- Huntington, S. 杭廷頓 25-6
- Huntington, E. 杭廷頓 35
- Hybridity 混雜 75, 104, 121-9, 132-43
the hype of (Mitchell) 混雜的誇大(蜜雪兒) 122
- identity 認同 16, 121-9
- imaginative geography (Said) 想像地理(薩依德) 16-18, 17
- imagined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11-12
-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3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國主義 83-4, 97-103
- Indiana Jones 印地安那瓊斯 87
- indigenous knowledges 本土知識 147-50
- internet access 網路取用
- Islam 伊斯蘭 25-6, 117-21, 139-41
- Iyer, P. 艾爾 84
- Jihad 聖戰 98-9
- Kavousi, M. 卡夫希 109
- Kennedy, J.F. 甘迺迪 71-2
- Kingsley, M. 金斯利 43-6
- knowledge 知識 30-54, 110-11, 116-17
indigenous knowledges 本土知識 147-50

- Lady Travellers 女性旅人 42-7
- landscape 景觀 55-68
 of home 家園的景觀 66-8
 and power 權力的景觀 56-64
- language 語言 74, 111-15
- Lefebvre, H. 列斐伏爾 64
- Lutyens, E. 勒琴斯 60
- Lutz, C. 魯特斯 92-3
-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Adas) 《作為人類衡量標準的機器》(雅達斯) 31-3
- Mandeville, J. 曼德維爾 11, 12
- maps 地圖 18, 74
 Medieval 中古地圖 13
- margins 邊緣 112, 115
- Marshall Plan 馬歇爾計畫 77
- masculinity 陽剛特質 39-42, 46-7
- Massey, D. 梅西 99-100
- material domain 物質領域 75
- McWorld 麥當勞世界 98-9
- Mecca-Cola 麥加可樂 82-3
- media 媒體 101-3
- migrant 移民 134-5
- mimic, mimicry 模仿 123
- Mitchell, K. 蜜雪兒 122
- Moaveni, A. 莫維妮 2, 120-1
- mobile phones, use of 手機使用 103
- Modernisation Theory 現代化理論 77, 78-9
- monarch of all I survey 天下盡皆吾土 39
- Monstrous Races 畸形種族 12-14
- morality, discourse of 道德論述 20
- Nakashima, D. 中島 147
- Napoleon 拿破崙 43
-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國家地理雜誌》 91-4
- national identity 民族認同 74-6
 and World's Fairs 民族認同與世界博覽會 53-4
- nationalism, Arab 民族主義, 阿拉伯 76
- nature 大自然 21-2
 separation of man from 男人與大自然的分離 32
- New Delhi 新德里 60-1
- 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 76-8
- Noble Savage 高尚的野蠻人 51
- Non-Aligned Movement 不結盟運動 75-6, 78-9
- novel, the 小說 140-1
- Occident 西方 17, 18, 19
- Occidentalism 西方主義 27
- Order of Things (Foucault) 《事物的秩序》(傅柯) 29-30
- Orient 東方 16-28, 51
- 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12, 16-28, 37, 46, 51-4, 76-80, 110, 117-21
 critique of 東方主義的批判 27-8
- Orientalist art 東方主義藝術 22-5
 OSPAAAL (Organisation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亞非拉人民團結組織 76
- Other, the 他者 12-16, 29-31, 84-5, 110-15
- Ousmane, S. 索瑟 136-9
- Pan-Africanism 泛非主義 76
- Panopticon 圓形監獄 57-8
- paradise 天堂 96
- Passage to India 《印度之行》 85-6

- Philips, R. 菲立普 39
- photography 照片 92-4
- physical anthropology 體質人類學 35-7
- pitfal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anon) 民族意識的陷阱(法農) 75
- plantations 莊園 57-9, 64-6
- Pletsch, C. 普萊策 78-80
- popular anthropology 通俗人類學 91-4
-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definition) 後殖民地理(定義) 5-6
- postcolonialism (definition) 後殖民主義(定義) 4-5
- post-colonialism (definition) 後殖民主義(定義) 4
- power 權力 18-19
of the landscape 景觀的權力 56-64
of naming 命名的權力 18
- power geometry (Massey) 權力幾何學(梅西) 99-100
- power/knowledge 權力/知識 18, 110
- Pratt, M-L. 普拉特 39, 42
- Qur'an, the 《可蘭經》 119
- race 種族 35-7, 46
discourse of 種族論述 21, 35-7
- racism 種族主義 35-7
- raï 籟樂 136
- Ramadan 齋戒月 102
- Ramayan (serial) 《羅摩傳》(連續劇) 103
- rationality, discourse of 理性論述 20
- reality effect (Barthes) 真實效果(巴特) 22, 92
- religion 宗教 32-3, 118-21
and citizenship 宗教與公民 118-19
discourse of 宗教論述 20
and World's Fairs 宗教與世界博覽會 51
- resistance 抗拒 63, 74-5, 128
- Roberts, D. 羅伯斯 24
- romance 浪漫 72-3
and tourism 浪漫與觀光業 95-6
- Rostow, W. 羅斯托 77, 78-9
- Roy, A. 洛伊 116
-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學會 33-5, 40-1
- and women 女性 44
- Rushdie, S. 魯西迪 85-6, 132-5, 139-41
- Said, E. 薩依德 1, 12, 16-28, 37, 46, 51-4, 76-80, 110, 117-21, 140
- Salvage Paradigm 拯救典範 84, 103-4
- sanitation 衛生 62
- Sartre, J-P. 沙特 127
- Satanic Verses, The (Rushdie) 《魔鬼詩篇》(魯希迪) 132-5, 139-41
- science 科學 31-3, 147-9
discourse of 科學論述 21
- Second World 第二世界 78-80
- September 11th 2001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 25
- sexuality 性慾特質 20, 40, 46-7
- Shohat, E. 肖哈特 76-7
- situated knowledge 情境知識 116-17
- soap operas 肥皂劇 101-3
- Social Darwinism 社會達爾文主義 36

- Space 空間
 abstract 抽象空間 64-6
 organisation of 空間組織 31
 Sparke, M. 斯帕克 112-14
 spiritual domain 精神領域 75
 Spivak, G.C. 史碧娃克 111-12, 114-15, 117, 140, 143
 Stam, R. 斯坦姆 76-7
 Stanley, H.M. 史丹利 21-2, 40, 41-2, 51
 strategic essentialism (Spivak) 策略本質主義(史碧娃克) 114-15
 subaltern 屬民 111-15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適者生存 36
 Sylvester, C. 西威斯特 146-7
- taxonomy 分類學 18, 29-37
 temperate zone 溫帶 14
 Third Space 第三空間 132
 Third Way 第三條路 75-6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78-80
 Three Worlds Concept 「三個世界」概念 78-80
 time 時間
 discourse of 時間論述 19
 organisation of 時間組織 31
 time-space compression 時空壓縮 99-100
 torrid zone 熱帶 14
 tourism 觀光業 94-7
 trauma of colonialism (Fanon) 殖民主義創傷(法農) 123-9
 travellers 旅人 38-47
 Lady Travellers 女性旅人 42-7
 Tricontinentalism 三大洲主義 75-6
- veil 面紗 117-21, 128
 viewing 觀看 42-3
- violence 暴力 127-8
 epistemic violence (Spivak) 知識暴力(史碧娃克) 111
 voice 聲音 112-15, 122, 143, 147-9
- Wadi Allaqi (Egypt) 瓦地·阿勒吉(埃及) 148-50
 War on Terror 反恐戰爭 25-6
 White man's burden (Kipling) 白人的負擔(吉卜林) 20, 87
 women 女性 37, 40
 women and resistance (in Algeria) 女性與抗拒(阿爾及利亞) 128
 working classes 勞工階級 37, 40, 42-7
 and culture 文化 52-3
 World as Exhibition (Mitchell) 作為展覽的世界(米歇爾) 47
 world music 世界音樂 135-6
 World's Fairs 世界博覽會 47-51, 53-4
 the village in 在世界博覽會中的村落 50-1
 Wretched of the Earth (Fanon) 《地球上受苦的人》(法農) 123-8
- Xala (Ousmane) 《薩拉》(索瑟) 136-9
- Yeoh, B. 楊 62-3
 Young, I.M. 楊 116
 Young, R. 楊格 146
- zones 地帶
 frigid 寒帶 14
 temperate 溫帶 14
 torrid 熱帶 14
 Zuhur, S. 祖忽爾 119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殖民地理學 / Joanne P. Sharp 作；司徒懿
譯；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 -- 初版. -- 新
北市：韋伯文化國際, 2012.02
面；公分 - TCS 理論、文化暨社會系列
(空間、社會叢書：TCS07-02)
譯自：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ISBN：978-986-6338-47-2 (平裝)

1. 後殖民主義 2. 人文地理 3. 政治地理學

570.11

100022816